

Akashic records
of bastard magic instructor

ロクでなし魔術講師と

林檎忌教典

アカシックレコード

羊太郎

The author: Taro Hitsuji

ILLUSTRATION 三嶋くろね
Kurone Mishima

13



ファンタジア文庫



不正经的魔术讲师与禁忌教典13

长假结束后，迎来新学期的格伦他们听说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逆贼阿尔伯特——企图暗杀女王陛下的阿尔伯特现在据说正在逃亡中……为了询问阿尔伯特的真意，格伦参加了帝国军的讨伐任务！

彩页



“喂！你们到底是想干嘛！”

格伦·勒达斯

讨厌魔术的魔术讲师，为了治疗因为不治之症而病倒的莉艾尔而奔波——

莉艾尔·雷福德

格伦的原同僚，患上以太体乖离症，‘Re:L’的寿命大限将至。

“嗯？你又是什么？”

“好久不见了，格伦前辈！”

伊莉雅・伊修

执行官番号 18< 月 >，格伦的原同僚。在格伦军属时代经常与塞拉一起支持着格伦……

“双方，请住手”

塞拉斯・舒马赫

顶替伊芙上任的新室长。他高度评价格伦的能力，利用莉艾尔要求格伦参与对阿尔伯特的讨伐任务



“总算是来到射程内了。你这混蛋，让我费那么大工夫……”

“我先说清楚——我近战也很强的”

阿尔伯特・弗雷萨

企图暗杀女王陛下，将克里斯托弗和巴纳德等同伴杀死。现在他正在逃亡中，与格伦是敌对关系。



“咕——！？”

“……还不错呀。看来是师傅教得好”

伊芙·伊格尼特

宫廷魔导士团特务分室原室长。与参加阿尔伯特讨伐队的格伦分头行动，与希丝缇娜以及露米娅一起探寻这件事的真相。

“希丝缇！快点！”

露米娅·汀洁尔

温柔而善良的少女。为了拯救莉艾尔而使用‘异能’和医疗咒文支持伊芙和希丝缇娜。

“＜呼啸的暴风之战锤＞——！”

希丝缇娜・菲贝尔

一本正经的优等生。接受魔术战的指导后力量大幅度提升。为了拯救莉艾尔，她自愿与伊芙同行。

序章 新的风云

转眼间，愉快的长假——学校的秋休就这样结束了。

阿尔扎诺帝国魔术学院的今年度的下半学期开始了。

同学们久违约一个月回到学校相聚。学生们和他们的朋友同学一起回忆着这个秋假的美好时光的，气氛非常融洽。

格伦负责的二年二班的教室里也不例外——

“啊？讨伐巨龙！？”

“骗人的吧！虽然我确实听说过斯诺利亚地区遭遇了极端恶劣的天气”

“哼哼！才不是骗人呢！……不过其实真正打倒龙的还是阿尔弗涅亚教授……”

——以希丝缇娜，露米娅，莉艾尔为中心的圈子非常热闹。

“唉……日子又要开始了……”

格伦在把手撑在课桌上呆呆地望着午休时的教室内的风景。

“不过也算是能解解闷吧”

虽然嘴上显得很不耐烦，但他心中还是对久违的喧嚣的校园萌生了亲切之感。

——不过，还不能太放松。现在需要去在意的事实在太多了。

（从斯诺利亚旅行归来后，瑟莉卡一直在停职疗养……）

因为在斯诺利亚与白银龙的战斗中，瑟莉卡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还拼了老命。

同时，她取休假疗养还有另外一个目的——照顾在战斗之后捡到的迷之少女。

（那个迷之少女……结果还是没有醒来。现在她也像是个死人一样睡着……但她毫无疑问是活着的）

不管用什么魔术都无法让她醒来。她依旧在沉睡之中。

毕竟想尽一切办法让她醒来结果都无济于事，所以甚至怀疑她是在拒绝醒来……仿佛是在等待着某个觉醒的时刻。

瑟莉卡则是默不作声地，勤勤恳恳地在重建的阿尔弗涅亚大宅照顾这个少女。她什么也不说，一直保持沉默。

（唉……需要在意的事情还不止这些……）

艾丽西亚三世的笔记的解读进展极其缓慢。

阿尔扎诺帝国的成立，王家血脉的秘密，古代文明，天空城——禁忌教典。

所谓记载在日记里的关于这些东西的一部分真相至今没有浮出水面。

（这可不是单纯的暗号。这是与某种古代语或古代文明关联的符号以暗号的形式组合在了一起……太费功夫了）

格伦一边翻弄着笔记，一边望向窗外。

宏伟而梦幻的天空城今天依旧浮游在遥远的高空中。它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庄严的光芒。

真实存在的魔将星们，似乎要有什么大动作的帝国政府高层，最近莫名老实的天之智慧研究会，与邻国雷扎利亚王国持续紧张的关系——还有瑟莉卡的真实身份。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关注。一数起来就没边了。

“但是，唉……”

感觉到某个气息的格伦把视线移向了一旁。

“我说老师！午后的预备铃已经响了哦！？你傻愣着干嘛啊！准备好上课么了！？新学期一开始就这么吊儿郎当——”

“好了好了，希丝缇，老师也很累的……”

眼前是和往常一样皱起眉头用手指着格伦鼻子说教的希丝缇娜和她的挚友，露出复杂的苦笑的露米娅。二班的学生们也都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这样与往常的一幕。因为这样的一幕真的每天都能看到——（……现在还是好好享受一下所谓的安稳的日子吧）格伦微微一笑，在少女们面前伸了个懒腰。但是，他并没有想到。——所谓

的安稳与宁静，一直都是非常脆弱而缥缈的，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消失的。

梆！教室内突然爆发出一阵响动。随后，是什么人倒在地上的声音。站在讲台前，正打算走向黑板的格伦猛地一回头——发现莉艾尔倒在地上。似乎是从椅子上翻滚了下来。

“喂，喂……小莉艾尔？你没事吧！？”

“……到底怎么了”就算周围的学生——卡修和吉布尔对她搭话，她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莉艾尔在全班人不安与担心的注视下无力地摊着四肢，趴到在地上，夸张地喘着气。

“……喂，莉艾尔……怎么了？”格伦穿过变得躁动不安的教室，来到她身旁把她抱起来。她似乎完全失去了意识。并且——很冰凉。格伦手中的细小的身体冰凉得让他不禁打寒战。

“……莉艾尔，喂，莉艾尔！？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格伦对莉艾尔不断追问，耳边仿佛听到了‘日常’在渐渐崩塌的声音。

“咦？等……莉艾尔你怎么了！？你振作一点！”

“不，不行希丝缇！你别乱碰她！”希丝缇娜和露米娅慌张的声音也好像在渐渐离格伦远去，听不到了。新学期伊始，新的波澜便被掀起——

第一章 愚者归队

“格伦老师，希丝缇娜同学，露米娅同学……很遗憾，作为医生我要实话实说。莉艾尔同学……已经没救了”

在排列着洁白的病床与药品柜的学校医务室。

法医赛西莉亚表情痛苦地下达判决后，格伦顿时感觉眼前一片漆黑。

“怎，怎么可能……”

“……！？”

背后能感受到希丝缇娜的惊讶和露米娅的恐慌。他一边感受着这些负面的情绪，一边挣扎着闭上眼握紧拳头。额头已经满是冷汗。

大家其实都有不好的预感。治疗咒文对在教室里突然倒下的莉艾尔完全没有任何效果。用灵性的视觉一看，莉艾尔体内的魔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已经奄奄一息，就像是风中的烛火，大限将至。

任何一个在教室里的人都能感受得到，莉艾尔并不是单纯地得了什么病，而是已经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

“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延长她的性命……真的非常对不起……”

“这，这也太荒唐了……！”

啪！在一旁面色铁青的希丝缇娜踢着椅子站起来，用双手抓住了坐在眼前的赛西莉亚的双肩。

“到，到底是发什么了什么！？昨天莉艾尔还精神抖擞地挥着剑！一脸享受地吃着草莓塔……今天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为什么！？”

“希丝缇，不行！求你了你冷静一点！”

“求你了，赛西莉亚老师！求求你救救莉艾尔吧！赶快治好她！”

露米娅强行把大喊大叫希丝缇娜，从赛西莉亚身上拉开，把她按回去。

随后，希丝缇娜就在露米娅的怀中身体一颤一颤的抽泣起来。而在安慰希丝缇娜的露米娅也已经快要忍不住哭出来了。

“……………”

因为希丝缇娜的慌乱反而冷静下来的格伦看了一眼躺在医务室最深处的病床上的，现在依旧像死人一样睡着的莉艾尔。

她睡着的床下方和附近是各种各样的魔法阵，魔导装置，石盘型魔导演算器。从装置上延伸出来的各种管子和不可视的灵络连通着莉艾尔全身。装置能识别出的微弱的生命反应，就是莉艾尔现在还活着的唯一证明。

格伦看了一会儿，想下定决心了似的看向赛西莉亚并点了点头，示意她回答问题。

“……莉艾尔同学的病是‘以太体（灵魂体）乖离征’”

“啊？‘以太体乖离征’……？”

还以为是什么疑难杂症的格伦听到这个令人意外的病名瞪大了眼睛。

这和通常肉体罹患的疾病不同，是灵魂罹患的疾病。是‘肉体与灵魂的结合变得松弛，灵魂从肉体中渐渐乖离’的恐怖的魔术性疾病。

当然，如果放任疾病的发展，灵魂完全与肉体分离的话，必定难逃一死。

它是长年过度使用魔术，一直给灵魂造成负担的魔术师晚年的常见病——

“这不是很奇怪么？这个病应该已经有治疗法了吧？”

正如格伦所说。

确实‘以太体乖离征’曾在一段时间内是不治之症，也被称为‘魔术师的大限’，然而现在系统性的治疗法已经被确立，通过对灵魂进行手术能完全治愈。

暂且不说年迈的魔术师，年轻的莉艾尔根本不会有‘治不好’这一说法。

“是的，如果是普通人的‘以太体乖离征’的话，我想我有接近十成的把握能治好。但是……莉艾尔同学的灵魂……我真的没办法”

赛西莉亚一脸懊恼地坦白。

“我真的弄不明白莉艾尔同学的灵魂。她的灵魂……她的以太体构造完全无法被解析”

以太体构造就是灵魂的构造。灵魂有着视觉以及三次元无法识别与表现的异相位次元·虚数量，构成十个灵域（Sefirot）。

如果不用魔术的手段解析灵魂构造，制作灵域图，就没办法进行灵魂手术。不看灵域图进行灵魂手术，就和在闭眼以及不许触碰的情况下进行外科手术一样不可能。

灵域图是与灵魂手术有关的白魔仪所必须的数据。

“这更奇怪了吧……暂且不说魂纹解析，赛西莉亚老师这么厉害的人怎么可能看不清一个人的灵魂构造……这可是灵魂法医学最基础的东西啊……”

“是……是基础的不能再基础的东西。但是不知为何莉艾尔同学的灵魂非常特殊”

塞利西亚无奈地哀叹着，仿佛是在哀叹自己的无能。

“莉艾尔同学的灵魂中的十个灵域的分界非常模糊，完全看不到整体。连通灵域的灵络也盘根错节……一般来说不可能有这样的灵魂。仿佛是强行将几个灵魂拼凑在一起一样……这样的灵魂我是第一次见到……”

听到赛西莉亚的话，格伦顿时醒悟。

“——！？难道说是……‘Project: Revive Life’……？”

这时才想起来，莉艾尔不是普通的人类。她是利用名为‘Project: Revive Life’的，能让死者复活的禁咒制作出来的魔造人类。

无法解析灵魂构造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个——

“……格伦老师。关于莉艾尔同学的灵魂，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看到格伦脸色突变的赛西莉亚压低了声音问。

莉艾尔的秘密是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然而事态紧急，顾不上这么多了。

“……赛西莉亚老师，请你冷静地听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保密。其实……”

格伦对有些紧张的赛西莉亚道明了自己的过去与莉艾尔的秘密。

“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虽然我依旧难以相信……”

听完格伦的陈述，赛西莉亚像是终于接受了似的点点头。

“‘Project: Revive Life’是通过分别准备肉体，灵魂体（以太体），精神体（星幽体）的替代物，将三者组合在一起让死者复活的禁咒。灵魂体的替代物——代替灵魂（Alter・Ether）则是由多个人的灵魂精制而成。灵魂构造变得复杂也是可以理解的。席翁・雷福德在实行‘Project: Revive Life’的时候恐怕术式还有缺陷吧。随着时间的退役，肉体 and 灵魂的联系开始变弱，所以莉艾尔同学才会患上通常不可能患上的‘以太体乖离症’”

“恐怕就是这么回事吧……”

格伦心情复杂地回应，并切入正题。

“赛西莉亚老师，莉艾尔真的完全没救了吗？”

“症状本身只是单纯的‘以太体乖离症’，所以只要有办法解析灵魂构造，制作灵域图，我就能马上进行手术并治愈……然而……”

问题就在于莉艾尔的灵魂无法被解析，做不出灵域图。

格伦皱着眉头，一脸苦涩地瞪着空无一物的空气。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现场被凝重的寂静所笼罩。

随后——

“……嗯……？格，伦……？”

沙沙……医务室深处的病床上有了动静。

莉艾尔仿佛是勉强恢复了意识，她扭了扭头，一脸困倦地看向格伦。

“……怎么……了吗……？格伦……表情……好可怕……”

“……”

“……我……到底……怎么了？我好困……非常……想睡……”

“……”

“我好害怕……格伦……我觉得我好像要消失了……好怕……”

莉艾尔用柔弱得近乎听不到的声音不安地说。

格伦缓缓站起来，来到莉艾尔身边。

“……嗯……”

他无言地摸着莉艾尔的头。莉艾尔舒服得眯起了眼。



格伦无言地摸了莉艾尔一阵子……最后，他仿佛是下定了决心，回头看向希丝缇娜她们。

“喂，白猫……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哦”

“——！？”

格伦坚定的话语让抱着露米娅哭泣的希丝缇娜缓缓抬起头。

“魔术的发展从来都是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莉艾尔的灵魂不能被解析？做不出灵域图？那又如何？就算不可能，我们也要解析莉艾尔的灵魂，作出灵域图来”

“老……师……”

“希丝缇娜，露米娅……我们不能退缩，我们要拯救莉艾尔。来帮忙吧”

听到格伦意志坚定的宣言——

“… …是！”

“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希丝缇娜擦干了眼泪，露米娅也下定了决心似的点点头。

“……格伦……希丝缇……娜……露米娅……”

莉艾尔在朦胧之中喂视着他们三人的身影。

就这样——格伦他们开始了奋斗的日子。

莉艾尔盘根错节的灵魂结构的解析是以格伦和赛西莉亚为中心进行的。

当然，解析非常困难。格伦和赛西莉亚不分昼夜地呆在莉艾尔身边，希丝缇娜和露米娅也宅在图书馆里，拼命收集并通读最新的关于灵魂学以及魔医学的论文，把要点总结下来。

想要制作莉艾尔的灵域图，必须要将构成她灵魂的各个原先的灵魂的灵域图集齐。必须解析用于构成莉艾尔灵魂的所有灵魂，以此为基础反推，才能制作出莉艾尔专用的灵域图。

哪怕是稍微学习过一点魔术的人都能想到这将会是何等困难。

但是，格伦他们还是坚持进行着如此困难的工作，正所谓呕心沥血。

同时，对格伦他们伸出援手的人也不少。

“……明白了，格伦老师。莉艾尔君所必须的‘精神体分离术式’方面就由我来研究吧。毕竟我的研究领域是精神方面的白魔术啊”

“真，真的吗！？真的能拜托你吗崔斯特男爵！？”

“嗯，没问题。因为可爱的少女是全世界共同的财产”

“多谢了男爵！”

崔斯特男爵二话不说就加入了阵营。

“嗯，正如格伦老师所想，现在的魔导演算器的机能与处理能力恐怕不足以支撑这样大规模的术式吧”

“对吧……可恶，到底该怎么办……”

“哼！不用担心！魔导演算器的性能提升就交给我这个天才魔导工学教授，奥威尔·休撒吧！”

“奥，奥威尔……？真的好么……？”

“呼哈哈哈哈哈哈！这也是为了我灵魂的挚友！这点小事何足挂齿！”

奥威尔也对格伦提出要帮忙。

“格伦·勒达斯……这个你收下吧”

“前，前辈？这，这是灵魂医学世界第一权威，阿内斯特·史怀哲最新的论文么！？这么贵重的东西是怎么——！？”

“哼，像你这种愚蠢的人当然不可能有魔术学会的关系啊”

“！？”

“听好了，你可不要误会，格伦·勒达斯。我很讨厌你，而且那个莉艾尔·雷福德之前也不知道让我受了多少罪！但是在我跟她算清账之前我可不希望她就这么死了！仅此而已！”

“……前辈……非常感谢”

“哼，有时间道谢的话还不赶快回去工作”

就连对医学一窍不通的哈雷都帮了忙。

当然，打算贡献自己的一份力的不只是格伦的同事们。

现在的莉艾尔肉体与灵魂在渐渐乖离，就像是裂了缝的水桶。魔力以汹涌的势头在往外流逝。

为了保住性命，必须要接受大量的他人的魔力供给。

了解到情况的二年二班的学生们不分昼夜地，交替着地将自己的魔力输送给莉艾尔，完全不顾换上魔力缺乏症的风险。他们在学校留宿，聚在莉艾尔身边，不断地鼓励着莉艾尔。

“加油啊，小莉艾尔……绝对不能输给疾病……”

通过装置输送魔力的卡修紧紧握住了莉艾尔的手。

“……喂，你可别赢了就跑啊”

吉布尔也一脸不耐烦地自言自语。

“没事的……没事的。老师一定会有办法的”

“没错，老师肯定会……”

温蒂和特蕾莎也握着莉艾尔的手，祈祷着事情能得到解决。

“莉艾尔……赶快打起精神来吧……”

“我们还要一起享受接下来的校园生活呢……对吧……”

琳，塞西尔——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莉艾尔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把我们的魔力吸走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罗德，卡伊。其他二班的学生们……阿尔夫，比克斯，西撒，路泽尔，阿内德，贝拉，凯西……

“莉艾尔同学，坚持下去……你不在的话很多人会悲伤的”

“哼……毕竟我还欠露米娅·汀洁尔人情呢”

其他班的莉瑟和贾鲁偶尔也会过来。

不仅如此，打听到情况的学院其他学生们都开始自发地给莉艾尔供给魔力。

莉艾尔是曾经在费吉托最黑暗的三天拯救了学院的英雄之一，是学生们的恩人。学生们也拼尽了全力去维持自己救命恩人的性命，献出自己所有的魔力并不断鼓励着她。

“……大，家……”

偶尔会稍微恢复意识的莉艾尔朦胧地看着她身边的他们。

为了莉艾尔，大家团结到了一起。

为了帮助莉艾尔，为了拯救莉艾尔。

然而，就算集如此庞大的资源与心意于一身——就算接受赛西莉亚全心全力的救治——莉艾尔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希丝缇娜和露米娅的研究成果也没派多大用场，格伦的灵魂解进展也近乎停滞。

残酷的是，莉艾尔的生命体征还在渐渐变弱。

这时——刚好是莉艾尔倒下后过了一周的时候。

“格伦，那是不可能的，你放弃吧”

在洁白和冰冷的月亮照耀夜空的时候。

突然来到学院的瑟莉卡的话让一只不眠不休地思考灵魂解析方案的格伦彻底崩溃了。

“你……你说什么……？混蛋瑟莉卡……你刚刚说什么？咳……咳……”

在文献和资料堆积如山，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的魔术式实验楼的某间房内。

两眼挂着黑眼圈，体力已经快撑不下去的格伦摇摇晃晃地走到瑟莉卡面前，用无力的双手抓住瑟莉卡的衣襟。

“抛开犹豫放手去干确实是能让自己心安理得。所以我故意没挑明……不过现在是时候收手了。我看不下去了”

瑟莉卡痛苦而悲伤地说。

“你在干的事情有理论性的矛盾……就好像是想用一块拼图推知整个图面一样。那已经不是魔术了，是魔法。如果不一开始就知道整个图面的基本信息的话是不可能做到的。就算是得到了露米娅的异能辅助的我都不行……魔术并不是万能的”

“！？”

“你很聪明……其实你应该早就知道了”

对格伦下达残忍的宣判的瑟莉卡恐怕也强行驱动自己脆弱不堪的身体，为了拯救莉艾尔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与研究吧。她也有浓重的黑眼圈的，走路也像个死人一样没什么精气神。

因此，瑟莉卡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不可能。

体会到这一点的格伦无力地跪了下来，垂下了双手，低下了头。

没错，早就知道了。从一开始就隐隐约有这种想法了。

知道自己无能为力，知道莉艾尔没救了。但是……即便是如此，还是没办法停下自己的脚步。总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眼角渐渐开始发热，有什么东西涌了上来——他回头看向房间。

房间深处是相信着格伦，一心想要拯救莉艾尔的希丝缇娜和露米娅。至今为止一直全心全力地辅佐格伦的她们扑倒在桌子上，在资料与文献的山包中沉睡着一——正所谓筋疲力尽。她们头发乱岔，皮肤也没了光泽——美少女们现在仿佛都变成了黄脸婆。

“……我，我……我……！”

格伦在瑟莉卡的脚边流着泪，不断用拳头击打地板。

“可恶！到底是为什么！？莉艾尔……那家伙好不容易才开始适应了这个世界的生活……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那家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

“……格伦”

瑟莉卡轻轻抚摸着格伦的头，试图安慰他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房间里充斥着格伦不甘的咆哮……就在这时。

“唉……一个大男人的哭唧唧的，像不像样了”

一位女性飒爽登场，她捞了捞自己鲜红的秀发。

伊芙·伊格尼特——现在她改用母姓迪斯特雷。她原本是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特务分室市长，执行官番号1<魔术师>，然而因为各种情况被左迁到这里，现在只是阿尔扎诺帝国魔术学院的军事课程的特别讲师。

“……伊芙……？”

格伦动了动眼珠子，仰望一脸嫌弃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的伊芙。

“哼，你真是个横冲直撞的豪猪啊，稍微动脑筋想一想嘛”

伊芙甩了甩自己讲师服的后摆，走到跪在地上的格伦面前。

“正因为你不开动脑筋，所以才会在这种无谓的事情上消耗过多的时间与劳力，真是的……你看希丝缇娜和露米娅都被你拖累了……”

“喂……你少说两句吧”

瑟莉卡发出的声音仿佛是从地狱的最深处传来一样。

“原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特务分室室长，<魔术师>……虽然至今为止我都看在他的面子上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其实很讨厌你……因为格伦在军队时一直受你折磨……”

瑟莉卡唾弃般地接着说，用极其冰冷的视线盯着伊芙。

“如果格伦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你的态度有所改观的话，我早就送你下地狱了。所以别把你那令人不快的脸摆在我面前。别让我听到你那令人不快的声音……否则我就把你从这个世界上抹消”

瑟莉卡强大的杀气甚至形成了一种力场。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可能早就放弃抵抗接受死亡了。

这种令人胸闷的重压甚至让疲惫不堪的希丝缇娜和露米娅都瞬间惊醒。她们胆怯地在一旁窥视着现场的情况。

如果瑟莉卡真心想打的话，恐怕伊芙连一秒都撑不下去。现在能做的只有跪地求饶并分秒必争地逃跑。

但是——伊芙直面了瑟莉卡散发出来的令人绝望的重压，强势地哼了哼鼻子继续对格伦说。

“格伦，你到底要哭唧到什么时候？你不是要救莉艾尔么？我给你找了一条明路，虽然没有十全的把握”

在场所有的人都一脸惊愕地看向说出过于意外的台词的她。

“喂，你……你可别信口胡诌，小心我真把你干掉”

“唉……原<世界>瑟莉卡·阿尔弗涅亚……你恐怕确实是世界最强吧，但你对玩弄权谋，勾心斗角这类的事不是很上心啊”

她正面接下了甚至能杀死龙的瑟莉卡的凶恶视线并回瞪着瑟莉卡。

“你说什么？好大的口气啊。你这还没活过半个世纪小屁孩……”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整个图面的基本信息的话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了整个图面的基本信息，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她毫不退缩地，以自信的态度与瑟莉卡对峙。

“格伦，你听好。关于莉艾尔的灵域图——”

正当伊芙打算对脚边的格伦说些什么的时候。

“不，不好了……！”

“老师！大事不好了！突然有奇怪的家伙闯进来要将莉艾尔——！”

“——！？”

罗德和卡伊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让事情变得更加混沌与不可预测。

“喂！你们到底是想干嘛！”

格伦一路猛冲，踢开了医务室的门，冲里面大喊道。

医务室内被一种异常的气氛所笼罩。

“来来来，把那边抬起来~啊，捆好捆好！”

穿着魔导士礼服的几个男女将莉艾尔强行从各种各样的生命维持装置上拉下来，把她捆在事先备好的担架上。

看来他们是想转移走莉艾尔。

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的莉艾尔只能任凭他们摆佈。

“好好好，成功回收<战车>莉艾尔了。嗯，我们赶快抬走吧！”

（这……是宫廷魔导士团？为什么他们会来这里！？）

从礼服上辨别他们身份的格伦呆立在原地。

“唔……咕，可恶……！咕啊啊……！？好痛……！？”

“……你们想把莉艾尔怎么样……！？唔，咕……！？”

卡修，吉布尔，温蒂他们都被像雷电一样的锁链捆着，躺倒在地上，因为手脚上传来的剧烈疼痛而呻吟。

恐怕他们是打算对突然闯入的魔导士进行抵抗吧。

但是，这种就是门外汉和接受过战斗训练的战斗专家。

他们的实力差距太过悬殊，在徒劳的抵抗之后，莉艾尔被轻易夺走了。

而且，在格伦赶来之前，学生们似乎已经领略到足够巨大的实力差距——负责给莉艾尔供给魔力的其他十几个学生都面色铁青地缩在墙角，大气都不敢出。

“你们……！是想把小莉艾尔……带到哪里……！？赶快放开她……咕啊啊啊！”

即便如此，卡修还是挣扎着伸出手，打算抓住魔导士们的脚。然而他的手被拥有野兽般目光的大块头魔导士毫不留情地践踏了。

“吵什么吵，杂鱼就别逞能了。我们也是很忙的，弱鸡”

魔导士一脸蔑视地俯视着在他脚底惨叫的卡修唾弃道。

同时，其他魔导士还在若无其事地扛走载着莉艾尔的担架——这样的情况瞬间点燃了格伦。

“你们这帮混蛋！别对我的学生——”

蹬地而起，在一瞬间尽全力强化身体能力，以迅勐的速度冲上去

——

目标是离他最近的大块头魔导士。

“——出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划破空气的右拳已灌注了足以不小心杀死对方的威力。

不仅出其不意，而且还注入了整个体重与所有魔力——这毫无疑问是定胜负的一击。

格伦甚至已经看到了大块头魔导士被轰到墙上的未来——

“嗯？你又是什么？”

“什——”

本该打中的。格伦的右拳应该毫不留情地击中了魔导士的右脸。

致命一击。不管怎么想，那个魔导士都没有任何可能回避这一击的机会。

但是，格伦的拳头挥空了——回过神来那个大块头魔导士已经来到格伦背后。

“混，混蛋……刚才到底……”

这个异常事态让格伦不禁往旁边跳开，和他保持距离。

但是，这并不是一招好棋。

“怎么？还有想要反抗我们的笨蛋吗？”

大块头魔导士后方的一头红发的少年魔导士——

“哼哼哼……那就要降下神罚了，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以及他身旁的妙龄金发女魔导士——

都缓缓抬起手，把手掌对着格伦。瞬间就能感受到强大的魔力的涌动。他们是想毫不留情地用魔术攻击格伦。

并且，从这种魔力的品质就能判断这三个人都是超一流的魔导士。

（糟糕——！？）

无法单节咏唱咒文，也没办法预先启动好咒文的三流魔术师格伦想要和一流的魔术师进行战斗时，只有近距离格斗才是出路。

但是，刚才在格斗战中被大块头魔导士绕后，一瞬间采取守备态势是错误的。

应该毫无惧怕地，果断地掏出固有魔术【愚者的世界】。

就因为退了这一步，一切都晚了——已经来不及启动【愚者的世界】了。

（可恶——！）

格伦虽然自觉已落于下风，但还是不肯放弃，打算掏出愚者的大阿卡。

但是就在这时，现场出现了更加诡异的事态。

“双方，到此为止”

呼啦……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扭曲。

在场所有人的方向感觉与重力感觉完全失常，连站都站不稳。因为根本没办法打下去，所以只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这是……什么……！？”

“切……”

格伦表示惊愕。魔导士们厌烦地咂了咂嘴。

最后，扭曲的世界渐渐恢复了原样。

不知不觉间，一个穿魔导士礼服的少女已经来到格伦和魔导士们之间。

她的岁数可能和格伦相同，又或者是小他一两岁。她有着和善的面庞，把长而淡薄的亚麻色头发绑成马尾。被刘海挡住的金色眼瞳显得很可爱。她虽然身材矮小得让人不能想像她是军人，但却给人一种可靠而飒爽的感觉。

“好久不见了，格伦前辈！”

少女对格伦露出笑容。

格伦呆呆地凝视了少女好一会儿……

“……伊，莉，雅……？伊莉雅……你是一一<月>伊莉雅！？”

“是的！你最可爱最可爱的后辈！帝国宫廷魔导士团执行官番号18，<月>伊莉雅·伊修闪亮登场咯！”

伊莉雅对格伦恭敬地敬了个军礼。

随后。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你，伊莉雅。果然你很优秀”

这次又有一个男人从门后面缓缓走进房间内，来到格伦面前。

“……！”

这时，伊莉雅突然闭上嘴，警惕地盯着男人并退下了。

“真是的……我们是军人，血气方刚一点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在这儿可不行。这里是神圣的学社，更别提此处还是需要保持安静的医务室”

这个男人也同样穿着魔导士礼服，看样子有二十好几了。

他一头长长的金发，身材高挑而偏瘦，戴着眼镜，给人一种老好人的感觉。脸上还挂着祥和的微笑。乍一看好像是个不太能打的娘炮，但从他丝毫不懈怠的站姿就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个实力超群的人。

事实证据就是——男人随口念了什么咒文，挥了挥手，被雷电状的魔术锁链捆住的卡修他们就瞬间恢复了自由。

“唉，似乎我稍微离开一下部下就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真的非常抱歉，格伦老师……哦不，〈愚者〉，格伦”

“……你是谁？你为什么知道我？”

“抱歉，我忘了说。按理说我是有保密的义务，但现在事态紧急，相互的信任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次我破例亮明身份吧”

男人报上名号。

“我是塞拉斯·舒马赫。用你更熟悉的身份来说就是……帝国军百骑长，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特务分室室长，执行官番号1，〈魔术师〉塞拉斯”

格伦仿佛遭到五雷轰顶。

（特务分室！？难道这群人——全都是特务分室的执行官！？）

背上一边冒着冷汗一边盯着魔导士们。

除了伊莉雅，他们所有人格伦都没见过。难道是后来加入的队员？

（而且这家伙还自称是〈魔术师〉。也就是说，是伊芙的继任者！？）

通常，有资格持有<魔术师>这个番号的只有伊格尼特家的人。

不知是特例，还是有什么别的理由，总之既然他可以自称特务分室一号，也就是室长——就表示他拥有极强的实力。

（可恶，居然来了五个特务分室的执行官！这帮人到底是来干嘛的！？）

面对这个异常事态，格伦不得不吞了口唾沫。

“哈哈……不需要那么紧张的。格伦老师，我们并不想与你争斗”

塞拉斯很和蔼地说。

“啊？你要我别紧张？你们对莉艾尔和我的学生这么过分，还真有脸说哦？这不管怎么想都不算是友好的信号吧”

“哎呀哎呀真是严格。正如你所说，关于对我们本应守护的学生们出手这件事，我不打算辩解。我的部下们似乎被看扁了……总之，先说正事吧”

到底是谁把谁看扁了。塞拉斯并没有怎么指责部下的失态，而是笑眯眯地转移了话题。这笑容看着真欠。

“事不宜迟，格伦老师。不，原<愚者>格伦，以及<战车>莉艾尔，我以特务分室室长的名义对你们二位下达命令”

所有人屏气凝神地喂视着塞拉斯。

“首先，格伦正骑士。我以百骑长的军衔与紧急集合令第九条的条款为基准，命令你暂时作为执行官番号0<愚者>归队”

“啊？”

“并且，莉艾尔从骑士长，暂时解除你露米娅贴身保镖的任务。你将与归队的格伦正骑士一起执行女王陛下亲自发布的特殊任务”

目前为止的命令已经足够让格伦惊得说不出话来了，然而……

“所谓的特殊任务……就是讨伐企图杀害女王陛下，现在正在逃亡中的逆贼，原执行官番号17，<星>阿尔伯特·弗雷萨”

……听到这个，就彻底说不出话了。

（啊？阿尔伯特？……阿尔伯特暗杀……女王陛下？）

塞拉斯没有理会还无法理清情况的格伦继续说。

“没错，幸好女王陛下平安无事，但我等特务分室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教皇>克里斯托弗，<隐士>巴纳德两人为了守护女王陛下，在与阿尔伯特的战斗中牺牲。为了我等敬爱的女王陛下，为了报同伴们的一箭之仇，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一定要给他应有的惩罚”

“……………”

“但是，阿尔伯特很强。弄个不好这边反倒会被他剿灭。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与他执行过很多任务，熟悉他的手段与能力的人来帮忙……你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对吧？<愚者>格伦”

塞拉斯对格伦露出依旧爽朗而和蔼的笑容。

“我就说实话了吧。我这个名不副实的室长才刚刚上任，我在军队里还不是很能服众……所以现在我很急功近利。如果能成功讨伐那个阿尔伯特的话，这一定算是极大的战果。所以……”

“……不是很懂，我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

格伦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仿佛是小孩子在拒绝理解大人所说的话。

“你说什么？阿尔伯特企图暗杀女王陛下？克里斯托弗和老爹死了？让你让我和莉艾尔去讨伐阿尔伯特？你到底在说什么？现在我正忙着呢，别来给我添堵了行不行……”

“嗯？你还没有理解吗？哈哈，真是奇怪……明明我已经尽可能只讲要点，简明扼要地说了”

塞拉斯耸了耸肩，露出了有些为难的苦笑。

“哎呀，其实啊格伦老师，我从以前开始就被周围的人抱怨说我讲话太冗长……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注意着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格伦完全无视了他冗长而惹人生厌的借口，勐地抓住萨拉斯的胸襟。

“闭嘴，你烦不烦！开什么玩笑呢！？那个臭一本正经的人会暗杀陛下！？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呃……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呀”

塞拉斯完全没有被格伦的气势所压倒，而是有些困扰地皱起眉头。

“退一万步说，这是事实好吧！暂且不说让我去战斗，让莉艾尔去战斗是个什么意思！？不论谁都能看出她现在根本不是能战斗的状态吧！”

“嗯，没错。这样正好”

这一瞬间，露出圣人君子般的微笑的塞拉斯突然变了个人。

“我们要带走莉艾尔，这样格伦老师应该也会顺从一点吧？”

不知不觉中，他的眼神已经变得非常冷酷而黑暗。

“你是要把她当作人质！？为了强行让我参军……！？”

“理解万岁。毕竟你也不是省油的灯，肯定也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服从我的命令。我对你的能力还是有很高评价的。你一定会在阿尔伯特讨伐战中派上很大的用场。我再说一次，这是命令”

格伦已经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看到这样的格伦，伊莉雅表情复杂地眯起眼，在房间一角保持沉默。

这时，那三个魔导师看着格伦狼狈的样子，露出了含有轻蔑意味的笑容。

“……你，你们这帮混蛋……！？”

仿佛地狱烈火般激烈的愤怒已经燃遍格伦的全身。

这陷入死局的事态，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让格伦感到非常郁闷。

他紧紧握住拳头，打算将让积蓄了一周的激情与愤懑爆发，朝着黑暗的结局一路狂奔——就在这时。

“……你冷静一点，格伦”

自己仿佛看到了火粉在飞散。一个顶着一头如烈火般鲜红头发的女性在格伦爆发出来的前一刻制止了他。她捞起了自己鲜红的秀发。

“唉……原来如此，搭档是这个样子，想必阿尔伯特是很辛苦吧”

“伊芙！？”

伊芙交叉着双手来到格伦身边。魔术讲师的长袍还在随风飘扬。

“……话说，利用军方的特权强制征兵原来是这么令人作呕的一件事啊……我以前原来都在干这种事啊……恶心”

“……………好久不见了，伊莉雅，但是现在没空和你说闲话”

伊芙瞥了一眼因为她的突然登场而感到震惊的伊莉雅，然后看向塞拉斯。

这时塞拉斯也看向了伊芙。

“啊，原来您在这儿，久仰大名。双方职位变更后还没有正式见过面，所以我再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继任了您特务分室室长职务的塞拉斯·舒马赫……以后请多关照，原室长”

“客套话就免了，赶快说正事吧”

伊芙不耐烦地咂嘴，狠狠瞪了塞拉斯一眼。

“如果，你想让格伦去参加对阿尔伯特的讨伐？的话……我们就来做笔交易吧”

“！”

“莉艾尔的灵域图……交出来吧。塞拉斯·舒马赫”

伊芙太过出乎意料的发言让在场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出声。所有人都看向了她。

“啊？喂，喂……伊芙……你在说什么……”

伊芙对慌乱的格伦投以示意‘交给我吧’的视线并继续说。

“我也是没想到你居然自己找上门来，省的我去找你了。塞拉斯，区区莉艾尔的灵域图你还是有的吧？这并不是什么很贵重的资料。所以就算是正当的工作酬劳了。交出来”

“唔……伊芙小姐……对这件事您到底知道多少？”

塞拉斯脸上柔和的笑容依旧没有变化，只是他的眼神稍微变得有些冰冷，如刀锋一般锐利。

“伊格尼特之所以能揽下他人无法比拟的大量的军工都是多亏了其机密的情报网，你不知道吗？当然，已经离职的我早已享受不了这样的情报网，但我总归还是留有几条我独自创建起来的情报线……我暂且先这么说吧”

“.....”

“还是说，你打算接下来慌忙地将那个席翁记录（Sion・Library）销毁掉？那也行呀。如果你觉得这样做能得到比接受这个小小的提议更多的好处的话”

塞拉斯打量了伊芙一会儿——

“.....原来如此，不愧是伊格尼特家的人。哎呀，见到真人后我更加不能理解了。为什么您的父亲会舍得抛弃像您这样优秀的人”

“闭嘴，少管闲事！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伊芙情绪激动地追问。塞拉斯则是饶有兴致地歪了歪头。

“不好说吧。交易是创建在双方战斗力与手牌数量对等的前提上的。我和你们.....好好看看吧，这战斗力的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

塞拉斯耸耸肩。除了伊莉雅之外的三个特务分室的魔导士一步走上前作威吓状。

“我们根本没有答应你的提议的必.....”

“嚯。战斗力？手牌？你们似乎是有什么误会”

伊芙嗤笑道。

这时，一阵高跟鞋发出的脚步声接近过来。一位女性如幽鬼般出现在医务室内。

是瑟莉卡。她紧皱着眉头，显得非常不悦，非常不。

不甘心被伊芙这样的小屁孩看扁，但是在格伦面前又不好发作，所以打算秋后算账.....她现在正是这种感觉。

“——！？”

能明显感觉到在场的所有魔导士们都紧张起来。

“对了，原<世界>瑟莉卡・阿尔弗涅亚.....你在这个学校呢”

塞拉斯无奈地耸了耸肩。

“根据情报，你多次过度消耗自己，已经变得衰弱……但哪怕没办法打持久战，在短时间战中还是能拿出恐怖的实力。这下糟糕了，说实话虽然我觉得在这里打一场我们也不会输……但我并不想在讨伐阿尔伯特之前造成额外的损失……佩服，佩服，这样我就不得不接受伊芙小姐的提议了。哈哈，真是被将了一军啊。您是何等聪慧的女性，又美丽，又有气概，改日可否赏光与我共进晚餐……”

“我拒绝”

于是，塞拉斯露出遗憾的苦笑，转而看向在一旁不知该如何吐槽这个情况的格伦。

“哈哈，被甩了。不知为何我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没有女人缘……真是羡慕像你这样的男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向你请教一下受欢迎的秘诀”

他瞟了一眼格伦身边的伊芙和格伦身后的瑟莉卡。

“于是，事情正如刚刚所说，格伦老师。详细的情况是高度机密，所以我不打算透露……但我保证，如果你参加讨伐阿尔伯特的任务，我就将莉艾尔的灵域图交给你……这样如何？你很想要她的灵域图吧？但是，为了防止你放弃与阿尔伯特战斗并逃跑，我们要将莉艾尔一起带去。这就是我这边的最低要求了”

“——！？”

格伦瞪大了眼睛。他的慌乱与困惑还没有被平息。

“……这恐怕是极限了。再提更多要求的话交涉很可能会失败”

伊芙用只有格伦能听到的音量说。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格伦。之后的判断交给你。接受交易的话或许能救莉艾尔。但是，天真的你之后肯定会面临相当残酷的选择吧”

“伊芙……你……？”

“……你不需要勉强。我也只是想帮你才帮的。毕竟我也不想看到把我当作老师，爱戴着我的学生们每天哭个不停。所以，面对这个局

面，我把我能做的都做了，仅此而已……我不会对你最后的决定有任何怨言”

自顾自地把话说完后，伊芙把脸扭到一旁。

格伦回头，看到了正在喂视着自己的学生们。

大家都一脸困扰，他们眼神中都透着对格伦的依赖以及一种类似于愧疚的感情。

“老，老师……”

站在门口附近的希丝缇娜和露米娅也不知所措地看着格伦。

说实话，格伦还完全没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个名叫塞拉斯的男人会有莉艾尔的灵域图，为什么阿尔伯特会企图暗杀女王陛下？现在知道的信息实在太少。

但是，想要拯救莉艾尔——只能接受与塞拉斯的交易。

阿尔伯特真的企图杀害女王陛下，并付诸行动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我真的要和那家伙战斗吗？

真的能把莉艾尔和阿尔伯特摆在天平两侧去战斗吗？

真是纠结得头都要炸了。

但是——自己并没有‘停滞不前’或是‘什么都不做’这个选项。

因为这会让一切更加恶化，结果谁都救不了。

所以——

“我知道了。我接受。我参加阿尔伯特的讨伐任务……可恶！”

死中求活。只能在战斗中摸清真相，寻找最佳的解决策略，在最恶劣的状态中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这就是试炼。

这一天——格伦决定再次穿上魔导士礼服。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赶快给我说明清楚，伊芙！”

塞拉斯他们带着莉艾尔离开学院之后。

格伦把伊芙来到杂木茂密的教学楼背后的角落逼问她。

“我已经完全搞不懂状况了！你先把你知道的东西全都告诉我！”

“吵不吵啊。你就算不那么吼我我也听得到，我也会说啊”

伊芙背靠在教学楼的墙壁上，双手交叉在胸前。她不耐烦地撩撩自己的长发，叹了一口气。

“我按顺序说。首先，我要说说在这一周里……也就是你们打算用正攻法拯救莉艾尔这段时间，我都干了些什么……正如你所料，我动用了我自己创建的情报网”

“情报网？”

“你知道我的目的吧？就是莉艾尔的灵域图。莉艾尔不是通过‘Re: L’制造出来的魔造人类吗？而这个事实被你和阿尔伯特篡改并抹消了”

伊芙一脸嫌弃地看着格伦。格伦无言地把视线瞥到一旁。

“事到如今我也不会责怪你们。而且我都已经不是特务分室室长了。总之，毕竟是用这种禁咒创造了莉艾尔，那至少莉艾尔的制作人——天才炼金术师席翁·雷福德本人是持有莉艾尔的灵域图的对吧？因为莉艾尔的替代灵魂就是席翁调试出来的”

“啊……”

正如伊芙所说。莉艾尔的灵魂就像是从好几面拼图上拆下一些部分，然后将这些部分强行组成一块新的拼图。所以，想要制作灵域图是不可能的。

但是，将新的拼图拼出来的人自然会有新拼图构成之前的所有部件……也就是原本的那几面完整的拼图。从这些拼图中能做出灵域图也是理所当然的。

“两年前……当时还是<愚者>的你为了追查天之智慧研究会，与天才炼金术师席翁·雷福德进行交易，接下了保护伊露希亚·雷福德和莱涅尔·雷亚的任务对吧？”

“……嗯，但是任务还是因为莱涅尔的背叛失败了”

“但是，天之智慧研究会持有的机密研究所之一因此被我们攻下了。当时军方将席翁进行的有关‘Re: L’的所有资料与记录综合在一

起并管理起来了。那个记录就被称为‘席翁记录’……我就在想或许莉艾尔的灵域图就在那里面”

“啊——！”

是啊，为什么至今为止都没想过这个可能性呢。

格伦开始对自己的无能懊悔不已。

“……想必是你的小妹的危机让你阵脚大乱了吧。而且，就算你想到了这一点，现在的你没有权限阅览军方的资料，所以也是没意义的”

伊芙叹了口气继续说。

“然后，我，姑且还是伊格尼特家出身的，手边还留有几个能用的情报资源……虽然规模已经小了很多……我让值得信任的人帮我调查了一下两年前那个任务的详细……以及席翁记录的事”

“然后……怎样？”

“没有收获。那时候军方收缴的席翁记录凭空从军方的资料室消失了……当然的，灵域图也完全找不到了”

伊芙有些疲倦地摇了摇头。

“啊？什么意思？席翁记录本身都消失了……？”

“让人仔细追查了一下阅览记录和借出记录，发现席翁记录本身似乎经由某人之手被转移到了另外的人手上”

“转移？席翁记录？”

“嗯。但是没有证据。恐怕把席翁记录拿走的那个人背后的后台很硬吧。能成为证据的东西被完全抹消了”

说到这个份上，格伦也渐渐心里有数了。

“……塞拉斯·舒马赫？”

“答对了。那时候被某人拿走的席翁记录现在很有可能是被塞拉斯独占……虽然不知道途中是个什么转移路线。根据是，他在那事件之后发了几篇如果不参考席翁记录就很难写得出来的关于魔术理论的论文，巩固了自己在帝国军内部的地位。我们只能认为是他拿着。是无比接近‘黑’的‘灰’”

“……也就是说他拿着的席翁记录中也有莉艾尔的灵域图么……那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嗯？你没见过吗？塞拉斯·舒马赫……原帝国宫廷魔导士团魔导技术开发室室长……是被誉为拥有‘神之脑’的天才魔术师”

“魔导技术开发室……？和执行实战任务的中央十室以及特务分室不同，是进行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的军用魔术以及各种魔术装备开发的后勤部门之一吧？”

“嗯，但是你可不要以为塞拉斯只是个技术人员。他在成 技术开发室室长之前，还在与东方之国接壤的边境线上打了很久的仗，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实战派”

“头脑灵光，还有武力……真是棘手”

“……而且他还是那个白金魔导研究所的魔导技术开发派遣武官哦？”

“就是和天之智慧研究所同流合污，研究‘Re: L’的巴克斯·布朗蒙担任所长的那个研究所么……喂，那他这个履历也太多可疑点了吧！”

见到如此像反派的反派，格伦不禁头痛。

“然后？这个二五仔现在当了特务分室的室长？帝国军玩儿蛋了吧”

“我还没搞懂为什么伊格尼特家以外的人能当上特务分室的室长……但总之现在这个并不重要。真庆幸我空手套白狼成功了。至少这下能基本确定塞拉斯手上有莉艾尔的灵域图了”

“喂，你之前居然是唬他的吗！？原来你没有十全的把握啊！”

“这不是废话么？我不是说了这只是可能性，并没有任何证据吗？直接问他的话他可能还会装疯卖傻。并且，灵域图并不是那种机密度很高的资料，只要他说是为了研究而复制了灵域图并带出去的话，他基本不会受到什么责罚……所以，我故意给他留了这条退路，并让他自己拿捏‘我或许已经掌握了他独占席翁记录的证据’，‘格伦的战斗力价值’‘<世界>的威胁成度’以及‘接受交易的风险与好处’。结果，他老实地接受了交易，这点我 是很高兴的”

没错，伊芙所提出的交易哪怕是走错一小步，塞拉斯就会为了销毁罪证而完全放弃席翁记录，莉艾尔也必死无疑。所以这步险棋需要的是绝妙的平衡。

果然，这家伙是有运筹帷幄的才能……虽然很阴险。

格伦对她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认同感。

（这么优秀而狡猾的女人，为什么偶尔会莫名其妙的暴走呢？）

格伦回想起她特务分室时代的那种歇斯底里和急躁。

“我知道了。总之我会听从塞拉斯的指令，优先拿到莉艾尔的灵域图。但是……关于阿尔伯特那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关于这一点，怎么想都想不通。阿尔伯特杀害了巴纳德和克里斯托弗，企图暗杀女王陛下……这种事实实在是太难以置信。

“……………是事实”

但是伊芙无奈地闭上眼，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她同时也背对了格伦。

“……我也很难相信。但是根据我在这一周的单独行动中获取的情报……阿尔伯特真的企图杀害女王陛下……并且还确实对克里斯托弗和巴纳德下手了”

伊芙的叙述虽然平淡，但是语气显得非常沉重。

“不会吧……”

格伦用手捂住了自己苦恼的表情呻吟道。

“从塞拉斯那个口气来判断，他确实也不像是开玩笑或是夸张。毫无疑问，阿尔伯特那边是出了什么状况……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 ”

伊芙直面了残酷的现实。格伦陷入沉默。

“格伦，我想你应该懂的……”

“我懂！我知道的，拜托你别去跟别人说！”

讨伐阿尔伯特。也就是说，他理所当然地要与阿尔伯特战斗。

与特务分室的最强王牌，<星>阿尔伯特·弗雷萨战斗。

犹豫意味着死亡。但是，如果不讨伐阿尔伯特，莉艾尔就必死无疑。

这已经是对莉艾尔与阿尔伯特进行二选一……的问题了。

（我真能战斗吗？……我真的要 and 阿尔伯特那家伙战斗吗？我现在还是无法相信那家伙企图暗杀女王陛下……而且还杀了克里斯托弗和老爹）

格伦的思考陷入了死循环。

“唉……你根本就没懂。格伦，你现在视野太狭隘了”

伊芙无奈地说。

“你说什么？”

“我是说，现在就二选一还太早了”

格伦惊讶地眨了眨眼睛。

“你稍微想一想。阿尔伯特出于某个奇怪的原因企图暗杀女王陛下，为了讨伐阿尔伯特，塞拉斯把莉艾尔当作人质要挟你加入讨伐部队……直到这里，还不是不能理解。至少是说得通的。毕竟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阿尔伯特了。但是，我唯一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带走患上以太体乖离症，根本无法成为战斗力的莉艾尔”

伊芙平淡地分析状况。

“呃，不……不是说了是为了防止我逃跑……？”

“你傻啊……他手上还有灵域图这个绝对的王牌呢。莉艾尔本人在哪里并不重要吧？倒不如说，他难道不应该一开始就利用‘莉艾尔的灵域图’这个筹码把你吸引过来吗？”

“啊……！是，是啊，说起来确实是……！？”

‘我会给你莉艾尔的灵域图，你和我们一起去讨伐阿尔伯特吧’

只要一开始就这么说，格伦就会老老实实在地跟着走。

“然而他们却没这么做……而且还异常拘泥于要将莉艾尔当作人质带走。虽然说是为了防止你叛逃，但这其中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吧？而且，想要带走被‘Re: L’创造出来的莉艾尔的，是同样与‘Re:

L’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非常可疑的塞拉斯……这真的是单纯的偶然吗？”

“确实，这很难让人想像是单纯的偶然……”

“接下来是我的假设。如果塞拉斯真的持有席翁记录的话，那么他应该很容易就能预测到莉艾尔何时患上‘以太体乖离症’并病倒吧？”

“也就是说，如果塞拉斯早就知道在这次的讨伐战中莉艾尔根本没有任何的战斗力的话呢？如果以这个为前提来思考的话，会怎么样？”

“塞拉斯只是等着莉艾尔因为以太体乖离症病倒，并趁此机会出现在她面前，把她带走……这才是真的目的？”

“对，这样想才更自然吧。而且这一连串事件的起，阿尔伯特暗杀女王陛下未遂事件的发生时机和这边碰巧重合，很难想像这是巧合。甚至有人认为这是阿尔伯特针对塞拉斯进行的某种干涉”

正如伊芙所说。所有人都认为阿尔伯特暗杀未遂是一切的起点，但如果将因果顺序颠倒的话，画面就会完全不同了。

“不管怎么说……这一切应该都和莉艾尔有关”

“嗯，并且她应该就是这次事件的突破口。那么你该做的事情就很明确了吧？”

伊芙意味深长地看着格伦。

“……我要看破真相。阿尔伯特为什么企图暗杀女王陛下。莉艾尔遭遇了什么。总之我要做的首先是接近真相……可恶，我干还不行吗！”

“嗯，总算是恢复你原来的状态了。单纯的你是最好的”

伊芙迅速对他进行嘲讽，然而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挣扎，只有挣扎——只能朝着阿尔伯特和莉艾尔都能得救的理想结局全力奔跑。

就算是孤身一人，也要挣扎到最后的最后。

在格伦做好觉悟的同时——

“……哼，接下来要忙起来了。我也要做些准备啊”

伊芙说出了奇怪的话。

“……怎么？你这眼神是怎么回事？”

“嗯？咦？伊芙……你……该不会是要跟我一起来？”

格伦一脸意外地望了过来。伊芙皱着眉头把脸扭到一旁。

“你接下来不是要和塞拉斯一起行动么？在他身旁我反倒不好行事。想要探寻事件的真相，当然需要一个能自由行动的小分队吧？”

“呃，不……这我也知道啊……咦？怎么？意思是说你要帮我？真的？”

“……………你为什么这么惊讶”

“不，不是啊，你可是伊芙啊！那个残虐残酷冷酷的伊芙啊！？那个高傲自大好争功劳的伊芙啊！？那个对除了战果和功劳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觉得除自己之外的人都是棋子或是垃圾的歇斯底里剩女……”

“＜闭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伊芙启动即兴改编的魔术咒文，用爆炎把格伦轰飞了。

“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魔鬼了！？我再重申一次，我并不是为了你才干这个的！我是为了莉艾尔，为了学生们！你听到没！？你可别对我产生什么奇怪的误会，那样很恶心的！”

“才不会呢！你以为我就不觉得恶心咯！呸！呸！”

“……啊？你，你居然觉得……恶心……！？”

“怎，怎么了？刚才你不也才说过这个词……！”

“你，你这个……情商负分的废柴……！”

伊芙抓住格伦被烧焦的衣领，在极近距离下与格伦大眼瞪小眼。他们两人的太阳穴上都暴起青筋……就在这时。

刷啦！远处的某个响动让格伦和伊芙本能地把头转过去。

在那边的是……

“白猫……？露米娅……？”

“对不起，老师……我们刚刚偷听了……”

露米娅抱歉地低下头。希丝缇娜走到格伦他们面前。

“老师接下来要去执行军队的任务。伊芙小姐也会为了帮助老师而离开费吉託对吧？为了拯救莉艾尔和阿尔伯特先生”

“……嗯，从结果上来说是这样”

伊芙一脸傲娇地回答。

“那，这又怎么了？我去哪干什么都是我的自由吧？”

为什么她与别人说话时，都只会用这种冷淡而拒绝的说法呢？

格伦感到无语。

但是，希丝缇娜似乎早已习惯了伊芙这种生硬的态度。

“那么……伊芙小姐！请把我们一起带去吧！”

希丝缇娜低下头。

“我知道我们不可能跟着老师一起去执行军方的任务！但是……如果是加入小分队来协助老师的话……我想我们一定能帮上忙的！”

露米娅也跟着低下了头。

“求你们了！老师，伊芙小姐！为了拯救莉艾尔，我们什么都愿做！我们不想再在老师们的保护下，坐等一切结束了！对不过是一介学生的我们来说，这或许是一种自大吧……但是，我和希丝缇充分考虑过了！莉艾尔至今为止搭救了我们无数次……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救她！如果只是在一旁干等着的话，我想我们就再也没脸见她了！所以——”

肯定会被拒绝吧。一定会被拒绝——就算心里有这种想法，她们也还是忍不住要把自己的决意吐露出来。

格伦和伊芙看着这两位拼命恳求的少女。过了一会儿——



“我知道了。可以”

伊芙出乎意料的话让希丝缇娜和露米娅瞪大眼睛抬起头。

“怎么，有这么吃惊吗？这不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吗？”

“咦？这，这个……这，这倒是没错……”

“但是……”

“我并不是被你们的热情所感染还是怎么的，我只是作出了一个合理的判断”

伊芙没好气地撩起头发，对一脸懵的希丝缇娜她们平淡地作出解释。

“希丝缇娜，你和格伦一起训练，也接受了我的指导，现在的你的水平其实还挺吓人的。虽虽然战斗技术和实战经验还差得很远……但在真正的厮杀中你的实力并不是派不上用场……前提是实力能发挥出来”

“咦！？真是这样么……别恭维我了……我在与伊芙小姐的一对一对决中还从没赢过呢……”

“我说……你是不是把我看扁了啊？我再怎么菜也是原特务分室的室长诶”

伊芙哼了一声然后看向露米娅。

“露米娅，你的医疗咒文是专业水准，而且胆子够大。有你辅佐希丝缇娜，她肯定更能发挥出实力。确实你不擅长战斗，但我并不认为这就等于‘会拖后腿’。而且，你还有‘异能’。有你在，我们或许能做到凭我一个人绝对做不到的事”

“……！”

“保护两个门外汉给我带来的损失，以及从你们这两个门外汉上得到的好处……综合得失后，我觉得后者更多……仅此而已”

说完，伊芙保持着双手叉腰的姿势望向别处。

“……怎么？对我的判断有不服吗？还是被吓到了？”

“呃……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正中下怀吧”

“嗯……但是，老师呢……？”

希丝缇娜和露米娅惶恐地望向一直没有说话的格伦。

伊芙叹着气说。

“……唉，你们还不懂吗。如果这个宠学生宠得不行的家伙反对你们跟着去的话，他早就开口了。他至今为止都没有说话……这本身就是他的答案了”

“啊……”

格伦一脸苦恼地挠了挠头。

“真是的，说得好像你很懂我一样……你这女人真讨厌”

“哎哟我好高兴哦，居然被你讨厌。我还巴不得呢”

格伦没有理会进行挑衅的伊芙，而是看向了希丝缇娜她们。

“总之，就是这么回事。你们已经对自己的实力，对自己能做的事以及不能做的事有了自己的判断。虽然你们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魔术师……但已经能独当一面了。所以我应该尊重你们自己的意志”

“老，老师……？”

“而且至今为止，我一有什么麻烦就会来依靠你们。所以事到如今我也没资格摆监护人的架子对已经明确自己实力的你们说‘这次真的很危险’‘你们别过来’‘这不是学生能解决的事’之类的话。我相信你们自己的判断”

这也就是说，格伦认同了她们。

把她们看作是值得托付的同伴……而不是需要被保护的学生。

“老，老师……谢，谢谢你……非常感谢……”

希丝缇娜和露米娅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你们别大意了。我还是要啰嗦一句‘注意安全’……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这一点绝对不能判断错误”

“明，明白！”

“知道了，老师！”

希丝缇娜和露米娅精神抖擞地回应。

然后——格伦用出奇真挚的表情直勾勾地望着伊芙。

“……怎么？”

“伊芙，她们就拜托你了”

“哼，你以为你是在跟谁说话呢”

格伦和伊芙对对方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我们一起拯救莉艾尔吧。顺便把这糟糕透顶的情况彻底破坏掉”

“好！”

“我会努力的！”

“……哼”

希丝缇娜和露米娅精神抖擞地回应。伊芙也哼了一声。

参加阿尔伯特讨伐队的格伦。

为了探寻本次事件的真相而行动的伊芙，希丝缇娜和露米娅。

为了改变这最糟糕的状况，大家开始分头行动——

第二章 新生特务分室

就这样，格伦为了拯救莉艾尔，为了知晓阿尔伯特叛逃的真相再次拿起了特务分室的装备。

塞拉斯他们出现在学院后的第二天——气温还很低，天还濛濛亮的时候。

格伦在位于阿尔弗涅亚宅的自己的房间里整理着军方配发的各种装备。

手枪，军用匕首，钢丝，刻着卢恩文字的飞针，各种魔晶石，各种卷轴……

在被强迫装备起这些魔导士装备时，每当戴上一件装备就会觉得自己的灵魂变得更加凝重而黑暗。军队时代的混沌而黑暗的感情渐渐复苏，仿佛淤泥一般缠绕全身，腐蚀性灵。

（没问题……没问题的……）

只要深呼吸，竖起耳朵倾听就能听到心中某个银发少女的声音。

只要冷静下来闭上眼，就能感受到还在守望着自己的学生们。

——我没问题的。

准备完成后格伦吐一口气，偷偷地离开了大宅。

“……哈哈，怎么样？久违地作为<愚者>回到前线的感觉？”

“糟糕透了。给我下地狱去吧”

这是指定的集合地点——位于费吉托郊外的复兴地区的某个寂寥的广场。

听到在这里等着他的塞拉斯的话，格伦厌烦地进行回应。

“现在正在进行准备。马上就能开始进军。<愚者>格伦老师，如果你闲着的话也可以随便看看”

虽然并不是有意听从塞拉斯的指令，但格伦还是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广场。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几只神凤。

神风是巨大的鸟型魔兽。它的身形类似天鹅，拥有闪亮亮的美丽羽毛。双翅还有操纵风的能力。

军队驯养神风，让它们在各个场合派上用场。

（这些神风好像并不是空战用的坐骑。应该是搬运军队和物资用的？）

这也是当然的。现在集合在这里进行作业的是规模大概有二十人的魔导士小队。恐怕是从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的一般团员中抽选出来的精锐吧。

现在他们正在分头将长途行军所必须的物资搬运到神风上。

穿着特务分室礼服的伊莉雅也出现在魔导士们的身影中。

她可能就是这个小队的监督员吧。她正在麻力地对魔导士们作出指示，专心进行出击的准备。

虽然还有很多话想和熟人伊莉雅说，但她现在似乎没空顾这边。

这时，感觉到背后有人在盯着他的格伦一回头……

（！）

是昨天见到的陌生的特务分室魔导士三人组。他们用很明显的不服，不愉快的目光在远处盯着格伦。

（……唉，看来我真不受欢迎啊）

不过，只要通过某种途径听说格伦为什么离开军队的话，大概都会这样吧。

软脚虾，逃兵，三流，背叛者——不难想像他们心里是这样看他的。

暂且不说这个。

看来在这里集中的全队人马似乎要通过神风前往目的地。

（为了讨伐阿尔伯特一个人，居然如此兴师动众……而且还派出了六只贵重的神风，看来军方高层这次也是卯足了劲）

格伦一边叹息一边确认现场的状况。

“——！？ ”

突然发现昨天被带走的莉艾尔被绑在担架上，正要被扛上搬运货物用的神凤上。

“莉艾尔！”

格伦忍不住朝莉艾尔那边跑去。

“你没事吧！？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

“……格伦……？”

现在她似乎还有意识。她吃力地挪动着比平常显得更加困倦的眼睛，望向格伦。

“喂……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呢……？”

“别管那么多！你先好好睡吧！我一定会救你的！所以你先睡！没问题，相信我吧！”

“……………嗯……我相信……格伦……”

略显不安的莉艾尔似乎这才放下心来，她缓缓闭上眼……再度陷入了沉睡。

“……可恶……”

格伦只能呆呆地看着魔导士们把莉艾尔扛走。

“唉……事情演变成这样真是非常抱歉，格伦老师”

塞拉斯用甚至显得有些卑微的口吻对格伦说。

“但是，我这边一定也会特别关注莉艾尔的状态的。所以请不用担心”

“你啊。你是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受女性欢迎吗？你找打吗？啊？”

格伦抓住露出温和的笑容的塞拉斯的衣襟，对他吼道。

“你就告诉我吧，你到底想利用现在都已经成那种状态了的莉艾尔做什么？”

“嗯？我不是说了只是人质么？如果你逃掉的话可就伤脑筋了”

“我怎么可能逃？你手上不还握着灵域图吗！？”

“这也是以防万一。现在我们人手缺得不得了，当然要尽可能地做好万全准备……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

不管怎么问塞拉斯都装疯卖傻。并且，因为塞拉斯手握莉艾尔的灵域图，格伦根本没有能力反抗。

“如果莉艾尔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赌上‘魔术师杀手’的名号把你干掉”

甚至开始厌恶起只能做出这种如败家犬的狂吠的自己。

“哈哈……没事的。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会危害她性命的事。再说她是我们的同伴，而且，交易最重要的就是信赖”

同伴？信赖？你也配说这个？还是闭上你的臭嘴吧。

塞拉斯·舒马赫……这个男人太可疑了。

没有任何不可疑的地方。完全无法信赖。这圣人般的微笑后头似乎有着催生吐意的某种黑暗。而且，他完全不打算隐藏。而是反过来享受着其他人警惕着他的表情……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能有女人缘才怪了。

但是说了也没用。格伦咂咂嘴，问出了必须得问的问题。

“……莉艾尔的生命维持措施到位么？”

“没问题。从昨天开始，伊莉雅就负责维持莉艾尔的生命体征以及看护。你也知道伊莉雅的能力吧？”

“… ………是么”

格伦一边拼命回忆这过去一边回答。

“<月>伊莉雅……那家伙……应该是拥有匹敌<倒吊人>的医疗技术的家伙……说实话战斗中可能排不上什么用场，但进行后方支持的话没有人比她更可靠了”

“没错。由她来照看莉艾尔的话肯定万无一失。而且赛西莉亚小姐也参与了生命维持术式的制作，这一点你也确认过的吧？”

对。这是昨天塞拉斯他们带走莉艾尔时发生的事了。

在莉艾尔被带走之前，赛西莉亚利用感染魔术现场构建了能够远距离输送魔力的仪式法阵，使魔力能从医务室远距离输送到莉艾尔身

上。现在莉艾尔和学校的医务室之间有着超越了空间的看不见的灵络连接。

现在在学院医务室里，瑟莉卡正代替过劳倒下的赛西莉亚控制魔力远距离传输法阵，学生们也轮流为莉艾尔输送魔力。

“哎呀，赛西莉亚老师也真是厉害。没想到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构建起魔力的远距离传输法阵……军方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你干嘛不去安利她一下？反正肯定会被拒绝的”

“哈哈，说的也是。不受欢迎的男人真是太艰辛了，虽然我自嘲也没什么意义”

塞拉斯对格伦的讽刺无动于衷。

“但是，有一点我不能理解……我们也有生命维持措施给莉艾尔用……为什么偏要选择那种会给学生们也造成负担的方法呢？”

“哈！谁要借助你们的力量啊！而且学生们是自愿给莉艾尔续命的。你可没资格抱怨这个”

格伦一边用这种充满攻击性的方式回应。

一边反刍着意外得到的重要情报。

（……他刚才那句话是说‘事先准备好了生命维持措施’……那也就是说这家伙果然知道莉艾尔会因为‘以太体乖离症而病倒’）

更加可疑了。

但是现在逼问他肯定也问不出什么东西。他毫无疑问会装疯卖傻。

能输送魔力的急救措施是远征军常备的东西。他肯定会以这个作为理由搪塞。只抓住这个小破绽就去逼问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比起这个，还有其他重要的情报需要收集。

“……你说阿尔伯特企图暗杀女王陛下……能告诉我详情吗？”

虽然从伊芙那边听了个大概，但还是想从塞拉斯的口中再听一遍。

“好吧，反正离出发还有时间”

塞拉斯笑咪咪地看着像是要咬人一样凶狠的格伦。

“大约两周之前，本应在完成某个任务后归队的<星>在预定时间过去后也还是没归队，行踪不明……这是一切的开端”

“行踪不明？那家伙？……他之前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

“封印之地——他负责担任去那里进行定期整理作业的部队的随行保镖”

“……封印之地？”

阿尔扎诺帝国将可能动摇国家根基的秘密情报，禁忌的秘术与魔导书，禁断的魔导器，甚至堕入魔道染指禁咒的邪恶魔术师与犯罪者，还有很难处理的魔兽都关到了那个地方。总而言之，那里就是封印管理着这个国家的人绝对不想去碰，绝对不能去碰的各种危险物品和人物的混沌的垃圾场。

这就是‘封印之地’——利用某个古代遗迹建造的阿尔扎诺帝国最大规模的魔窟。

将禁忌与忌讳像养蛊一样集中起来的那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咒的概念，形成了一种异界。在禁忌的概念下自然生成的魔兽与魔物在其内部徘徊。普通人靠近的话绝对吃不了兜着走。

（……封印之地的定期整理作业……说起来，一年多前，贾提斯那混蛋在行踪不明之前执行的最后的任务也是这个……？不过那家伙执行的是调查任务……？）

这之后，不管军方多么卖力搜索，贾提斯也还是行踪成谜……然后某一天，他突然回来，利用<天使之尘>引发了撼动帝国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只身一人与整个帝国作对。

并且，在那次的事件中——塞拉死了。

“……然后呢？”

这种莫名的巧合让格伦不禁有种不祥的预感。

“然后，事态发生是在一周前……阿尔诺之月五日。那一天艾丽西亚七世女王陛下工作到深夜，她乘坐马车回到费多拉多宫。这时，阿尔伯特·弗雷萨用狙击魔术狙击了刚从马车上下来的女王陛下。从菲洛特大钟塔的顶上”

“——！？ ”

一周之前——这和莉艾尔因以太体乖离征病倒是几乎同一时间。

“幸好当时女王陛下身边有<教皇>克里斯托弗担任保镖。他在情急之下展开防御结界，挫败了女王陛下的暗杀计划……但是阿尔伯特在暗杀未遂后迅速逃亡。<教皇>克里斯托弗和<隐士>巴纳德前去追击，但是对手是那个<星>……它是何等的恐怖。很遗憾，前去追击的两人被阿尔伯特轻松反杀……<法皇>和<隐士>的遗体现在正被安置在圣帕迪亚大教堂内，以备不久后到来的国葬”

听到这个，格伦只能愤恨地咬牙。

这事情经过也太具体了。都是些能轻松验证的事。之后虽然打算去跟伊芙确认，但这恐怕就是事实了。

阿尔伯特·弗雷萨真的打算暗杀女王陛下，并杀害了同伴。

（……克里斯托弗……老爹……骗人的吧？你们真的死了么……？像你们这么强大的魔术师……会这么轻易地被干掉……？难以置信……）

心情就像是灌了铅一样很重。自己的身体仿佛在渐渐沉入脚下的泥潭。

曾经与自己一起经历无数险阻的同伴们的面庞在格伦脑中闪现……最后消失了。

没有顾忌格伦的悲伤的塞拉斯继续说。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认为事态严重的军方高层决定讨伐逆贼阿尔伯特·弗雷萨。并对成为新室长的我下达特命，组建了讨伐队”

“……你知道阿尔伯特逃到哪去了？”

“嗯，毕竟情报部门也没无能到那种程度。至少是追踪到了”

塞拉斯微笑着回答了格伦随口问出的问题。

“……在东部康塔雷地区的遗迹都市——马雷斯。他就潜伏在那里”

“马雷斯？”

遗迹都市马雷斯。是被险峻的山峰阻挡的古代遗迹都市。说是遗迹都市，但已经没人居住，没有任何都市的机能。而且那里本身就是边境，根本不适合人居住。

并且，马雷斯和邻国雷扎利亚王国的国境非常接近。

两国经常为这个地区的归属权而小打小闹。

“……他逃到了一个很棘手的地方。因此我们也不能派大部队去追击。因为派了大军去马雷斯会刺激到雷扎利亚王国”

“所以才派特务分室，才找到我… …想用少数精锐决胜负？”

“正是如此”

塞拉斯露出了‘理解万岁’的微笑点点头。

确实，没有任何魔导士比格伦更加了解阿尔伯特。

想要在与阿尔伯特的交锋中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特意将格伦这个三流魔术师拉出来——这一点也并不是说不通。

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

（这个部队构成是……？）

再仔细看看周围的装备，物资，器材，人员……感觉没一样对头的。

（这个部队……难道真的不是对未开拓地区或遗迹进行调查的调查部队吗？）

将调查部队紧急拼凑成讨伐阿尔伯特用的战斗部队。从魔导士团里抽出能战斗的魔导士，保留原本的调查能力，组成了讨伐部队……感觉就像是这样。

（而且，阿尔伯特引发事件后都过了一周……对于把神凤当作代步工具的军方来说，这反应速度不管怎么想都太迟缓了吧……）

为了讨伐阿尔伯特需要慎之又慎，需要万全准备，这不是不能理解。但是，只要直接抽一批武斗派组成讨伐部队，恐怕早就能去追击了。

但是，塞拉斯并没有这么做。这是为什么？

（……从这个部队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本身就是为某个目的而准备的调查部队，然后在紧急情况发生后才强行改造成讨伐部队的）

如果阿尔伯特没引发事件的话，塞拉斯会不会在莉艾尔倒下后的一两天就出现在她面前，而不是隔了一周？

（可恶……但是到头来这一切都是假设……证据还太少了……）

得到越多信息，情况反倒越莫名其妙。而且——心情也会变得更加郁闷。

“嗯，出击的准备好像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格伦老师”

格伦抬起头，发现做好出击准备的小队正在各只神风旁边笔挺地整队，等待命令。

“那我们出发吧……前往东方的马雷斯”

“……哼，随便你吧”

就这样，格伦没好气地跨上了神风。

与数只展开翅膀飞向天空的神风一起开始了天上的旅程——

与此同时——

在郁郁葱葱的，坐拥着各种被精心打理的树木与花卉的魔术学院中庭。

完成出发准备的伊芙，希丝缇娜，露米娅在这里汇合。

一个方形的画面被从伊芙手中的水晶球投射出来。

现在的格伦和伊芙进行了简易使魔契约，格伦成为了伊芙的简易‘使魔’。因此，格伦所得到的视觉与声音情报都会被送到伊芙这边，并通过伊芙手上的水晶球投射出来。

“……他们好像走了。那我们也差不多该行动了”

看着画面的伊芙这么说完，关掉了画面。她一脸平淡地把水晶球收进口袋里，擦了擦自己火红的长发。

于是，希丝缇娜和露米娅都有些惶恐地对伊芙抛出问题。

“那，那个……伊芙小姐……？我们现在是要去追老师他们对吧？但他们好像速度很快诶……”

“到，到底该怎么追呢？我，我觉得用马车应该是追不上的吧……”

伊芙有些无语地叹了口气。

然后突然开始咏唱咒文。

“<展翅飞来吧・高贵的风之盟友・于此地履行吾等之契约>”

她用右手划出复杂的轨迹，然后把右手掌放到地上。

随后，亮闪闪的魔力线从手上延展开来，在地面勾画——瞬间形成一个五芒星的法阵——是召唤法阵。

法阵顿时发出耀眼的光芒，在空中打开一扇门。

一只大鸟扑扇着翅膀从门对面飞来，降落在了希丝缇娜她们面前。

火红色的美丽头冠与尾羽，流线型的身体，雄赳赳的双翼。

这只鸟，正是——

“——神凤！？ ”

“伊芙小姐原来也有神凤吗？ ”

“算是吧。这孩子是我小时候就结识的朋友了”

伊芙抚摸着把头伸过来蹭她的神凤，有些得意地说。

“就坐它吧……没事的，它可是空战型。绝对不会输给那些搬运型的神凤。而且军方的空战型神凤中也很少有能在速度上胜过它的”

她仿佛是贵族在介绍自己的自豪的赛马。唯有在这时伊芙才会露出自然的表情。

“话虽如此，如果太靠近他们的话一定会被发现。所以必须在保持相当远的距离的同时赶在他们前面到达目的地……我们要全速前进哦？我先说清楚，接下来会非常难受。你们一定要挺住……坐上去吧”

“咦……啊？ ”

“那，那个……伊芙小姐……？ ”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的希丝缇娜和露米娅在伊芙的催促下坐上了神凤的背。

然后——

“好！<飞吧>！皮耶拉！”

在伊芙发出咒令的同时，神凤强力地，迅勐地振翅——它的羽毛汇集起周围的风，将风不断压缩，凝聚，增幅——风能量在无止境地膨胀，在这样的力量到达顶峰的那一瞬间。

神凤以无比强劲地势头，以锐角的状态直接弹射起飞。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希丝缇娜的惨叫，回荡在远处的山峰的更后方。

如果使用神凤的话，去东部的马雷斯需要两天的时间。

早上出发的格伦与神凤一起翱翔，跨越平原，翻山越岭——
笔直地往东前行。

纵观整个帝国军，神凤也是非常稀少而贵重的。能骑在它背上的机会并不多。虽然很想享受一下空中的景色，但很不幸格伦并没有这样的心情。

就这样，在空中飞翔的格伦看着从东方升起的太阳渐渐越过最高点，渐渐西沉。

太阳落山的时候。

顺利地完成了预定旅程的讨伐队一行在某个人迹罕至的湖畔降落。今天会在这里野营，修整一整晚。

.....

.....回过神来

.....我在一个洁白的，空旷的，空无一物的世界。

环顾四周，真的什么都没有。

天空是白色的，平坦的地面也是白色的。唯一能看到的是天空与地面之间的一条分割线。

这个毫无生气的世界的任何东西都由‘白’所构成。

“.....”

没错，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我的世界。

我一直无言地，呆呆地站在原地。

……好困，非常困。

明明很想现在就躺下，但我还是无法挪动自己的身体。

并且，每当我变得想睡……

哗啦，哗啦……

我的洁白的，空无一物的世界……就会一点一点地出现裂痕，一点一点的崩塌。

我的世界……正在毁灭。

“.....”

我只能毫无感慨地，像是旁观者一样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

……因为，我很困。

而且……这个世界都空荡到了这个地步。

就算坏掉，就算消失，也没什么所谓。

“.....”

啊，好困，真的好困。

已经困到连我自己是谁都分不清了。

无所谓了。

虽然有种非常强烈的丧失感，虽然有寂寥悲伤的感觉。

但还是无法战胜倦意。

我打算抛弃这个空无一物的世界的一切……轻轻闭上眼……
——的时候。

“……你真的要这样吗？”

一个声音让我稍微清醒了起来，睁开了将要闭上的眼。

“……？”

不知不觉的，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一个女性出现在我面前，背对着我。

她和我一样有着一头蓝发，蓝发被捆成一束挂在背后。她披着印有复杂纹路的斗篷。腰间是一把拥有十字架型手柄的单手直剑。

……嗯？……这把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但是太困了，想不起来。

“哼哼……我是不是该说句‘打扰了’呢？”

你是谁？

我意识朦胧地对那个女性发问。

“嘿嘿，你不用在意我是谁。我的名字已经毫无意义了”

不明白。

“如果你偏要问我是谁的话，嗯……啊，对了！你就叫我‘公主（姬）’吧？”

公主？

“嗯，我的朋友是这样称呼我的。虽然我那个性格别扭的朋友是打算用这个称呼来讽刺我……但我还是挺中意的，因为可爱”

……公主来这里干什么呢？

“来……多管闲事，吧？我以前有个非常不在乎自己的事的朋友，我根本没法放着她不管……所以才会来吧？”

不是很懂。

“不过我还是很惊讶的。和你能在这个世界对话，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了。为什么我和你的相性就这么好呢？真是不可思

议……难不成你是将我的灵魂——……不，没什么”

……不是很能理解。

……我可以睡了吗？我很困了。

“……你不能睡”

这时，公主保持着背对我的姿势，把头扭过来。

“你要是睡了，这个世界就会完全崩塌，彻底消失……所以你不能睡”

……？这又有什么不行？毕竟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空无一物。

这种世界，有没有都一样。就算消失了也无所谓。

“……真是这样吗？”

公主郑重其事地问我。

“这真的是空无一物的世界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你再仔细看看，睁大眼睛，竖起耳朵”

虽然不是很懂，但她好像说了什么非常重要的话。

所以，我强忍着困倦的感觉，照着她的话去做了。

于是——

——小莉艾尔，加油……加油啊……！

忽然听到了谁的声音——虽然那个声音很小，很微弱。

——等你恢复精神以后，我们再一起上学吧。

——老师他们……一定会救你的！所以

——所以，不要输！

声音渐渐变得多起来，渐渐变得响亮。

这声音是什么？

为什么它们能传到这个空无一物的世界……？

——就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

“啊……”

……为什么，我至今都没有发觉呢？

这里并不是空无一物的——因为不知不觉中，我面前出现了那个熟悉的教室。

“……………啊……啊……”

我最重要的朋友——银发的少女和金发的少女就在教室里。

讲坛上是一直都和我在一起的黑发的青年。

周围有很多同班同学。

大家都在看着我。

这个世界，还有留有如此多重要的事物——

“你看……这里并不是空无一物吧？”

“……嗯”

为什么呢。一种不可自拔的孤独与悲伤充满了我的心。

因为，装满了重要的事物的这个世界，此时此刻也在不断地，一点点地崩溃。

“……………不，不要……”

眼泪不断地从眼角冒出，让眼前的景像模糊不堪。

不要。

我——不想失去这个世界。

“所以……你不能睡着。加油”

“……嗯”

“现在有一大群人为了救你而努力。所以……你不能睡”

“……………嗯”

公主紧紧抱住了我，温柔地摸着我的头。

在渐渐崩溃的世界中，她不断地抚摸着……

……………

——像骷髅一样阴森而惨白的月亮挂在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被镜面一般的湖泊与剪影一眼的群山所包围的湖畔野营地。

格伦静静地走进了湖边的几个帐篷的其中一个。

莉艾尔就被安置在其中。搬运时不捆住她会很危险，但现在她已经被松了绑，躺在建议的床上。

格伦发现莉艾尔微微睁开着眼。

“……嘿，你还好吗？原来你醒着？”

“……………格，伦……？咦……？公主……呢？”

好像察觉到格伦的到来的莉艾尔微微把头转向了格伦这边。

“你感觉如何？”

“……好……困……我很……困……”

莉艾尔眯着显得比平常更加困倦的双眼看向格伦，一顿一顿地回答。

“是吗”

格伦来到莉艾尔身旁，把手上的东西放到一边。他跪在莉艾尔身边，轻轻地摸着她的头。

“……………”

莉艾尔舒服地闭起了眼。这样的时光持续了一会儿。

最后，格伦看准时机对莉艾尔搭话了。

“……对了，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格伦拿起刚才放到身旁的容器。

按照惯例，行军中的食物是那种难吃得一逼的压缩粮，但是格伦以这些为原料，笨拙地升起火进行了烹饪，把它做成了糊状的汤。说实话味道恐怕还是很难吃，但自己就是忍不住想为莉艾尔做些什么。

“……想吃吗？你能吃吗？”

格伦尽可能温柔地问道。

“对不起……格伦……我不太想吃……”

莉艾尔稍稍张开了眼，然后怀有歉意地拒绝了他。

“喂喂喂，你不吃身体可撑不下去哦？看来我必须强行把它给喂进去了……”

“……………”

但是莉艾尔似乎一点反应都没有。

格伦无奈地把食物放到一边，然后从怀中掏出一个用纸包着的东西。

“——你以为我会这样说吗！其实我带来了这个！”

他强颜欢笑般的打开纸包，里面是草莓塔。

“哈哈！这下你就想吃了吧！？怎么样！？”

但是——

“……………”

即便是草莓塔，莉艾尔也只是瞥了一眼，然后无力地摇摇头。

“……哎，哎哟……连这个不行吗……哈哈……哈……”

格伦无奈地用颤抖的手收起了草莓塔，

“呃，总之……再过不久你就能恢复正常了。到那时再吃也行。现在就当是减肥什么的吧……”

就算如此，格伦还是极力挤出开朗的笑容，给莉艾尔打气。

这时，莉艾尔用颤抖的手轻轻抓住了格伦的手。

“……莉艾尔？”

格伦有些慌乱地看着莉艾尔的脸。

“……………格伦……我，不是很聪明……所以不是很懂……我……是不是……要死了……？”

“——！？ ”

听到她轻声说出的这句话，格伦实在忍不住了。他抱起莉艾尔，把她紧紧抱在胸前。

“……格伦……？”

“……你别说傻话了”

虽然莉艾尔看不到，但现在的格伦的表情显得极其痛苦。

“你……应该还想和白猫以及露米娅在一起吧？”

“……嗯，想……想一起……玩……”

“然后呢，那个学校怎么样？你……最近也开始渐渐喜欢上那个学校以及学校里的学生们来吧？”

“……嗯，虽然不是很懂……但是在那个学校里……感觉心情很轻松……”

莉艾尔微微露出了一个虚弱的笑容。

“一开始……觉得只需要保护希丝缇娜和露米娅就行了……但是……怎么说呢……现在……？ 我……不是很懂……”

“……这个就是‘喜欢’啦……原来你还不懂吗？”

“……喜欢……？”

莉艾尔像是在思考着什么一样，沉默了片刻……随后小声地说。

“喜欢……………嗯，可能是这样吧”

“……………”

“因为……我能听到声音……学校的大家……在让我加油……让我不要输……他们在对我喊话……”

“……莉艾尔？”

“……而且……公主……也这样说了……”

“公，公主？”

莉艾尔的话渐渐变得莫名其妙。

能听到‘学校里的大家的声音’就够奇怪了，‘公主’更是难以理解。格伦还是第一次听到莉艾尔说出这个词。

但是，这也没办法。她肯定是因为病入膏肓所以看到什么幻觉或是有什么幻听吧。现在去否定她说的话也是没意义的。

“……嗯……所以……我想回去……我想和大家……在一起”

“是吧？所以你就不要说那种不吉利的话”

格伦更加用力地抱紧莉艾尔，像是要将自己的生命力传给她。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不光是我，希丝缇娜，露米娅……就连那个伊芙也在为了救你而努力。学校的人们也都在为了你没日没夜的输送魔力。大家和你是通过生命之线连接在一起的……为的是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可都是为了你。所以没事的。我绝对会救——”

但是——

“……但是……为了我，格伦……要去和阿尔伯特……战斗……吗？”

“——！？ ”

莉艾尔一针见血的话让格伦愕然。

“你，你知道的吗……？”

“嗯……我隐约……听到了……”

“呃不……但，但是，这个是……”

“不要……我不想和格伦和……阿尔伯特……战斗……”

莉艾尔在狼狈不堪的格伦面前继续说。

“虽然一直吵架……但是我想……格伦……其实是喜欢阿尔伯特的……就像我喜欢大家一样……”

“……………”

“……但是……都怪我……我……”

说着说着，莉艾尔自己好像都忍不住了。

眼泪从她困倦的双眼的眼角浮起。

“……我……还是……消失……会比较好？”

你这笨蛋——正当格伦想这么喊的时候。

背后，帐篷的入口被唰地一声拉开了。

“是谁！？”

回头一看，三个人影堵在帐篷的入口处。

“嘿……格伦前辈？不，原<愚者>，格伦”

打头阵的是之前避开了格伦的攻击的大块头魔导士。

仔细看看，他还挺年轻的，可能比格伦还要年轻个一两岁。他身材高大，全身肌肉，眼神看上去很没教养，在黑暗中闪着凶光。

“啊哈哈，来的不是时候吗？不好意思打扰了”

他左边的红毛少年魔导士赔了个笑脸。

“我们想和身为特务分室前辈的您交流交流”

他右边的妙龄金发女嘻嘻笑着这么说。

是之前毫不留情地打算用咒文攻击格伦，然后被伊莉雅阻止的那群人。

“……说起来，前辈应该还不认识我们吧”

“那我们先自报家门吧”

“切……我是特务分室执行官番号8，<力量>法加斯·斯特雷卡”

酷似地痞的大块头魔导士没好气地报上名号。

“同上，执行官番号19，<太阳>，尼克尔·索雷斯”

红发的少年魔导士第二个说……

“嘻嘻……同上，执行官番号 14，<节制>夏洛特·安洁。以后请多关照”

妙龄的金发女露出温柔的笑容。



〈力量〉，〈太阳〉，〈节制〉。这些都是特务分室长时间空缺的席位。看来这帮人真的是直到最近，在格伦离队以后才进来的。

说实话对他们没什么兴趣……

“难得你们这么客气……找我有何贵干啊？”

……与他们三人的言行相反，他们满身是杀气。所以格伦也不得不提防。

格伦早就知道自己不受待见，但没想到他们居然能堂而皇之地这样找茬，这总归会让格伦感到不爽。毕竟他又不是自愿想要参加讨伐的。

但是三个新人魔导士显然没有察觉到格伦的愤怒，他们继续大摇大摆地说。

“不不不，我们只是想和值得尊敬的前辈交流交流而已”

“毕竟接下来还要共同执行任务……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加了解彼此”

<太阳>尼克尔和<节制>夏洛特油嘴滑舌地说。

“我就直接问了吧。<愚者>格伦，你真的很强吗？”

但是，<力量>法加斯直截了当地问了出来。尼克尔和夏洛特也不禁露出无奈的苦笑。

“<愚者>格伦和<星>阿尔伯特……我听说过你们的传闻哦？听说你们是完成了无数个超难任务的，特务分室最强组合？”

“毕竟我们是军人，为了提升军队全体的士气，将一些琐屑的战果夸大，竖立一个榜样的做法也不是不能理解……但要是一群已经落伍的人总像传说中的英雄一样被大肆宣扬……我们还是会烦的”

“明明你们创下的战果与功绩……不管怎么看都是被夸大，被杜撰出来的……您不觉得这样很令人困扰？格伦大人”

“不过，从数据上来讲，<星>阿尔伯特算是个‘还凑合’的魔术师吧……但你不就是个纯粹的三流魔导士吗？格伦前辈？”

“话说，格伦前辈到底是怎么进特务分室的啊？走后门？”

“而且好像还是个只因为同伴死了就离队的软脚虾，嘻嘻”

“而搭档现在也已经成了反叛国家的大罪人……唉，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格伦沉了好一会儿，最后声音低沉地问。

“……那么。你们到底是想说什么呢？”

“难道你的脑子和番号一样是个零蛋吗？前辈。意思是说接下来我们要来衡量你的水平。看看你够不够格和我们一起执行任务”

“时代已经变了。室长更迭，旧特务分室的主力一个个脱离，战死……我们觉得接下来是身为新成员的我们的时代了”

“只要我们打倒了<星>之阿尔伯特大人，那么军中现在还在吹捧格伦大人和阿尔伯特大人的人们恐怕也会认清事实吧”

“嗯……反正对方终究只有一个人，我们是不可能输的。如果有人拖我们后腿的话，搞不好我们还会放跑他呢不是么？”

“而且，从你的实力就可以大致推测出你的搭档的实力……来吧，我就跟你过过招，前辈……接下来我们进行仿真战吧？”

嘲笑，侮辱，轻蔑，鄙视……新生特务分室的成员们用毫不掩藏这些感情的视线盯着格伦。

“……真无聊”

格伦把视线撇到一边，像是对他们毫无兴趣似的背对了他们。

“正如你们所想，我是个纯纯的三流魔术师，三流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进的特务分室。确实我因为绝招的相性比较好，所以经常他组队。但是那些战果功绩什么的，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和我没关系”

格伦耸耸肩。

“我们的时代结束了？你们的时代？好好好，请自便。请别把这种中二的东西往我身上甩好不好。话说，我也不感兴趣。既然你们那么热衷于这个，那接下来你们就好好加油，量产出一大堆传说什么的不是就好了？……虽然不关我的事”

“哈，也就是说。你是想靠这种借口逃避我们？是害怕自己的败北抹黑了自己曾经辉煌过去？”

“……喂喂喂，拜托你饶了我吧”

格伦用像看傻子一样的眼神扭头过去。内心的烦躁已经快要到达顶点。

“失去了那么多需要守护的东西的我的过去有什么辉煌的！？那种过去，根本就是破烂不堪，黑暗无比的！”

“呜哇，还在用这种假谦虚的话来炫耀吗？”

面对尼克尔有挑衅意味的嘲讽，格伦只能叹息。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会对格伦这样的三流魔术师燃起对抗心呢。

“磔吧，吉祥三宝。我还要忙着照顾莉艾尔”

正当格伦打算无视三人，回去照顾莉艾尔的时候——

“嘿嘿嘿，格伦大人真温柔。小莉艾尔就这么重要吗？不过……我真的感到遗憾……毕竟看她现在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死去呢……”

夏洛特嘻嘻笑着说出了这样的话。

“——！？”

一股冰冷的感觉从脊背往下滑。在这种感觉的驱使下格伦不得不回头。

“怎么了怎么了，格伦大人？您的脸色似乎不是很好呢”

“喂，你们……如果敢对莉艾尔出手的话，可吃不了兜着走……”

“嗯？您在说什么呢？”

格伦这仿佛从地狱底层传来的恫吓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他们还是嬉皮笑脸的。

（可恶……这帮人……！）

应该不会……再怎么说这帮人应该也不会对已经变得那么弱的莉艾尔出手。这个可能性极端之低。

但是，并不是零。

说实话，格伦完全不清楚这几个人的底细，特务分室也是完全的实力至上主义。所以才偶尔会有像贾提斯，或是执行官番号15，〈恶魔〉那样……过激的，或是脑子有毛病的人加入。

他们说不定还会因为看不爽格伦而把莉艾尔杀掉。

他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在已经虚弱无比的莉艾尔身边保护她。

既然可能性并不为零——那么格伦的选择就只有一个。

“……好吧……我知道了。仿真战？我打还不行吗……你们这群混蛋”

格伦只能怨恨地吐出这句话，站了起来。

“……………格伦……？”

“没事的”

莉艾尔有些担忧地在旁边看着事态的发展。格伦顺手摸了摸她的头。

“切……要打就麻力的”

“啊哈哈，这样才好嘛！前辈！”

格伦在三个特务分室成员的带领下离开了现场。

——

——就这样，格伦在那三人的带领下来到了郁郁葱葱的树林中。

没过多久，就走到了森林中的一个开阔地。

仔细一看只有这一带地面上还冒着热腾腾的烟。地面被灰烬和焦炭密密地覆盖着，像绒毯一样。似乎是刚才才用魔术烧出来的。

（为了和我战斗，他们看来还很周到地准备了战斗场地啊）

唉——格伦只能沉沉地叹了口气。

“虽说是仿真战，但我们和外行的学生们不一样，是军人”

尼克尔对格伦嘻嘻笑着说。

“就以实战为假象来打吧。简而言之就是只要不杀人就OK。毕竟队里也有医疗兵，不管受了多重的伤，只要不死就没问题。大概吧”

“……实战啊”

格伦厌烦地确认周围的状况。

周围平坦无比，毫无起伏，连一个遮蔽物都没有。

（……有哪个傻逼会在这种一马平川的地方与敌人硬扛啊。这不是实战，而是单纯的玩相扑吧）

再说，格伦在这种在光明正大的正面交锋中，确实是纯粹的三流。他能活到今天，靠的都是利用周围的各种情况对敌人出其不意，暗杀，扰乱，绕后……简而言之，就是贯彻了‘绝不与敌人正面对抗’这一点。

在这种不能做任何手脚的地方打斗，格伦是有压倒性不利的。

算你们赢了不行么——虽然格伦想这么说，但恐怕他们也不会接受。

“……那你们谁要先上？该不会是要三个打我一个吧？”

格伦强行刺激着毫无斗争心的自己，放话出来。

“总之由我先来吧”

第一个站到格伦面前的，是把手关节弄得咯吱响的<力量>法加斯。

格伦仔细打量了一下法加斯。

大块头，肌肉发达，强壮的躯体——一看就是擅长格斗的那种类型。

恐怕他是那种利用魔术强化身体，进行近距离格斗的吧。攻击咒文对他来说可能只是在拉开距离时用以牵制的手段。在最近的帝国军中，这已经是烂大街的套路了。

（……如果这家伙的话……我仿佛也能赢？）

格伦对自己的格斗还是有一定自信。只要先用固有魔术【愚者的世界】封印他的攻击咒文和魔斗术的话，或许——（但是，这帮人不可能不知道我有【愚者的世界】，他们肯定会有对策。而且这家伙之前展现的那个像瞬间移动一样的奇怪招式……）

格伦在法加斯面前不断思考着。

“怎么样，前辈？作战计划制定好了吗？好了的话就快来吧”

法加斯大摇大摆地对格伦招手。

这状况实在是太不利了。法加斯他们虽然肯定也只看过格伦的资料，但却也可以说是对他了如指掌。而格伦完全不懂法加斯他们的底

细。

如果这真是实战的话，格伦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战术性撤退。

但是，为了保护莉艾尔，他并不能这样做。

“切……那我上了”

格伦吸一口气，给随时付与在身体上的白魔【身体强化（Physical・Boost）】注入魔力，让其活性化。

只在喂入魔力的情况下身体能力才会得到强化的永久付与型魔术对不擅长省略咏唱的格伦来说是重要的生命线。

就这样——

“啊啊啊啊啊啊啊——！”

还确实以全力强化了身体能力的格伦蹬地，朝法加斯猛冲而去。

格伦裂帛般的狂吼象征了仿真战的开始。

两旁的风景如激流般朝后方退去——

（虽然我的底牌好像已经被他们摸透了，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格伦从怀中掏出了愚者的大阿卡，发动了【愚者的世界】。

他只能封杀周围一带的魔术启动。

哪怕是对方单节咏唱的攻击咒文打中，格伦都会玩完。

“……嚯？这就是传说中的？”

不出所料。法加斯似乎是料到了这种剧情。他并没有显得很惊讶。

（不好意思——）

格伦不管不顾地猛冲向法加斯，对他挥起右拳——作出一个假动作。

用一路跑过来的一边脚撩起地面上的灰，朝法加斯的脸狠狠甩去。

“——！？ ”

法加斯为了从飞过来的沙尘中保护自己的眼睛而下意识地别过脸

——

同时，格伦朝他别过脸的方向的相反方向跳去。

本来在迅速接近的格伦与法加斯的距离又被大大拉开了。

这时格伦在空中一翻身，一把抓住了藏在背后的手枪把柄——

（速战速决——！）

枪口旋回，固定——扳机被扣下——火药炸裂——这是甚至看不出出枪动作的速射。

格伦的枪口喷出火舌，铅弹径直地朝法加斯的脚飞去。

法加斯完全没有要用身体强化能力或是增强防御能力的咒文的迹象。

这下定胜负了！——格伦内心已有确信。

自己抓住了绝好的机会，这根本不是人类能躲过去的攻击。

（……怎么？明明口气那么大却这么不禁打……）

格伦感到有些不释然——的下一瞬间。

啪！

法加斯的手仿佛瞬间移动一般动起来，抓住了飞来的子弹。

“哈，居然玩这种无聊的小把戏，别让我太失望了，前辈”

法加斯把抓住的子弹扔到一边，吐了口唾沫。

“……什……！？”

看到这一幕，格伦僵在原地，头上冒出大量冷汗。

定胜负了。刚才那下一明明已经定胜负了。

因为在开枪的那一刻，法加斯还没有任何动作，飞翔的子弹的弹道毫无疑问是朝着法加斯的脚去的。也就是说，法加斯是在手枪开枪之后，看到了子弹并做出反应，最后抓住子弹的。

“刚才的……这，怎么可能——！？”

虽然枪弹这种武器只要展开一重什么防御咒文就能防住——但子弹的速度对人类来说还是单纯无比的威胁。

子弹的初始速度通常在每秒300米左右。格伦使用的枪的子弹射速甚至可以超过每秒400米。

另一方面，人类的神经反射速度大约在每秒50米到60米，不管是多么久经考验的超人，其反射速度也绝对不会超过100米。只有将白魔【身体强化（Physical・Boost）】的身体强化效果全部分配到反射速度上，才能勉强达到每秒300~400米的速度——也就是接近弹速。也就是说，想要‘看到’飞来的子弹其实是可能的。但是，光是这‘看到’就会耗费所有的术式的配额，根本无法做出能应对子弹的反应。

臂力，脚力，体力，反射速度，五感……如何分配有限的强化额度，以怎样的平衡进行强化——这就是身体强化系魔术的重点。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想，在‘看到’远超人类反射速度的子弹后再作出应对是根本来不及的。必须从枪口的朝向和扣下扳机的手来预测弹道才能躲过子弹。这一点，就连<战车>莉艾尔也不例外。

（但是，这家伙——看到了之后才进行躲避……！？）

“哈哈，怎么了？前辈，你的脸色不太好哦？”

法加斯对面色铁青地架着枪的格伦嘲笑道。

“就这么在意其中的原理吗？好啊。我告诉你。我穷极了身体强化系的魔术……其结果就是，我能以子弹级的速度‘看’，并以子弹级的速度‘动’”

也就是说，<力量>法加斯——

是个完全特化身体能力强化系魔术的魔导师。

“任何魔术师都绝对无法做到的‘全身体能力全极限强化’——这就是我的固有魔术【刚曲】——就像这样！”

法加斯的身影突然从作出警惕态势的格兰面前消失了。

同时，格伦迅猛地枪口指向左边。

几乎同一瞬间，左腹部遭受到一股剧烈的冲击。

出现在格伦左边的法加斯直接用身体撞了上来。

“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格伦就这样被撞飞，在地面上不停地翻滚着。

“嘿？你直觉还挺灵敏的”

法加斯一边看着格伦被撞飞，一边展开挡在自己侧腹部的右拳。一发子弹从右拳中滑落下来。

“没想到在那种情况下还能成功对我进行零距离射击……不过，结果正如你所见”

“——咳！？可恶……！？”

翻滚着的格伦顺势跳起来，架起手枪。然而——

法加斯已经化作残影消失了。

刹那间，格伦全身挨了无数次拳头。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法加斯以子弹般的速度在格伦周围闪现，一拳接一拳，一脚接一脚地攻击格伦。

因为他的速度实在太快，根本就看不见他的身影。

格伦就像个滑稽的提线人偶一样自顾自地在空中乱舞。

从三百六十度各个角落袭来的打击之弹幕让格伦连倒都倒不下。

“——哈哈！好弱……你好弱啊！？前辈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魔术战中才不需要无谓的小把戏！只要用超越对方反应极限的速度与力量把对方干掉就行了！没错吧！？虽然我现在还是放水状态！”

“噶啊！？”

“如果这是实战的话你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攻击咒文，魔斗术——能一招把你干掉的手段真是要多少有多少啊！”

随后，就像是来个收尾节目一样——

“死吧啊啊啊啊啊！”

法加斯使出全力把格伦打飞了。

“噶啊——！？”

格伦再次被打飞，在地面上反弹，翻滚着——

“嘎……嘶……嘶……！咳……咳……啊……！”

在短短十几秒的战斗中，格伦已经满身疮痍，连站都站不稳。

他一边吐着血，一边咬紧牙关打算站起来——

但是就在这时。

“——！？”

嗖！？传到耳边的划破空气的声音让格伦下意识地往侧面翻滚。

下一瞬间，格伦刚刚所在的地面上已经唰唰唰唰地出现了无数把匕首。

每把匕首的刀刃部分都膨胀着让人碰都不敢去碰一下的，令人作呕的‘诅咒’。

这并不是法加斯的攻击。

趁着侧滚的势头起身的格伦回头看向匕首射来的方向——

“啊哈哈，法加斯，已经够了吧？算是你赢了……这次轮到我了”

笑嘻嘻的红毛少年——<太阳>尼克尔正站在格伦面前。

“切……随便你吧。唉，真是失望透顶，没想到传说中的<愚者>也就这点水平”

法加斯转过背去。他这动作仿佛是在说‘真没办法，换给你玩玩吧’

于是，尼克尔露出愉快的笑容与格伦对峙。

“那么，前辈。面对刚才那种放水的攻击你该不会就要说‘不打了~我投降~’之类的不领情的话吧？不会的吧？”

“……！？”

格伦擦了擦从额头上流入眼睛的血，看向尼克尔。

“咳……反正就算我拒绝你们也不会答应的吧？赶快放马过来吧……”

“嗯！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

这个瞬间。

尼克尔病态地笑了——

“——我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

——顿时间。

感觉黑夜比之前更加浓重，沉重，黑暗了——

咚，堂而皇之地蔓延过来的死亡的气息让格伦的心脏狂跳。

自己的身体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

“怎么回事……？！身体的力量……在流失……！？好沉重……！？”

站都站不起来的格伦不禁跪下单膝。

感觉到有一股不祥的魔力在头顶上膨胀的格伦仰望天空。

至今为止都没察觉到。

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黑色太阳。它闪耀着黑色的光芒，仿佛要将黑夜给抹黑。

这种异常而阴森的景像出现在自己头顶。

“那……那个是什么……！？”

“讨厌，原来这才察觉到吗？真没办法，我就告诉你吧”

似乎享受完了格伦惊愕的表情的尼克尔笑嘻嘻地说。

“那是‘黑太阳’——我的固有魔术【逆位太阳】所产生的虚伪的太阳”

“……固有魔术……！？黑太阳……！？”

“这是我预先设置在这里的。你可不要说我卑鄙哦？我说过的吧，这是实战演练”

都说了，才没有这种胡搅蛮缠的实战——虽然想这么大声吐槽，但是格伦已经根本顾不上那么多。他直勾勾地盯着头顶上的黑色太阳。

“嗯？你很在意？那是一种结界魔术。只要在那个黑太阳下方，我的敌对者的魔力就会被那个黑太阳所吸收。身体能力和魔力以及魔术威力都会被限制……总之，就是个‘广域弱化魔术’吧？”

尼克尔得意地说出了什么不得了的话。

“而且，我的魔术并不是前辈的【愚者的世界】那种既不能选择目标，自己又不能免受影响的废物魔术。我还能明确选择敌人与同伴……很厉害吧？”

“…… 骗人的吧”

疯了。虽然能削弱敌人的魔术确实存在，但那基本是‘诅咒’。也就是说，基本上它们都需要直接‘接触’对手进行付与。从远处付与弱化诅咒的感染性魔术或是类感魔术倒不是没有，然而需要复杂的准备与道具。

也就是说，想要用魔术弱化对手的话，必须用弱化魔术直接接触对方——而且还是要一个一个单独付与……这是基本常识。

当然，那种东西完全不适合实战。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先强化自己，或是直接发射攻击咒文……这是魔术战的常识。

从未听说过那种不可回避的，能广范围地施加如此强力的弱化debuff的咒术。而且，它并不是无差别，而是能任意选择攻击对象的。真是太荒唐了。

“法加斯那种单纯的强大是不错。但对我来说那还是太热血了。我认为，比起让自己变得比别人更强，还不如让敌人变得都比我弱”

尼克尔愉快地说着，举起双手并交叉——

唰，顿时间，无数的匕首出现在他的手上。

每一把匕首都刻有催生人吐意的弱化诅咒。

哪怕是被命中一下，都会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吧。

“你的【愚者的世界】好像还在发挥作用，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对付你吧”

“……切……！”

“话说，【愚者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居然连自己的魔术都封印掉……是不是傻啊？算了，前辈，我就和你过过招吧♪”

尼克尔饶有兴致地，轻蔑地说完——开始了行动。

“哈——！”

他一边迅速地往侧面跑一边一把接一把地掷出诅咒的匕首。

“可……恶啊！”

格伦拖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丧失魔力的沉重的身体，扭转枪口。

开枪，开枪，开枪——精确无比地将飞来的匕首一个接一个地打掉。

“哦哦！？挺厉害的啊前辈！”

“傻逼！因为你不厉害啊！”

正如格伦所说。

尼克尔的身法，行动，投掷匕首的技巧虽然都属一流，但并不是超一流。

恐怕尼克尔的战法是基于这个弱化的固有魔术的吧。他的技巧虽然挺高，但是帝国军这样的人才遍地都是……说白了也就这种程度。

如果是面对‘单纯地很强’的对手的话，以巧取胜的格伦不会那么简单地被干掉。如果面对这种货色都输，那他早就死了。

“嘿！嘿！嘿！”

“切——”

诅咒的匕首一把接一把地飞来。

格伦扭着身子勉强避开匕首，用沉重的跳跃勉强避开匕首，扣下扳机，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匕首打飞——“啊啊啊啊啊！别看不起人啊啊啊啊啊啊！”

“哎哟喂”

就这样一口气与尼克尔缩短距离，用枪口抵住了尼克尔的肩膀——扣下扳机。

枪声如狂吼般炸裂。

但是，在零距离被释放的子弹——偏离了尼克尔的身体，朝着别的方向飞去。

“什——！？”

“真遗憾！是‘回避的卢恩符’！物理性的飞行道具对我无效哦？”

尼克尔露出天真而又显得狡诈的笑容——这一瞬间。

轰！格伦的身体变得更加沉重，更加虚弱。

“——！？”

忍受不住身体的重压的格伦又一次单膝跪地。

尼克尔往后一跳，与格伦拉开距离，露出自在的表情。

“你好像有什么误解啊。我的‘黑太阳’……的威力没有到最高峰哦？弱化的威力将会越来越强……刚才我只是放水了而已”

“什……么……！？”

“毕竟被前辈认为‘只有这点水准么？’也不太好，所以我再调强了一档……怎么样？这下动不了了吧？”

格伦绞尽自己剩余的力气，强行抬起自己沉重的头往头上看。

黑色太阳发出的黑色而凶恶的光芒越发强烈了。

身体完全使不上力，魔力在以劲烈的势头从身上流逝。

这样下去就算不遭到任何攻击，也会因为魔力枯竭而死。真是走投无路了。

“我先说清楚，接下来弱化的咒力还能变得更强，虽然会花上一段时间……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是无敌的。那么……”

尼克尔一脸愉悦地取出匕首。

“这样你总算是无法避开了吧？”

他带着残酷的笑容投出匕首。

格伦身体的沉重与流失的魔力已经和刚才不是一个级别的。

和灌铅了一样沉重的格伦已经无法躲开投过来的匕首——

“咕啊！？”

脚被匕首刺中的同时，嵌入匕首的诅咒发动。格伦的视觉被完全剥夺了。

“咕——！？”

下一击，刺在肩膀上，听觉也没了。

“——……！？”

刺在手上的匕首夺走了格伦的力量，格伦全身陷入麻痹状态。

“—————”

恐怕尼克尔是在得意地进行胜利的宣言，或是在对格伦进行什么侮辱吧……但连这些格伦都听不到。

他只能在没有了声音也没有了光的完全的黑暗中，饱尝屈辱，绝望，与挫败感。

但是，就在这时——

“——‘光芒，普照’”

忽然，格伦眼前被光芒照亮。

“——什！？”

光芒，神圣的光芒将现场所有的诅咒解除，消灭。

头顶上的太阳消失不见，四周像是正午一样被明亮而炫目的光芒所包围。

“这，这是什么……！？”

像是被祓除了污秽一样恢复了五感的格伦目瞪口呆。

随后，耳边听到了奇妙的朗诵。

“——‘于天界的我等的神啊。愿主以其名给予吾等慈悲，普照大地’——”

这个并不是咒文，而是圣经的一节——是圣句。

“‘主啊，主啊，愿您展现您的威光，将其引向永远的安息。愿您以无穷的威光，普照之，救赎之。使其安详地睡去——诚如所愿’

<节制>夏洛特像双手紧扣在一起，跪在地上仰望天空，像唱圣歌一样高声朗诵着祷词——耀眼的光芒落在她的头上，把周围的黑暗驱散，祓除。

这时，有什么人出现在了夏洛特背后。

那是——天使。

它身穿着闪耀着光辉的铠甲，手提燃着火焰的大镰，背上有三对，六枚翅膀。

“‘燃烧着火焰的大镰’——！？难道是<断罪的天使>阿托斯！？”

艾丽萨雷斯圣经中所记载的拥有真名的大天使们被分类成三个位阶。第一位：炽天使，第二位：主天使，第三位：权天使。

这个<断罪的天使>阿托斯是属于第二位阶‘主天使’的。拥有毁灭魔女，恶魔，堕天使等与神敌对的存在权能。

“不可能！？这也太难以置信了！？你居然……召唤了大天使！？而且还是第二位阶主天使！？”

想要将在意识之海中沉睡的伟大的概念存在召唤到这个世界，并赋予它们实体，必须要驱使极大规模的力量——当然，这样的魔术也不是没有。

但是，那毫无疑问是仪式魔术。

而且那还是必须要动用几十人，上百人毕生研究训练这种仪式魔术的魔术师，花上几天才能发动的大仪式。不可能光凭一个人就做到。

“住，住手！你以为维持大天使降临需要多少魔力！？赶快把它送回去，不然你会灰飞烟灭的！”

虽然格伦如此惊叫——

“……请不用担心”

<断罪的大天使>阿托斯……从正在献上祈祷的夏洛特背后……直接进入了她的内侧。

“……啊？”

“如果想用圣餐（魔力）让天使大人降临的话，结果当然会是那样。不过，供天使大人降临的躯体……不就在这里吗？”

在惊呆了的格伦面前，阿托斯渐渐融入了夏洛特的身体……侵蚀，与她同化……

最后——啪！夏洛特背后伸出了六只由光构成的翅膀。

她手持燃烧着烈焰的大镰。

夏洛特——变成了天使。

“……附身召唤……！？骗，骗人……！？”

存在倒是存在。这种召唤魔术确实也不是没有。

但是，这实在是太荒唐了。让大天使这样强大的概念存在降临到自己身上。

天使是在全世界的人类的祈祷与信仰中诞生的存在，所以这种行为可以说是背负了整个世界的沉重。渺小的个人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事——“‘呜呼，信仰淡薄之人啊，为何怀疑？’……嘿嘿，我从小开始就能听到阿托斯大人的声音了”

“……啊？”

“用魔术理论来解释的话，我就是【适配者】吧——这就是我的固有魔术，也算是我的魔术特性……但就算如此，我的信仰也不会动摇。嘿嘿嘿……”

夏洛特轻声地，又显得有些得意地说完——

她展开了背后长出的六只翅膀，无数闪光的羽毛朝四周飞散。光是这样的动作就已经有种甚至让人避讳的神圣之感。

“真是的，尼克尔和法加斯实在太过分了”

大镰一闪，火焰便沿着镰刀的轨迹在空中划过一条弧线。

“又是让自己变强，又是让敌人变弱的……你们应该更加倾听伟大的存在的声音，并委身于此”

“可……可恶……”

格伦在往后退，一点一点地往后退。

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节制>夏洛特似乎能进行<断罪的天使>阿托斯的附身召唤……也就是说天使随时寄宿在她身上。

但是，想要让这种力量显现似乎要花费很长时间献上祈祷。也就是一种自我暗示……这也是能进一步获取阿托斯力量的一种机关吧。

但是，现在她已经附身成功，所以一切都晚了。

“我要上了，格伦大人。这次是我的回合了。就让我来衡量衡量……您的力量——！”

夏洛特挥舞大镰。

超高温的勐烈火焰从刃口喷出，掀起龙卷，逼近格伦——

“切！”

因为头上的黑太阳已经消失，现在身体勉强能动。

他鞭笞着自己破烂不堪的身体，利用自己所有的魔力将身体能力强化到极限，往旁边一跳。

——轰鸣。火焰的旋风击中的地点冒起了直窜天空的火柱，火焰的波澜以它为中心扩散开来，根本没有地方逃窜。

“咕噢噢噢噢噢噢噢！？可恶！”

【愚者的世界】效果还没有结束，自己的魔术也被封印着。

对，【愚者的魔术】只适合初见杀，如果顺利的话一击必杀，但是如果对手已经知道自己的王牌的话，那它就很可能成为将自己逼入困境的双刃剑。

格伦身穿的特务分室礼服上时刻付与着强力的抗魔咒文，但着并不能防住天使的火焰，格伦的身体也渐渐被烧焦。

“嗷嗷嗷嗷嗷嗷！？操你妈！你也玩太过了吧！想烧死老子呀！”

“嘿嘿嘿……断罪……断罪……断罪……咦嘻嘻嘻……”

不行了，她两眼发直，看上去已经失去理智了。

“断罪！”

她用力扑扇翅膀，利用瞬时产生的巨大推进力朝格伦俯冲过来。

双翼掀起的冲击波将地形改变，她举起熊熊燃烧着的大镰——双眼闪着凶光，逼近格伦。

她的双翼将一片火海一分为二——仿佛是圣经中描述的某个圣者出走时的著名场景。

那已经不是肉眼能跟得上速度，那已经不是人身能闪避的攻击。

“你这，混蛋——！”

而在这关键时刻驱动着格伦的，是单纯的直觉与节奏。

至今为止经历的艰辛与厮杀的经验，让他反射性地这么做了——仅此而已。

“——断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夏洛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下大镰。

格伦稍稍往右撇开身子，勉强躲过了正中。

在擦过身体大镰划破，烧伤左半身的情况下——格伦拨开自己身体喷出的血雾，交错般右手举枪，抵在了夏洛特额头上。

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子弹命中了夏洛特的额头。

梆！但是，夏洛特的额头只是稍微被往后冲了一下而已。

当然，她毫发无伤。现在的夏洛特是被伟大的天使附身的状态。对已经得到了超级强化的她来说，区区子弹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

“——咕！？ ”

格伦为了使用这一招而乱了自己的节奏，再加上身受重伤——

“——断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他再也没有办法躲过夏洛特那像龙卷一样舞来的大镰的柄了——

“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身体的躯干被大镰的柄击中的格伦狼狈地被打向水平方向。

格伦飞向了预先准备好的战场的最远角——飞入森林——撞倒几棵树木后依旧没有停下。

“咳……咳！？”

等身体总算是被一颗巨大的树木档下后，格伦靠在已经被折断的那棵大树上咳出血块。

特务分室的礼服上还时刻付与着强力的强化生命力的咒文——如果没有这个的帮助，格伦恐怕老早就因为全身骨头粉碎，内脏破裂而死了。

夏洛特穷追不舍，逼近了满身疮痍的格伦——

“——断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她的双眼灌满了冰冷的杀意与憎恶。她心中恐怕只有杀格伦这一个念头了。从神话学的理论来看，〈断罪的天使〉其实和堕天使很接近。恐怕她也是被这个概念所影响了吧。

看到人格都已经变了的夏洛特……

“哎哟，那家伙完全进入状态了”

“唉，她一直都这样，真拿她没办法……”

“不过……如果前辈死了的话，我们就把这当作是训练时的事故来处理吧”

“……是啊。毕竟很麻烦……话说，那绝对会死的吧”

尼克尔和法加斯都在远处目光冷淡地看着这一切，并说出不负责任的话。

（——可恶，到此为止了吗……！？）

面对席卷着烈焰逼近过来的夏洛特，格伦作好了迎接死亡的心理准备。

已经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了。

（……莉，莉艾尔……对不起了……！）

夏洛特以迅勐的速度将树林分割开，朝格伦逼近，迫近——举起了大镰。

格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切成碎块——就在这时。

“不要——”

一道蓝色的暴风穿过格伦身旁，直线朝夏洛特飞去。

“——欺负格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它就这样撞上了夏洛特。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撞击的声音震撼大气，厉声的惨叫在四周回荡。

夏洛特沿着刚才飞来的轨道被撞飞了回去。

“什——！？”

一个人挡在惊愕的格伦面前——

“哈……哈……！哈……！”

是穿着微薄的病服的莉艾尔。

她喘着粗气，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擦干眼角的眼泪的手上握着平常那把大剑。她把它当作拐杖，支撑着自己颤抖着的身体。

“格伦……咳！不要……欺负……格伦……咳……咳咳……”

随后，她勐地吐血，当场倒下。

插在地上的大剑也分崩离析，化成了光之粒子被分解了。

毕竟她是在魔力大量缺失的身体条件下利用了接近禁咒的高速武器炼成咒。并且，她肯定还过度使用了强化身体能力的魔术，强行驱使着自己按理说已经动不了了的身体来到这里的吧。

这样做的代价，现在就体现出来了。

“咳……！咳……！啊，格，格伦……救命……好痛苦……！”

“莉，莉艾尔啊啊啊啊啊啊！？”

已经重伤得无法动弹的格伦的身体，动了起来。

他精神与毅力牵动全身的神经，跑向倒下的莉艾尔身边。

“你这笨蛋！你明明都这种状态了，为什么还要过来！？为什么要使用魔术！？你知道你的身体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吗！？”

“但是……咳……！格伦……咳咳……啊！被欺负……唔！”

格伦抱起痛苦地呻吟着的莉艾尔——万幸的是在前一刻【愚者的世界】的效果结束了，总算是能对她施以治疗的咒文。

但是，这也是杯水车薪。莉艾尔的状态完全不见好转，她痛苦地吐着血，呻吟着，渐渐地变得衰弱……

死——笼罩着莉艾尔全身的这种不祥的气息，让格伦不禁打起寒战。

就在这时——

“喂，前辈……仿真战还没结束呢？接下来就是第二回合了”

“该不会前辈这就要投降了吧？来，继续打吧？”

“……嘻嘻嘻嘻……断罪……断罪……断罪……断罪……断罪……”

法加斯，尼克尔，以及完全没有受伤的夏洛特缓缓朝格伦走来。

“你们……”

一股仿佛要将骨髓都燃尽的愤怒在体内熊熊燃烧着。

眼前的世界被染成鲜红，一切的声音都在远离。格伦极力不想去触碰的‘某种东西’已经喷薄而出。

一直在格伦心中回荡着的那个声音，那个只要格伦将要走上不归路就会把他拉回来，净化他心灵的银发少女的声音——现在已经听不到了。

“……………好吧。既然你们想杀个痛快”

格伦的声色变了。用低沉而昏暗的声音作答的格伦下意识地抓住了藏在口袋里的某个东西。

被油纸包着的那个东西——是格伦的古董左轮手枪的预备弹夹。

预备弹夹里装着某种特殊的子弹。

他按出枪侧面的礮轮，将弹夹框体从枪身上抠下来，把耗尽了子弹的弹夹从框体上拿下，装上预备弹夹，然后再把框体扣回枪身。

他以洗练而娴熟的动作完成装弹——

“……到此为止！”

一个凛厉的声音从森林深处传来，又一位少女到来了。

在月亮的照耀下，她的头发在月影斑驳的树林中闪闪发光——<月>伊莉雅·伊修。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

伊莉雅对法加斯他们怒吼道，肩膀气得一抖一抖的。

但是，法加斯他们并不买账，似乎完全不在意。

“伊莉雅……你又要来妨碍我们吗？”

“我们这才给刚刚热身呢。虽然前辈好像已经快燃尽了，但我们还没有发挥出真正水平的一半呢”

“嘿……嘿嘿……我还想多让格伦大人看看真正的我们呢……啊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面对丝毫不打算退让的三人。

伊莉雅静静地闭上眼，用比刚才稍显了冷淡的口吻说。

“我明白了。我不能让你们继续伤害好不容易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如果还要打，那就由我代替格伦前辈当你们的对手”

“ “ “——！？ ” ” ”

于是，法加斯，尼克尔，夏洛特都顿时僵住了。他们微微瞪大了眼睛。

沉默支配了现场——过了一会儿。

“切……算了，不打了不打了，真扫兴”

法加斯腻了似的转过背，解除了战斗态势。

“<月>伊莉雅……和你战斗一点都不好玩”

“同上，该说是浪费时间呢，还是无意义呢……”

尼克尔也耸了耸肩，放下了斗争心。夏洛特也解除了天使的附身状态。

“嗯……也罢。反正也姑且摸透了原<愚者>的实力……简直是废物。那么他的搭档<星> 有几斤几两我也大概心里有数了” “光是知道那个传说组合实际上是绣花枕头不就已经是一种收获了吗？”

“这次的任务……感觉会比想像中的要轻松啊”

他们随口说着这样的话离开了。

还留在现场的，只有遍体鳞伤的格伦，虚弱的莉艾尔，还有……背对着格伦他们，凛然地站着的伊莉雅。

“……伊莉雅，你……？”

“之后再说吧，前辈”

伊莉雅以洗练的动作回头俯视格伦。

她以真挚的视线盯着格伦。

“趁现在赶快治疗莉艾尔吧！不然就晚了！”

“……说的也是”

格伦抓住伊莉雅伸过来的手，站了起来。

就这样，背着伊莉雅的格伦和伊莉雅一起踏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野营地。

回到野营地的格伦把莉艾尔搬到了自己被分配到的帐篷的简易床上。

伊莉雅也迅速对莉艾尔进行了应急治疗，注射了灵质强化剂，输送了魔力……总之做了所有现在莉艾尔所必须的医疗处置。

终于，莉艾尔的情况稳定下来，静静地在床上进入了梦乡

“术式完成。这下就没问题了”

伊莉雅露出安心的神情俯视着莉艾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多谢了，伊莉雅”

“不不不，这是我的职责”

被格伦道谢的伊莉雅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没过多久。

“……真的非常抱歉，前辈”

她又一脸愧疚地低着头对格伦道歉。

“喂喂喂，你别老叫我前辈了。在特务分室里你的资历才算老的吧”

“但是，对我来说前辈就是前辈……不行吗？”

格伦有些尴尬地说完，伊莉雅便有些不满地鼓起脸颊。

（伊莉雅和伊芙是同期。就算岁数是我比她大，但她执行官的资历也要比我老……被这种人叫前辈我也只会觉得不自在啊）

完全体会不到格伦心境的伊莉雅兴致勃勃地对格伦搭话。

“至今为止因为各种情况，我都没好好和前辈说过话……再来正是说一遍吧！前辈好久不见了！真高兴看到你还活蹦乱跳的！”

伊莉雅精神抖擞对格伦敬了一个军礼。

“……你眼珠子莫不是被挖掉了。我这看上去哪里活蹦乱跳了？”

格伦一脸尴尬地把全身被包着应急处理的绷带的自己秀给伊莉雅看。

“咦咦咦！？拜托不要挖我眼珠子嘛！这样不就看不到前辈的帅脸了吗！？这对身为前辈的大粉丝的我是何等的酷刑啊！”

“唉……你还真是老样子……”

和记忆中的伊莉雅丝毫不差的她让格伦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伊莉雅对格伦投以尊敬的目光继续说。

“说来……前辈真是厉害啊”

“哪里厉害了”

“又谦虚了。没想到你面对那三人都还能赢”

这一刻，格伦露出了像是吞了苦水般苦涩的表情——

“……笨蛋，你莫不是真的瞎了”

“不，但是！前辈不是在那战斗力极其悬殊的战斗中……成功在零距离对那三人开枪了吗！”

“………是倒是没错，但这又能怎么样”

格伦顿了一会儿，然后闹别扭似的耸了耸肩。

于是，伊莉雅把脸贴到格伦面前大声喊道。

“这就是胜利！因为前辈不是还有【愚者的一刺】吗！”

固有魔术【愚者的一刺】。利用伊芙·凯兹尔的火药制作的只在零距离射击中发动的必杀魔弹。有时，贤者就算倾尽自己的智慧，也防不住愚者用匕首鲁莽的背刺。在这颗魔弹面前，任何魔术性的防御都会失去意义。能直接贯穿灵魂的魔弹是毫无疑问的一击必杀。

“如果，那个真是实战的话——”

“哼，有那么荒唐的实战么”

格伦对伊莉雅的赞赏嗤之以鼻。

“再说，那帮人根本就没认真打。如果那是实战的话……我恐怕真的会在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被干掉吧。而且……”

格伦回想起某个银发少女。

如果她不在身边看着我的话，我才不敢发射这么恐怖的东西呢……

格伦在心中如此自嘲。

“哼，总之，就算我使用了【愚者的一刺】……恐怕打一百次我也只有两三次能赢吧？那帮家伙就是这么可怕”

那各种超脱常识，超乎常规的秘术与禁咒——即便是现在回想起来都会不禁打寒战。

居然会有这种等级的怪物进入特务分室。

“喂，伊莉雅。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我原本只以为他们是单纯的替补，但帝国军中应该没有那么强的家伙。要是真有的话也轮不到我加入特务分室了——他们肯定早就加入了”

“他们的底细我也不是很清楚”

伊莉雅有些尴尬地回答。

“最近人手实在有点不够了，新室长塞拉斯·舒马赫就突然不知从哪提拔了这些人”

“……塞拉斯那家伙么”

看来是那个可疑的男人带来的可疑的小伙伴。

“他们到底是藏在帝国的哪个角落了？有那种身手的家伙恐怕早就以某种传说的形式传遍大江南北了吧？”

“……是啊，军方高层也摸不着头脑呢。但是那三人的实力是货真价实的。被慢性的战斗力不足所困扰的军方结果还是举双手欢迎他们加入啊……说他们是新时代的王牌”

“……嚯”

也不是不能理解。有那种程度的实力的话，毫无疑问能成为王牌。

“不过，这下难搞了。阿尔伯特接下来还要去和那三个怪物战斗么。这下……”

阿尔伯特被他们三个轻松干掉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虽然能拯救莉艾尔，但这样阿尔伯特的真实想法恐怕就会永远被葬送于黑暗之中。

（我并不认为阿尔伯特会干那种荒唐的事……但是，也有一种一切都晚了的预感……不，但是……可恶，我到底该怎么办……？）

格伦陷入沉默，思考又进入了死胡同。

“……果然前辈还是一点都没变呢”

“！”

格伦猛地抬起头，发现伊莉雅用和蔼的笑容看着自己。

“前辈还是那个前辈。所以前辈肯定是在想该怎么拯救阿尔伯特先生吧？”

“……………”

“你心也太软了。现在的阿尔伯特先生可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哦？即便是这样你还要为了他豁出性命吗？”

“我不认为那个阿尔伯特会毫无理由地做出这种事。这其中肯定有什么……有什么缘由”

“就算是听说阿尔伯特先生杀死了克里斯托弗和巴纳德先生吗……？”

“~~~！”

被戳到痛处的格伦露出了苦涩的表情……

“……就算是这样！”

然后，像下定了决心似的，斩钉截铁地说。

“首先，我先要确认事情的真相，然后再问他真实的想法。之后的事情之后再决定。说实话我现在都还不相信克里斯托弗他们真的死了。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蹊跷。他们伪装了死亡，偷偷地潜伏在什么地方……”

“……………”

“但是……如果阿尔伯特那家伙真的干了那种疯狂的事……真的成为了邪恶的魔术师……那么打倒他也是我的责任”

自然而然地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曾经与阿尔伯特共赴战场的经历还是一个接一个地从格伦的脑中闪过，像走马灯一样。

格伦目光望向远处。他明确地宣言。

“……那一定，是我不得不去做的事”

仔细想想……在军队时代，格伦是把什么事都甩给阿尔伯特的解决。

格伦是理想主义，而阿尔伯特是现实主义。

与像小孩子一样嚷嚷着要拯救十个人的格伦相反，阿尔伯特为了拯救九个人，能毫不犹豫地抛弃剩下的那一个。两人冲突的次数用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但是，尽可能地拯救被受苦的人——这个基本的理念是一致的。所以，就算有那么多冲突，吵了无数次，偶尔还大打出手……他们也从没有完全决裂过。

再说，在任务中，格伦不知多少次被阿尔伯特拯救。如果没有阿尔伯特的话，格伦恐怕早就在死了。

虽然支撑着格伦的精神面的主要是塞拉……但现在仔细想想，阿尔伯特肯定也是在以某种形式支撑着格伦的精神面吧。

只是他一直默不作声，什么都不说，默默地，不求回报地——非常笨拙。

令人讨厌，令人不爽——但还是不得不去依靠的大哥。

格伦在没有对阿尔伯特做出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就擅自因为私人的原因离队了。

即便是如此，阿尔伯特也还是在打了他一拳以后原谅了他，认同了现在的格伦，让他以教师的身份活下去。

如果，真有什么东西让阿尔伯特堕入了邪道。

那格伦就必须负责。因为如果自己在阿尔伯特身边的话，这样的事情恐怕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自己在阿尔伯特身边的话，可能就能在把他胖揍一顿之后让他清醒过来。

所以——

“这是我的义务，非我不可”

格伦怀着新的决意这样说。

直到刚才都是在被塞拉斯带来的荒唐的状况牵着鼻子走……在冷静地思考，整理完状况之后，现在的自己变得格外冷静。

没错，这也是我自己的战斗。

现在，新的斗志在格伦胸中燃烧起来。

“我全都要救。虽然听起来很天真，但这就是我”

“……前辈真的是一点都没变”

与她显得有些无奈的语气不同。她非常温柔。

“但是，我从很久以前就喜欢这样的前辈了……这是真的哦？”

“别扯谎了……谁会信你说的话啊……”

“唉，前辈太过分了。好好想想吧……愿意理解并支持前辈这种充满童趣的梦想的……也只有我和塞拉小姐两个了”

“……………”

格伦望着帐篷外的星空，望了半晌。

“……………是，吧”

……最后，他这么说了。

“真是怀念……把前辈夹在中间，我和塞拉小姐为了争夺前辈而吵架……巴纳德先生在一旁起哄……伊芙小姐和阿尔伯特先生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们……克里斯托弗和莉艾尔一脸懵……”

“……………”

过去的景象……自然地浮现在格伦的脑海中。

……突然，格伦紧紧握住拳

“不过，我现在总算是放心了。之前从现在已经过世了的巴纳德先生那里听说失去了塞拉小姐的前辈已经渐渐振作起来……我还不是很相信呢”

“……是么。真是让你担心了”

伊莉雅绕到格伦正面，直勾勾地看着格伦的脸。

“真是没办法了。说实话现在的状况非常糟糕……有什么我能帮到前辈的吗？”

“……伊莉雅？”

格伦眨巴眨巴着眼，看着伊莉雅的脸。

伊莉雅的表情显得非常真挚……虽然透着温柔，但也显得很认真。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事件非常不自然”

“你也是啊”

“对……说实话我并不相信阿尔伯特先生会去干暗杀女王陛下那种邪恶而暴虐的事……”

“… ……………”

“确实，阿尔伯特先生对克里斯托弗和巴纳德先生下手了……这是绝对不可饶恕的，他活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一定有什么原因让阿尔伯特先生被迫这么做了……这样想会比较说得通吧”

“……………”

“而且，还有这次极其不自然地对莉艾尔的征召令。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隐情……我也想知道那个真相。前辈，你能同意让我来帮你

吗？”

伊莉雅直勾勾地看着格伦的眼睛。

她没有说半句废话，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她以前就是这样。

所以——

“……嗯，我知道了。麻烦你咯”

“我才是！请多关照咯！”

格伦对伊莉雅伸出手。伊莉雅紧紧地回握住他的手。

“说实话，有你在，我安心多了……这次的我完全是四面楚歌，所以哪怕是多一个同伴站在我这边，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随后，格伦换了个话题。

“伊莉雅，在这次讨伐阿尔伯特的任务中……塞拉斯打算用莉艾尔干些什么呢？”

“嗯。毕竟这怎么想都太不自然了。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他有什么鬼主意……”

“那么你就好好观察一下莉艾尔周围的情况。你是负责护理她的人，如果塞拉斯对她做了什么，或是她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时……你一定要告诉我”

“这是当然的！莉艾尔就放心交给我吧！”

“是么，哈哈，真是可靠。拜托你咯”

就这样——

久违地聊了心里话的这对奇妙的前后辈组合的夜更深了。

同一时刻——在格伦他们的野营地以北五公里
在漫天星的照耀下，在高而险峻的悬崖顶端。

“啊啊啊啊啊！受不了！气死我了！”

观看了从被放置在地面上的水晶球的影像后，希丝缇娜似乎非常气愤，她气得直跺脚。

秘密跟踪着先出发的格伦他们的希丝缇娜一行人决定今晚在这附近野营。

而格伦现在依旧是伊芙的使魔。格伦的见闻都会传给伊芙。之所以使用这种麻烦的仿佛共享情报，是因为如果在军队内部使用通信魔导器的话，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监听。

但是他们又没有像一般的使魔契约一样，直接共享视觉和感觉，而是通过水晶球来投射。原因是因为伊芙觉得和格伦共享感官很恶心。投射到空中后希丝缇娜和露米娅也能看到，所以百利而无一害。

“那三个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嘛！？难以置信！那种人渣居然也能进特务分室吗！？光是想想我就火大！”

理所当然地，她们也看到了特务分室的三人对格伦的虐待。希丝缇娜现在依旧情绪激动……如果她在现场的话，肯定毫不犹豫就冲上去扇人家巴掌了吧。

“希丝缇，你还是冷静下来吧。虽然我也很生气，但是在这里生气也没办法啊。我们现在应该对老师和莉艾尔的平安无事感到欣慰，不是么？”

但是，安慰着希丝缇娜的露米娅的表情也显得复杂而严肃，恐怕也是怒火中烧吧。

在两人后方交叉着手一语不发地站着的伊芙冷淡地说。

“露米娅说得对。现在在这里发脾气也没用。只会消耗体力而已，你还是克制一下吧。克制感情是魔术师的基础吧？”

“……啊……是……对不起”

这时希丝缇娜才回过神来，低下了头。

“不，不过……<月>，伊莉雅小姐？……真庆幸老师身边还有这样的人呢。希丝缇”

露米娅像是在安慰有些消沉的希丝缇娜一样说道。

“对啊……伊莉雅小姐似乎很明事理……而且还提出要帮助老师……看来是能把她当成一个可靠的伙伴吧。但是……”

希丝缇娜呆呆地看着空中的影像。影像中的伊莉雅正在和格伦谈笑。从刚才开始，伊莉雅的身影就一直在格伦的视角中，都是些伊莉雅亲切地与格伦交谈的画面。

格伦视点下的伊莉雅显得非常开心，经常露出笑容。

（虽然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该想那些有的没的，但是……）

总觉得心里闷得慌。格伦与伊莉雅的距离感，总觉得已经超乎了单纯的同事，或是旧识……明明事态已经如此严重了，自己却还是一脑子的青春期的思考回路。这让她不得不有些自我厌恶。

并且，格伦好像还时不时地以他的视角偷窥伊莉雅的侧脸，让人不禁觉得格伦也有那个意思。这令她非常在意。

（不行……不行……我要正经一点……）

无法完全克制住感情的希丝缇娜开始陷入自我厌恶的怪圈……的时候。

“……格伦？”

伊芙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似的，定睛凝视投射出来的影像。

“伊芙小姐？怎么了么？”

露米娅来回看着影像和伊芙的脸。

影像中的格伦继续在和伊莉雅谈天说地。对希丝缇娜和露米娅来说，这样的场景让她们心里五味杂陈……但也只是这样而已。

不过，她们也总算察觉到了。

格伦传回来的影像中……时不时有一些细小而奇怪的声音。

哒，哒……哒……哒哒……哒……

“……嗯？这是什么声音？噪声？”

“安静”

伊芙让不解地歪着脑袋的希丝缇娜闭嘴后，继续凝视着画像——

就在同一时刻。

“……怎么样？〈愚者〉格伦”

塞拉斯察觉到深更半夜到访的三人的气息后回过头来。

“唉……完全不像话。那杂鱼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法加斯，尼克尔，夏洛特三人。

“喂，塞拉斯室长……他真的在短短三年间立下了那么多功劳吗？”

“真是难以置信，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在伪造记录”

“话说，亏他那种臭水平的人能活到现在啊？他干掉的家伙里有很多狠角色吧……”

“还干掉了那个雷克·冯因海姆，金·加尼斯……这也太难以置信了吧？”

“但是，这是事实”

塞拉斯坐在型军用的折叠桌前，目不转睛地看着桌上弹开的某张羊皮纸图。他默默地在这张写满了各种复杂的法阵与卢恩文字的羊皮纸上写写划划。

“他有着在紧要关头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某种力量。你们还是不要小看这种力量为好。偶然连续发生两次就是奇迹，连续发生三次就是必然……所谓英雄，有时并不是看力量的强弱，而是有一种命运的指引”

“唉……真是无聊。小女孩倒是可能喜欢这种话题吧”

“这回的任务绝对不允许失败……想必他至少能充当保险的作用吧？”

这一刻，法加斯以满怀不服的视线盯着塞拉斯。

“你……难不成是觉得我们会输给阿尔伯特……？”

“不不不，才没那回事”

塞拉斯保持着微笑回过头——

“现在的你们毫无疑问是帝国最强级别的魔导士，你们三人聚在一起，不可能打不倒孤身一人的阿尔伯特。只是——”

“——只是？”

“为了达成我们的夙愿，这次必须万无一失地消灭阿尔伯特。绝对不容许任何失败。所以我刚刚说了吧？保险”

“嗯，确实格伦前辈是与阿尔伯特先生搭档最多的人，熟悉他的弱点与战法，所以可能会派上什么用场。是这个意思吧？”

塞拉斯对尼克的话点点头。

“嗯，最近我们的大本营周围也有些可疑……我也不知道该于我们的后盾，伊格尼特卿抱多大的信任。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稳固自己的地位”

塞拉斯停下手中的工作，转着椅子转身面对三人。

“新<魔术师>的我，塞拉斯。<力量>法加斯。<太阳>尼克，<节制>夏洛特……还有<战车>”

塞拉斯露出极度冰冷的笑容。

“……准备得如何了？”

塞拉斯对帐篷的一角发问。

“……很顺利”

一个冷若冰霜的声音作出了回答。

那个身穿特务分室礼服的人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就像影子一样。

是没见过的人。

塞拉斯所率领的讨伐队中根本没有这号人。

但是，不管是<力量>还是<太阳>还是<节制>，他们在看到那个人的脸的瞬间，就露出了非常厌恶的表情。他们到底是有多讨厌那个人呢。

那个人毫不在意这些——

“现在正在井井有条地进行最终调整，只要按照原定计划凑齐所有条件的话……那个英雄，就能在现世复活”

“什么，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塞拉斯满足地笑了。

“伊芙室长的时代结束了。接下来成为特务分室核心的是我们，一直在黑暗中被榨取的我们总算有了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机会。与那个组织也有沟通的我们的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塞拉斯意志坚定的动员，让法加斯，尼克尔以及夏洛特的双眼中燃起火花。

“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明天就要到达马雷斯了。决战就要打响……一定要万无一失地在那里将可恨的<星>阿尔伯特·弗雷萨……抹消”

.....

开心地谈笑着，在沉睡着的莉艾尔面前下定决心的格伦和伊莉雅。

心里感觉有些不自在的希丝缇娜和露米娅——以及专注于格伦送来的影像情报的伊芙。

还有在黑暗之中蠢蠢欲动的塞拉斯等人。

——夜晚，包裹着各方势力的思绪，静静地更迭。

第三章 流星勐威

——古代都市遗迹马雷斯。

那是藏在阿尔扎诺帝国东部国境附近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沟里的巨大古代遗迹群，其都市规模甚至能与费吉托匹敌。

马雷斯所在的山地被称为‘龙之脊梁’，是峰峦叠嶂，海拔较高的地区，更是阿尔扎诺帝国与雷扎利亚王国之间的‘一堵墙’。

这一代因为气候和灵脉的关系没有什么植被，只有表面粗糙的岩石和岩山以及一些矮小的植物和苔藓。因为平均海拔很高，空气也相对稀薄。因为无数的溪谷，高耸的悬崖以及地形复杂的山脉，想要进出都很不容易。

古代人为什么要在这种偏僻的地方建造如此大规模的都市呢……为什么他们能建出来呢？关于这些问题魔导考古学上有各种假说，但此处不多赘述。

四周都被高墙般的山脉遮挡的马雷斯，是以中央一座非常大的梯形石制神殿以及建造在周围的，有无数小窗子的塔与民居等石头建筑物构成的。并没有所谓的大道，道路也像迷宫一样复杂。水路将迷宫一样的都市内部划分成了几个区块。或许是利用了地下水资源吧，唯有这些水路至今还流淌着恐怕还和当时一样的清澈的水。

一个男人紧紧地站在都市遗迹马雷斯中央的梯形神殿顶端。

“……………”

是阿尔伯特。

神殿是建造在起伏明显的山间最高的地方。阿尔伯特从它的顶端将马雷斯的街景眺望无遗。

阿尔伯特一动不动地站着，紧紧闭着眼睛进行冥想。

“……差不多了”

随后，他自言自语完后睁开眼。

时间已经是日暮黄昏。混杂着红与金的浓重色彩点燃了古老的都市马雷斯。

远望西边的天空，西沉的太阳正将山嶺染得通红，东方的天空已经被昏暗的夜所侵蚀。

无风。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

“……………”

任凭夕阳的火光照亮自己身体的阿尔伯特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

拉开一半手套就能看到手背上有一个催生人吐意的不祥的魔法阵。它是被用血一样鲜红的魔法颜料画上去的。

这个法阵是阿尔伯特为了某个目的所准备的。在阿尔伯特启动这个法阵的瞬间，某个仪式魔法将会在自己身上发动。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想用”

阿尔伯特用神情锐利的双眼看了这个法阵一会儿，然后套回手套。

他鹰一样锐利的双眼再次看向遥远的天空的彼岸——被夕阳所焚烧的西方。

“来吧”

他这句平淡的话，消逝在了仿佛时间静止了似的空间中。

——这一天的傍晚。

在空中行军的远征讨伐队总算来到了藏在‘龙之嶺背’的缝隙中的古代遗迹都市马雷斯。

一路上格伦都在绷紧神经，警戒塞莱斯对莉艾尔动什么手脚……然而并没有。

被伊莉雅看护的莉艾尔的情况虽然并不理想，但还算是安定。毕竟也有从魔法学院源源不断地供给过来的魔力。

一路上如此顺利，这甚至让格伦有些不适应。

“总之……总算到了马雷斯么”

进入马雷斯后，格伦发出疲劳的叹息。

因为需要警戒阿尔伯特的对空狙击，远征军在马雷斯前方的山脉的一角降落，以下山的形式从马雷斯南端进入马雷斯。

而在马雷斯南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倒下的城墙与建筑物背面的小广场，讨伐队支起帐篷，部好结界，创建起根据地。

格伦侧脸看了看他们，然后开始躲在掩体后观察遗迹都市的情况。

“唉……虽然听说过，但没想到这里那么荒凉”

这里似乎和通常的古代遗迹不同，并没有古代人的谜之魔导技术‘灵素涂层处理’。眼前所有的建筑物都在漫长的时间的流逝中长出青苔，风化，变得脆弱。

而且，都市内还遍地都是风化的白骨，这都是曾经的居民们的陌路。恐怕是因为这一代的土壤是石灰质的吧，他们并没有归于尘土，而是成了化石。

这里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古代人的遗体根本数不清，仿佛整个都市遗迹就是一块巨大的墓地。

（这地方也太渗人了……）

格伦振作起精神，利用望远的魔术黑魔【精确望远（Accurate・Scope）】望向远方。

格伦看向的是位于都市遗迹中央的巨大梯形神殿——被称为‘复活之神殿’的建筑。

神殿周围的景致被投影到格伦紧闭的左眼的眼皮内侧。似乎只有这个神殿被进行了灵素涂层处理，它没有风化，也没有长苔藓，恐怕和当时的状态没什么不同。

（根据塞拉斯的说法，阿尔伯特就龟缩在这个神殿……）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格伦用被魔术增强的视觉看了看神殿附近——
（……搞毛？）

真在。阿尔伯特就正大光明地站在神殿的屋顶上。

这时，格伦才真切感受到，他是来讨伐那个企图暗杀女王，被军方追击的阿尔伯特的。

但是，同时也觉得非常诡异。至今为止都是被时刻变化的情况牵着鼻子走，所以没时间好好思考……仔细想想还是很奇怪。

（暂且不说那是不是事实……但现在他可是引发了女王暗杀事件并且杀害了同伴，正在逃亡的重罪人。为什么他要特地逃到这种地方来？）

越想越觉得奇怪。

（如果想要逃避军方的追击，那么不断辗转于帝国各地会更好。那样甚至方便逃往国外。但是为什么他要特地来到这种‘死胡同’来，而且还龟缩在这里？仿佛就像是在等着我们来一样）

格伦偷看着塞拉斯对讨伐队成员们作出各种各样的指示。

（这事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疑的了……那家伙到底是有什麼阴谋？）

格伦无奈地看着躺在担架上的莉艾尔在伊莉雅的带领下被抬进一个帐篷里。

讨伐队员们在其周围进行高规格的警备。

虽然很想改善一下现状……但现在的格伦什么都做不到。

（不过，伊芙她们应该也已经潜伏在了马雷斯的某个地方……）

如果按照预定计划，与格伦他们分头行动的伊芙她们已经先行到达了马雷斯，并且藏身于某个角落。

（…… 那件事就拜托你咯 ……伊芙……）

格伦在心中对远离着他的某个讨厌的同僚祈祷。

“那么各位，准备已经就绪。请十五分钟后到一号帐篷集合”

塞拉斯将讨伐队员们集合到一个相对大的帐篷内。

恐怕是打算马上开始讨伐阿尔伯特的作战会议吧。

格伦也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了帐篷。他不得不去参加。

……作战会议马上就结束了。

作战内容非常简单。

阿尔伯特现在位于‘复活之神殿’。

以从魔导士团中抽选出来的精锐魔导士们为中心组成大队，一边巩固魔术防御阵地一边从正面对阿尔伯特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特务分

室的法加斯，尼克尔，夏洛特……顺带还有格伦组成小分队从侧面奇袭阿尔伯特。

伊莉雅和塞拉斯在大本营待机——专注于防守根据地。

本来格伦还想着如果他们打算使用什么可怕的魔术或魔药强行让莉艾尔去战斗的话就在这里拼个你死我活的……然而这种剧情并没有发生。

莉艾尔在伊莉雅的看护下留在大本营。那到底是为什么要带莉艾尔过来呢……这一点还是没想通。

“再说。这种单纯的作战计划不可能对阿尔伯特有效吧”

虽然格伦数次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但都被驳回了。

主要是因为法加斯，尼克尔以及夏洛特在一味阻挠妨碍他。

想太多，不可能，想法太复杂，太荒唐，胆小，太高估目标……身为王牌的三人的发言分量很重，格伦的意见完全没有得到认同。

总之，也不是不能理解。对方只有一个人，这边有十五人左右的精锐魔导士，还有三个特务分室成员外加一个咸鱼。战斗力明显过剩。围上去锤爆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再说，那三个特务分室的成员已经坚信着不管对方出什么招他们都不会说。

就连格伦也痛彻地知晓了那三个执行官的实力，也总算开始有了‘再怎么说不可能输吧，这样的作战计划恐怕也行吧？’这样的想法。

而且，对于塞拉斯来说讨伐阿尔伯特似乎并不是第一要务。只要占领了阿尔伯特所在的‘再生之神殿’就算可以了……他虽然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但从他的话中似乎能听出这层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越来越搞不懂了……）

越想越觉得这次的事件在朝自己担心的方向发展。

“那么各位，作战开始……祝各位好运”

就这样，被疑问与疑惑所包围的战斗打响了。

太阳完全落山。

魔导士们组成的大部队已经开始朝古代都市中央的神殿进军。

本队在夜色的掩护下，故意选择了宽敞而方便看到的大街缓缓进军。

当然，他们在一边进军的同时，一边张开小范围的防御结界，提防魔术狙击。

恐怕就连阿尔伯特的魔术狙击也无法贯穿这只防得严严实实的部队。

那么阿尔伯特的反应也就只有两种。

一种是所在神殿迎击。

另一种是找准时机主动出击。

法加斯，尼克尔，夏洛特以及格伦组成的小分队负责根据阿尔伯特的反应从一旁进行突袭。

现在四个人正在迅勐地在迷宫般复杂的小巷中穿行，以与大部队不同的路线向复活之神殿进军。

“切……你可别拖后腿哦？前辈”

在最前头跑着的法加斯嫌弃地说。

“嗯，对对对，前辈什么都不需要做，在后面看着就好”

“没错，其实不用跟来也没事的……但这毕竟是塞拉斯大人的指令”

尼克尔和夏洛特也时不时地用这种讽刺的话来附和。跑在一行人最后尾的格伦一脸好比吃了苍蝇一样的表情。

（虽然很不爽……但这帮人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阿尔伯特被大部队钓上钩，作出什么反应的话……这帮人肯定会趁机抄他老底吧）

话虽如此，就算察觉到有小分队的存在，对这边作出反应也不是上策。

因为就算阿尔伯特再怎么强，应该也打不过他们三个。而且这样马上会大部队包围，无处逃窜。

（不好……这样下去，在问清他真相之前他恐怕真要被干掉……）

要是阿尔伯特是藏在都市遗迹的某个角落，和他们打游击战的话那倒还有机会。只要悄悄和阿尔伯特汇合就行。

倒不如说，久经沙场的阿尔伯特一定会采用这种战术。

然而，根据讨伐队的侦察使魔的报告，阿尔伯特现在依旧在神殿的顶点，大摇大摆地等着他们。

他完全是一种打防卫战的打算，根本不打算躲藏。

（可恶，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笼罩全身。

战局在时刻变化，大部队渐渐接近神殿，格伦他们的小分队也在渐渐逼近神殿。这样下去，阿尔伯特就会遇到最糟糕的情况——大部队与小分队的夹击。

但是——格伦对此毫无办法。

（……可恶，不行。恐怕没办法在这次战斗中与阿尔伯特汇合了……你先逃吧，阿尔伯特……求你了！）

他一边在心中如此祈祷，一边跟着那讨厌的三人组后头冲向神殿

——

——

——大部队和小分队保持定期的魔术通信联络，正以默契的配合朝着神殿进军。

格伦的祈祷毫无作用。阿尔伯特一动也不动。

这样下去，讨伐队毫无疑问会以最理想的状态进入与阿尔伯特的战斗。

“哈哈……那个传说中的<星>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

“……丝毫没有战术的概念”

“真是令人失望。我还以为能让我多享受享受呢”

恐怕，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在场的三个特务分室执行官吧。

大部队的魔导士们肯定都开始觉得‘会赢得很轻松’了。因为阿尔伯特一直在做在这种状况下最不应该做的举动——‘死等’。

（不会吧，阿尔伯特……到底是怎么了？像你这么强的人，怎么会……？）

格伦不敢相信这一切。

格伦所熟悉的那个阿尔伯特恐怕早就已经出手了。

（怎么了？到底是怎么——）

完全猜不透阿尔伯特的想法——格伦不断在心中反刍……

……就在这时。

“……嗯？”

先头的法加斯突然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怎么……？与大部队的联络突然中断了”

情况——急转直下。

“嗯？好奇怪啊，明明三分钟前还联系得上的”

“不是说好了只要出现紧急情况就随时联络吗？在什么联络都不来的情况下就失去联络也很奇怪吧……”

这时，格伦凭一种几近确信的直觉说——

“恐怕大部队已经全灭了。虽然他这次出手莫名迟缓，但他终究还是出手了”

法加斯他们回头，用像是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神情凝重的格伦。

“啊？你在说什么呢？他怎么可能做到那种事啊？”

“大部队是能完全防御他唯一的长处——魔术狙击的，难道你忘了吗？”

“而且，他到底该如何在三分钟内把所有人消灭掉啊？虽然远远不及我们，但大部队好歹也是由宫廷魔导士团的精锐所组成。根本不可能在连求救都发不出的情况下被全灭吧。请好好想清楚了再说话”

“.....”

格伦也无法反驳。因为他也无法想像阿尔伯特到底是如何在这种极度劣势的情况下把大部队全部消灭的。

但是，阿尔伯特肯定是出手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肯定是通信魔导器故障了或是怎么的吧。开发部门真是够随便的”

“但是这也无所谓吧。说实话我们根本就没必要和大部队进行配合啊”

“嗯，这个任务本身就是只要我们三个就足以胜任了”

“.....”

格伦一语不发地看着发表极端乐观的言论的他们。

——偏偏就在这一刻。

忽然，耀眼的极光——伴随着轰鸣声在格伦他们头上炸裂开来。

“什——！？”

接连落下的无数雷闪将小巷子连同附近一带全部埋没了。

恐怖的破坏之狂舞将这一带毁灭殆尽。

虽然两眼被纯白所填满，但格伦他们还是在情急之下蹬踏地面跳向空中并散开，来到附近的建筑物屋顶上躲避这场灾厄。

“怎么——是黑魔【等离子领域（Plasma・Field）】！？”

“到底是谁——！？”

一行人一脸震惊地望着眼下的废墟——

“来了么”

头顶上传来某个人平淡的声音。

在一路向下的道路的另一侧——一个高而行将崩坏の尖塔顶端。

一个人影背对着月光站在他们面前。他的长发随风飘扬，他以鹰一样凶狠的目光睥睨着所有人。

这时，格伦心中的想法并不是‘居然’，而是‘果然’。

或者说是‘总算’。

“阿尔伯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格伦对着上方大喊。

阿尔伯特往他的方向瞥了一眼。

现在的位置关系是——阿尔伯特在尖塔上。三个执行官以他为中心，法加斯，尼克尔，夏洛特分别在正面，左侧，右侧的建筑物屋顶上。

“总算是抛头露面了……阿尔伯特前辈”

法加斯仰望着阿尔伯特，咯吱咯吱地弄着自己的手关节。

“哈哈，你反应也太迟了，前辈……大部队很快就要绕到你后方，你已经无处可逃了”

“嗯，不过就算没有大部队我们也不会让你逃跑就是了……嘿嘿嘿”

尼克尔，夏洛特也镇定自若地与阿尔伯特对峙，进入战斗状态。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对我方的胜利有所怀疑。

然而——

“……大部队不会来了。我干掉了。剩下的只有你们”

阿尔伯特冷淡的话给他们的胜利感与陶醉感泼了一盆冷水。

“做好觉悟吧。你们所有人都是终生残废。我一个都不放过”

“啊？你别唬人了！你干掉了大部队？你倒是说说看你是怎么干掉的”

阿尔伯特冷淡地瞥了一眼法加斯。

“你们难道没有事先调查过我的数据吗？当然是魔术狙击啊”

“……啊？”

“如此堂而皇之地进军……不就是个活靶子么？进军时应该多考虑一下路线……看来你们那边的指挥官相当无能”

阿尔伯特说的话很奇怪……

实在是太奇怪了……所以法加斯他们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

“……还是别逞强了吧。大部队是一边轮番展开小范围防御结界一边进军的哦？就算你再怎么擅长魔术狙击，也不可能贯通他们的防御结界吧？”

尼克尔有些烦躁地说。

轮番展开防御结界进军的方法，是假定对方有魔术狙击手时的基本战法。

因此，阿尔伯特的魔术狙击根本无效。这才是合常理的。

然而——

“……防御结界？要想按这个基本战法走的话，就必须在进军的同时轮流展开防御结界。因为防御结界并不是对象指定，而是坐标指定的魔术。所以，只需要瞄准结界交班的那一刻下手就行”

阿尔伯特的话终于让三人无话可说。

确实，是这个道理。

想要在移动的同时展开新的结界，就必须消除旧的结界。因为在极近距离展开同种防护结界的话，结界会互相干涉导致效果被抵消。

也就是说，要在消除至今为止守护着自己的结界的同时，对新的空间坐标展开结界。

这当然是有机可乘，但是——

“别开玩笑了！？你以为那样的机会会持续个几微秒！？那种事怎么可能——”

“因为我做到了，所以我在这里”

简短地阐述事实的阿尔伯特让法加斯怒发冲冠。

（……原来是这么回事么）

但是，唯有格伦表示理解。

趁着结界交替的机会，干掉打算构筑新结界的那个人。

然后再用狙击干掉可以与格伦他们联络的人。

总算发现自己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的大部队这时才进入战斗态势——然而已经太晚了。

他们为了给阿尔伯特制造压力而特地选择了空旷而可见度良好的道路，但是反而被利用了。之后肯定就是一边倒的虐杀了。对阿尔伯特来说，三分钟已经足够他干掉那一队人马了。

确实，按常理来想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做到。

但是，阿尔伯特肯定能做到——身为他曾经的搭档的格伦怀着这样的确信。

“啊哈哈，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你的魔术狙击身手确实是名副其实吧，〈星〉之阿尔伯特先生。说实话我是小看你了”

“但是……你的智商好像不是很高啊……”

不愧是特务分室的高手。尼克尔和夏洛特迅速冷静下来，打算伺机而动。

“如果你有超乎我们想像的狙击身手的话，那狙击到最后不就好了”

“现在已经是近距离魔术战的范畴。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呢？身为狙击手的你竟然跑来最前线”

“话说在前，我们可不会因为是三对一而放水哦？你这逆贼。看我把你像臭虫一样踩死”

法加斯缓缓地沿着屋檐朝阿尔伯特走去。

不管怎么看，阿尔伯特都已经处于危机之中。

被三个强大的魔导师包围，进退两难……

但是——

“我只是想把狙击这个绝技留来解决威胁最大的那个男人”

阿尔伯特毫不动摇地瞥了格伦一眼，然后再次看向三人。

“而你们，甚至不需要我用狙击”

这句话，没有有任何侮辱对手的意图，没有鄙视，当然也没有自负。

“……混蛋……！？牛皮都吹上天了……！”

阿尔伯特冷淡的态度让法加斯他们气不打一处来。

“这句话我可能不听过就算了……你不过就是个稍微擅长狙击的平凡魔术师”

“阿尔伯特大人，失礼，你和我们不同，既没有固有魔术，又没有眷属密咒或是什么超乎想像的秘术。也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魔术师，但终究是平庸的”

尼克尔和夏洛特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哼，你使用的魔术都是被系统化的，谁都能使用的军用魔术……像你这种古董得发霉的，像魔术师的教科书一样死板的家伙居然敢说这种大话！”

“教科书……教科书么……或许是吧”

与已经情绪激动的法加斯他们相反，阿尔伯特依旧非常冷静——

“不过，你们似乎连发霉的教科书都不能好好读啊”

他高傲无比的态度彻底点燃了法加斯他们。

“你别后悔！你这逆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太让人火大了！”

“真想把你这张臭脸按在地上——！”

三人一齐朝阿尔伯特冲了过来。他们以迅勐的速度从楼顶上跳过来，从三个不同方向接近阿尔伯特——然而阿尔伯特毫不动摇，毫不退缩，只是冰冷地睥睨着眼下的三人。

“好啊，放马过来吧新人——让我来教你们什么叫战斗”

就这样。

在既不想帮助他们，又不能帮助阿尔伯特的格伦的围观下——

法加斯他们与阿尔伯特的战斗正式打响——

——说实话。

格伦确实有真心认为过‘阿尔伯特肯定赢不了’。

阿尔伯特是强得恐怖，这格伦早就知道。

作为与阿尔伯特执行了无数任务的他的搭档，格伦最清楚阿尔伯特的力量。

但是即便是如此——<力量>法加斯，太阳<尼克尔>，节制<夏洛特>——他们三个实在是太超乎常规。

他们三个都拥有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禁咒的固有魔术。

正如夏洛特所说，阿尔伯特没有固有魔术或眷属密咒那种极其特殊的强力秘术——至少据格伦所知，没有。就算有也从没见过他用过。

阿尔伯特主要使用的魔术都是被广泛使用的军用魔术。

要用武器来打比方的话，阿尔伯特并不是以传说中的魔剑或是圣剑，而只是一把高品质的量产钢剑在战斗。那卓越的魔术狙击技能，终究也只是位于‘熟练’的延长线上。

因此——他没有胜算。

只要直接和他们打一场，就能切身体会到他们超常规的强大。

阿尔伯特绝对赢不了——他曾这么想过。

确实这么想过——

“不会吧……”

所以，格伦才会对眼前的局面感到惊愕不已。

阿尔伯特在遗迹都市的上空纵横驰骋。

利用连续启动的黑魔【疾风（Rapid・Stream）】——‘疾风脚’在行将崩坏的建筑物的屋顶，墙壁，迅速转移穿梭。

“可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法加斯则拼命地追赶着阿尔伯特。

法加斯的移动速度是子弹级别，比空气中的音速还要快。

身缠暴风进行三维高速移动的阿尔伯特确实很快，但终究是不及子弹的速度。

法加斯应该更快，应该快得多才对。

然而——他却完全追不上阿尔伯特。

理由就是——

“〈雷剑〉——〈起舞〉”

阿尔伯特一边利用‘疾风脚’在街道间穿梭，一边在空中释放同时启动七重黑魔【闪电枪钉（Lightning・Pierce）】的‘七星剑’。

向空中飞去的七星剑以各不相同的轨道，时而直射，时而急转弯——所有的雷闪都像流星一眼以自由的轨道纵横，将空间细分成无数小块。

在空中飞舞的雷闪——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从前后左右上下全方位攻击打算以弹速逼近阿尔伯特的法加斯，每次的攻击时机都掐得很准。

法加斯一打算加速，雷闪就会刺到眼前。

法加斯打算踏上的墙壁在下一秒就会被雷闪所破坏。

落地的那一瞬间又被雷闪攻击，身体平衡。

重振旗鼓打算追击阿尔伯特时，不出所料——无数的雷闪会从天上降下，为了躲避雷闪，又不得不往旁边跳开。

被雷闪挡住去路，被雷闪阻挠加速，被雷闪攻其不备，被雷闪正面压制——正当法加斯觉得总算是躲过了所有雷闪时——

“〈雷剑〉——〈起舞〉”

阿尔伯特又会在屋顶间跳跃穿梭，往上空射出‘七星剑’。

七闪雷剑重新在空中纵横驰骋。

结果，就算法加斯的速度和弹速一样快，他也还是无法追上阿尔伯特。

“为什么！？为什么追不上！？”

被速度比自己慢很多的对手玩弄在股掌之间的法加斯气恼地大喊着。

“我可是能以子弹级的速度移动的！每秒300米……最高速度还能突破400米啊！”

虽然想沿着建筑物的墙壁冲上屋顶——

但在打算动身的那一瞬间屋檐就会被三道闪光击中。

双手护住头顶的法加斯结果还是没能上到屋顶，只能被迫下落。

而这时他与阿尔伯特的距离又会被拉远。

“可恶！为什么！为什么我追不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因为你是个外行”

阿尔伯特来到附近的尖塔上，冷漠地俯视着在地面上狼狈不堪的法加斯。

“你说我……是，外行……！？”

“能以子弹级别的速度移动是很不错。这点我要表扬你。但看来你至今为止都是依靠着你这个压倒性的速度强行压倒对手的……身法，位置的选择，时机的把握，判断能力……这些完全不像话”

“什，什……”

阿尔伯特对无言以对的法加斯宣告道。

“再说，每秒400米又能怎么样？我的黑魔【闪电枪钉（Lightning・Pierce）】的初速度是每秒10万公里，全力发射的话，能到达光速”

“什——！？”

“就算施术者本身没有和子弹一样快的速度，特化了速度与射程的咒文也还是能以远超施术者本身速度的速度被发射出去。不过是达到了子弹的速度而已就沾沾自喜，不觉得很滑稽吗？”

“滑稽……！？你居然说我滑稽！？”

“明明吼得挺凶，却完全无法靠近我，只能在我眼皮底下狼狈地跳舞。除了‘滑稽’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词能形容这样的情况吗？”

阿尔伯特俯视着法加斯的目光依旧是如此冰冷。

“我先说清楚，〈战车〉的话，早就已经看好时机冲到我面前来了。
〈女皇〉虽然比你要慢，但‘迅速得多’”

“闭嘴，你，你这个……老古董……！”

“魔术战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小把戏。哪怕对方用超乎想像的速度与力量袭来，也要用思考与判断将其压倒……这就是魔术师。学到了吗？”

阿尔伯特的这句嘲讽似乎成为了诛心的一击。

“你这个老古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怒气冲天的法加斯朝阿尔伯特径直冲来。

他一边冲一遍咏唱了什么咒文，准备好防御魔术。

看来是不惜吃个两三下在空中飞舞的雷闪了。

然而——

“……你完了”

阿尔伯特毫无感情地说。

来到屋顶上的法加斯脚底突然出现了魔法法阵。

三道光环完全束缚住了法加斯的头，身体，和脚。

黑魔仪【束缚（Restriction）】——是束缚封印系的魔术陷阱。

这是早已料到会有这种发展的阿尔伯特预先设置好了的。

“啊啊啊啊啊！？为什么这话总地方会有——！？”

“〈雷枪〉”

在法加斯的行动与魔力被光环完全封杀的那一瞬间，阿尔伯特已经以飞快的速度举起左手，毫不犹豫地释放了单节咏唱的【闪电枪钉（Lightning・Pierce）】。

“噶——……！？不，可，能……”

从指尖射出的一道闪光丝毫不差地命中了动弹不得的法加斯的胸口——法加斯的身体被打向后方。

“真，真不赖啊！<星>之阿尔伯特！”

总算追上来的尼克尔出现在阿尔伯特身后。

“但是，你输了！”

忽然，世界变得比原来更黑暗。

“！”

阿尔伯特抬头看向天空，黑色的太阳在空中散发着阴森的光芒。

“怎么样！？尝一尝我的固有魔术【逆位太阳】吧！？这次是毫不放水，魔力全开！让我把你瞬间榨干吧！”

黑色太阳邪恶而不祥的波动仿佛要吞噬整个空间——

忽然，阿尔伯特身体往后倒去。

魔力在急速从那具身体上流逝，力量变得衰弱——

展开六只翅膀，举着大镰飞来的夏洛特瞄准了这个机会，迅速从天而降。

“断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阿尔伯特在情急之下掏出军用匕首，作出勉强防住如旋风一般袭来的大镰的动作——“<伟大之风>”

同时，咏唱黑魔【旋风（Gale・Blow）】，以匕首为中心掀起局部的暴风。

咚——！



匕首，暴风与大镰互相冲突之后，阿尔伯特自己被打飞了出去。

“原来如此，是用【旋风（Gale・Blow）】来抵消了冲击吗！？唯独这种小把戏到底是花样繁多啊！”

尼克尔露出了狗眼看人低的冰冷笑容。

“但是——使用了初等咒文【旋风（Gale・Blow）】就表示你的魔力已经所剩无几了吧！？——因为被我的黑色太阳吸收了！”

在尼克尔眼前被打飞得很远的阿尔伯特最后落到了建筑物与建筑物的缝隙间，看不到了——“切……”

不知为何尼克尔在这时不耐烦地咂了咂嘴。

“夏洛特！之后就拜托你了！”

“没问题！”

夏洛特展开翅膀，朝阿尔伯特落下的方向飞速前进。

“嗯……被夺走的魔力不会回来……被吸走那么多终究是没可能胜过我们的……啊哈哈，这次的任务真是轻松”

尼克尔悠哉地看着飞走的夏洛特的背影。

忽然，他面色变得惨白。

“……不可能，不会的……这不是真的……！”

背后所感觉到的那个气息——不会错。

尼克尔所在的建筑物屋顶的边缘的后方数米——

有什么人就在那里。

“没错，刚才被打飞出去的那个我——是我用黑魔【幻影（Illusion・Image）】制造出来的光学幻影”

阿尔伯特绕到了尼克尔的背后。

“那个【旋风（Gale・Blow）】为了伪装接触的感觉与声音而发射的。如果是滴水不漏的<隐士>的话，恐怕早就看破这种无聊的小把戏，反过来利用它了吧”

“咕… …！？”

但是，就算被绕后的那一刻露出了苍白的脸色……尼克尔还是强颜欢笑。

“哈哈……不愧是阿尔伯特先生……但是，你知道我的广域弱化结界的‘速度’有多快吗？”

“.....”

“‘黑太阳’已经在空中了… …只要我有这个意思，你瞬间就会枯竭……”

“别再变蹩脚的戏法了，三流。都露出马脚了”

阿尔伯特露出一副厌倦了似的表情说。

“广域弱化？只要你有那个意思？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用的魔术……说到底，你的魔术该如何区分敌我呢？很简单……那就是通过‘视觉’”

“！？”

“你只能对出现在自己视野中的人进行选择性的弱化。简而言之，只要来到你视野之外，弱化就不会发生……其事实证据就是，我现在正站在你那个所谓的黑太阳底下，但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阿尔伯特极度冷静而确切的判断与分析能力让尼克尔冷汗直流。

“就因为你造出这种半桶水的魔术才会出纰漏。要论弱化魔术的棘手程度的话，<愚者>比你强太多。再说，你到底花了多久的时间来展开这点水平的结界？若是<教皇>的话——”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尼克尔背对着阿尔伯特大喊道。

“半桶水！？那又怎么样！？我光是靠‘看’就能让对手瞬间枯竭！这个优势是丝毫不会被动摇的！难道不是吗！？”

“.....”

“那你就试试看吧！是你的攻击咒文快，还是我的‘视觉’快——！来啊！来试试看啊！”

听到尼克尔这句挑衅。

“——不用你说”

阿尔伯特启动了预先咏唱好的【闪电枪钉（Lightning・Pierce）】。

从他之间射出的雷光以强劲的势头朝尼克尔的背后径直射去。

“——哈！你的攻击手段太单一了！”

但是，尼克尔也是久经考验的魔导士。

尼克尔在‘没有视觉的情况下’预测了雷光的轨迹，扭着身子躲开了。

“哈哈哈哈！是我赢了！去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躲过攻击，尼克尔就顺势凝视了阿尔伯特——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色彩，变得一片漆黑。

“怎，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黑魔【黑幕（Dark・Curtain）】……对光线进行操作，使一定范围内的一切被黑暗笼罩的结界魔术。你都没发觉我事先设置了这个东西吗？”

黑暗对面的阿尔伯特平淡地说着。

“看，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怎，怎么会……我的法术居然因为这种——！”

虽然尼克尔一时间陷入慌乱，但他很快冷静下来逞强着说——

“但，但是……这样又能怎么样呢！？这样你不是也什么都看不到吗！？在看不到对方的情况下到底要怎么战斗——”

然而这时。

浓密的黑幕被一条耀眼的闪光所撕裂——尼克尔再也没说出话来。

——最后，【黑幕（Dark・Curtain）】的效力解除后。

现场只有倒下的尼克尔……以及闭着眼把手指向尼克尔的阿尔伯特。

“因为你只是看不见就无法战斗，所以才说你是三流”

阿尔伯特睁开眼。

同一时刻——

“断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总算是察觉到自己被骗了的夏洛特出现在阿尔伯特面前。她用力扑扇三对翅膀，在空中水平冲刺过来。

振翅造成的冲击波将沿途的建筑物一个个打倒——

她举起的大镰已经燃起了熊熊烈火，席卷奔腾——

——超高热的爆炎龙卷如神明降下天罚一般被挥下，势将阿尔伯特燃烧殆尽。

“……来吧”

阿尔伯特镇定自若地面对夏洛特的爆炎——

——这时，格伦突然回忆起来。

那是某次聚餐时说的玩笑……

“你问我有没有什么魔术师可能赢过<世界>小瑟莉卡……？”

在某个酒吧。当时还是特务分室执行官的格伦和碰巧在场的巴纳德讨论了这个话题。

“唉……这还真是挺难说的……毕竟小瑟莉卡是当之无愧的最强啊。拥有常人无法比拟的超大魔力容量，有数不清的超强力魔术与秘术，而且还因为活了很长时间，知识与战斗经验都无与伦比。这世界上恐怕没有能在正面对抗中赢过她的吧”

是啊，对啊，抱歉我问了个没意义的问题……格伦苦笑道。

“不过，下克上才是魔术战的看点。不管什么魔术师都是有可能被攻略的。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魔术，另一方面，只要登峰造极，用一根针都能杀人。这对小瑟莉卡来说也不例外”

那，什么样的魔术师才能打倒瑟莉卡呢？

巴纳德一边摸着自己的大胡子一边回答。

“小瑟莉卡嘛……虽然魔术的技术与知识很厉害，但终究是‘超力量型’。不论是遇到什么情况都打算用力量压倒地方，基本没必要想什么策略。而且就结果而言敌人也对她没有任何办法。简而言之就是极度的‘横冲直撞’。当然，我并不是说她不聪明，应该说是‘精于

战术，但疏于战略’吧？不过，她确实有足以这么做的力量，单纯比力量的话，古代龙都不是她的对手。事实上她之前也还抹杀了邪神”

你这样说我更想像不到有什么人能赢她了。

“对啊……单纯要和瑟莉卡比硬实力的话，没人能赢。所以只能从另外的方面入手了。首先，能迅速判断出对手的动向，魔术性质以及弱点的卓越的洞察力是必须的吧。然后还有精确无比的魔术精度，在紧要关头不动摇的钢铁一般的意志。能应对各种情况的，广泛的咒文及知识储备也是必要的。还有就是随机应变能力… …总之就是能无比高效率地朝着‘胜利’这个目标制定‘战略’的超精明的家伙吧”

什么意思嘛，到头来不就是像魔术师的教科书一样的家伙吗？

格伦耸了耸肩。巴纳德精明地笑了。

“嚯嚯，你说的很对，格伦仔……没错，有可能打倒瑟莉卡的魔术师，既不是传说中的秘术使，也不是拥有超强固有魔术的天才。恐怕正是这种像教科书一样魔术师”

这时，巴纳德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顽皮地说。

“对了，我们特务分室不就有一个人有可能能战胜小瑟莉卡的人在吗？他就是——……”

（那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喝酒时即兴开的玩笑，并没有当真… …）

格伦战栗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这家伙，说不定真的能……！？）

在被烧成灰烬的废墟中心。

在被火焰所包围，仿佛是炎热地狱一样的地带——阿尔伯特一动也不动。

他脚下——是手脚和胸口都被射穿，已经无力挣扎的夏洛特。

“——温吞。这火焰实在太温吞了”

“你不过是一味地将自己承受不来的力量不加修饰地释放出去而已。所以才温吞。〈魔术师〉那经过千锤百炼的火焰可不是你能比的”

——一边倒。

（……好强）

格伦只能得出如此简单的结论，他甚至忘了全身被冷汗所浸湿的感觉。

光看这场战斗，那三人仿佛就是一碰就碎的杂鱼。

但是毕竟自己与他们实际战斗过，所以能断言他们并非如此。

现在帝国军的魔导士中能战胜那三人的人几乎不存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三个确实是很强。

然而，阿尔伯特如此轻松地就把他们都干掉了。不费吹灰之力。

因此结论很单纯——阿尔伯特远比他们强大——仅此而已。

（确实阿尔伯特没有像我，伊芙，以及克里斯托弗那样的固有魔术，眷属密咒或是祖传的秘术……没有所谓的王牌，绝招，必杀技……但是——）

不是手牌强弱的问题，而是打牌的人的强弱的问题。远远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判断能力，分析能力，能应对各种情况的广泛的咒文及知识储备——这也是一种魔术师的顶点。

这就是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特务分室执行官番号17，〈星〉阿尔伯特。

（哈哈……原来我之前在和这么强的家伙组队啊……）

格伦强忍着恐惧，凝视阿尔伯特。

（……我能赢么……我能赢这家伙吗？）

他不禁紧张起来。

阿尔伯特缓缓朝格伦走来。

随后，在相距大约十米的地方与格伦对峙。

“……好久不见了，格伦。我是真没想到你会来”

“……！”

与不知该说什么好的格伦不同，阿尔伯特毫不犹豫地开口了。

“想必是军队下令把你强行拉来的吧？或者说是一——……哼，敌人确实也很阴险。那么，你要和我战斗吗？如果是的话，很遗憾……我不会手下留情”

明明他还什么都没做，他的气场就已经将格伦吞没。

不行，不能被他压着。

格伦强行振作起来，试图夺取话语的主导权。

“你个混蛋！你真的企图暗杀女王陛下并且还把老爹他们干掉了吗！？ ”

“是”

虽然还期待着他会不会陷入沉默或是言辞闪烁，但结果他还是二话不说就承认了。

“什——……！？ ”

难以置信。就算这是从他本人口中听来的。

阿尔伯特以一种谴责的视线冷冰冰地盯着格伦。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温吞。你就是为了问这个才大老远跑过来的吗？ ”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干这种事……！？ ”

格伦满怀痛苦地大喊。

“对这个国家来说，这些是必须要的。仅此而已”

“你别说这种和贾提斯一样的话！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

随后。

阿尔伯特沉默了半晌……最后说了一句话。

“……好吧，我就先说个关键词吧——‘苍天十字团’ ”

“啊？苍天十字团？ ”

苍天十字团，那是传说隶属于帝国政府魔导省的极密魔术研究机构。

据说这个帝国魔术界最黑暗的一面至今还在进行‘Re:L’等禁咒的研究。传说晚年陷入癫狂的艾丽西亚三世正是它的创始人，不过这个组织终究只是一种传说。不过当然，格伦在之前在莉莉塔尼亚遭遇诱拐事件时就已经知道这个组织是实际存在的了……

（为什么这种时候会出现这个名词？）

格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想说的话说完了吗？”

阿尔伯特转身背对着狼狈不堪的格伦并离去——

“如果你没打算打的话就赶快离开吧，我很忙的”

“……等，等一下！”

格伦举起手枪，把枪口对准了阿尔伯特。

“我还没说完呢！你听我说！莉艾尔！”

“……莉艾尔？”

阿尔伯特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地问出了声。

“情况是这样的——”

格伦把莉艾尔的情况告诉了他。告诉他她因为‘Re:L’的副作用患上以太体乖离症病倒了，告诉他自己不得不接受与新室长塞拉斯的交易，得到莉艾尔的灵域图。

“居然是……莉艾尔？你是说真的吗？”

听到格伦的话，阿尔伯特皱起眉头反过来质问格伦。

“我说谎有什么意义吗！？现在分秒必争啊！”

“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会站在塞拉斯那边。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实验体就是莉艾尔……那帮人打算将那个计划……”

阿尔伯特仿佛在思考着什么似的，自言自语起来。

“……拜托你了阿尔伯特，投降吧！”

格伦对阿尔伯特恳求道。

“这样下去莉艾尔会死的！我不管怎么样都要得到灵域图！所以——……”

但是，阿尔伯特——

“抱歉……既然是这样，我就更不能退让了”

展露出了比刚才更加强烈的拒绝之意志。

“你说什么……！？那你至少要把你那边的情况告诉我啊！你到底——”

“这也不行。因为，你现在不能证明你是格伦，所以我信不过你”

他没有回答格伦的疑问——

“再说，你为了救莉艾尔就不惜让我去死？哼……这脸皮也太厚了吧？”

“不，不对！我只是——！”

“没什么不对的，看清现实吧”

阿尔伯特犀利的苛责让格伦乖乖闭上嘴。

“想拯救眼前的一切……你这种信念虽然天真但很可贵。说实话它可贵得耀眼。然而——现实是无比残酷的”

“——！？”

“你至今为止应该也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取舍的。如果你想要救莉艾尔——那你必须做好觉悟”

“……阿尔……伯特……”

“我先说清楚，我不会妥协”

阿尔伯特还在对一脸失落的格伦穷追勦打。

“我也有我背负的东西。我也有相信着我的人，我也有将一切托付于我的人……唯有这些，我是无法背叛的。关于这个——你不也是一样吗？”

“… ……………！？”

格伦脑中忽然浮现出莉艾尔——以及围在莉艾尔身边的希丝缇娜，露米娅以及二班的学生们。

“在无法拯救一切时，我会选择牺牲少数，拯救多数。这就是我的做法”

“阿尔伯特……你……”

“就算我死后要下地狱……我也要为我的目的而战。与我作对的人我绝不留情——就算是你”

“……………”

“我已经做好觉悟了。而你呢？还拘泥于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像丧家犬一样狂吠吗？如果想守护你真正珍视的东西……你也得做好觉悟”

语气冷酷地说完，阿尔伯特转身离去了。

“……喂……你给我等一下……”

格伦表情扭曲地重新举起枪对准阿尔伯特。

“你想现在就打？……哼，劝你住手吧。现在的你比刚才那三人还打得得多”

阿尔伯特头也不回地指出这一点，然后再也没停下自己的脚步。

正如他所说，格伦扣在扳机上的手指仿佛石化了一样……根本无法扣下扳机。

“……………”

他只能看着阿尔伯特渐行渐远，最后，缓缓地放下了手枪……小声地自言自语。

“……可恶……！”

夜更深了。

天空中的月亮散发着阴森的白光。

漫长的夜才刚刚开始——

第四章 1000米的攻防

——与此同时。

在远离古代遗迹都市马雷斯的阿尔扎诺帝国魔术学院医务室——

“……呼”

温蒂把手放到设置在医务室地板上的远距离魔力供给法阵，专心致志地给莉艾尔供给魔力。

但是，忽然感觉到一阵眩晕的她停下了动作抬起头来。周围是和她一样围着法阵，通过手给法阵输送魔力的二年二班的学生们。

“……好”

看着他们，温蒂也摇了摇头让自己振作起来，打算重新开始供给魔力……

“不行，温蒂。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结果被身旁的特蕾莎阻止了。

“你不是白天也给她输送魔力了吗？就算你魔力容量高于常人，你也差不多要出现魔力缺乏症的症状了。虽说是为了莉艾尔，但如果你现在倒下的话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你先休息吧”

温蒂开口打算对劝阻她的挚友说些什么，但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是，啊……”

她叹了一口气，无力地坐到身旁的一张床上。

温蒂抬起沉沉的头，看到瑟莉卡和赛西莉亚还在连同了地板上的法阵的石板型演算器面前不停地讨论着。

闪光的卢恩文字列像洪水一样在石板表面上流动，那些似乎就代表着在远处的莉艾尔的各种生命体征。

看瑟莉卡她们苦涩的表情……恐怕莉艾尔的状态不容乐观吧。

“……莉艾尔……真的会回来吗……”

所以，平时一直都很坚强的温蒂也都忍不住说了这样的话。

“莉艾尔……已经……虽然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有实感……”

不过，特蕾莎温柔地鼓励了开始示弱的温蒂。

“相信老师他们吧”

“！”

“而且……如果在这里维持着莉艾尔生命的我们都不相信他们的话……莉艾尔肯定也无处可归吧”

“……”

温蒂心情沉重地保持沉默。

“……对啊”

最后，她像是要摆脱那个示弱的自己一样抬起头，用力点了点头。

“我们只需要尽我们全力就好了”

“对，就是这样”

不仅是温蒂和特蕾莎。

卡修，吉布尔，塞西尔，琳，卡伊和罗德……

剩下的学生们都怀着对格伦的坚信。

在维持着莉艾尔生命的同时不停地心中祈祷。

——

“……全，全军……覆没……？”

——在马雷斯南端的讨伐队大本营帐篷内。

听到格伦这个报告的塞拉斯似乎总算是隐藏不住他的慌乱了。

“嗯，并且不是什么‘一场苦战’或是‘有来有回’能形容的……是被单方面地碾压了。我们被阿尔伯特一个人打得落花流水”

格伦略显无奈地耸耸肩。

“虽然带回来的吉祥三宝和其他一般魔导士并没有性命危险，但也并不是用医疗咒文治个两三天就没事的小伤。更有甚者，那吉祥三宝的灵络——第三灵域被超高精度的攻击贯穿了……恐怕他们的魔术师生涯已经到此为止了吧”

面对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的精锐，仅凭一个人就能创下如此恐怖战果。

而且，必要的话阿尔伯特杀人毫不留情，但是他并不会进行任何无谓的杀生。也就是说，之所以没杀那三个人只是因为‘他们不值得杀’而已。

原搭档的恐怖让格伦也不得不探口气。

“……那，你想怎么办咯？”

“怎么会这样……<星>之阿尔伯特……他那卓越的功绩以及恐怖的数据我是听说过……但没想到有这么恐怖……”

塞拉斯一脸严肃地用手捂住脸。

“阿尔伯特那家伙依旧还龟缩在神殿哦……那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呢？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主动出击来干你，他更像是在‘守护神殿防止你的入侵’哦？是我的错觉吗？”

格伦也在对情况考量后渐渐看出事情了端倪了。

因此，他自认为刚刚那句话已经切入了本次事件的核心。

不过当然，塞拉斯并没有回答，并且在一瞬间就收起了表情上的波动，露出了和往常一样游刃有余的表情。

“哎呀，真是服了你了。不过我也总算是做了个正确的判断——把你带来真是太好了……<愚者>格伦老师”

“……………”

“现在能与阿尔伯特的战斗的只有你了。而你当然会去解决阿尔伯特，对吧？”

“……你傻啊？你觉得我能做到？就连那三个装了一张逼的都被阿尔伯特一串三了”

格伦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提议撤退。这次的讨伐任务失败。应该先回到帝都，重新集结部队……”

“不行”

然而，他否决了格伦极其正当的提议。

“不论如何都要在这次作战中干掉阿尔伯特。这个不容有失”

“……………”

“你只有去干……为了莉艾尔。我说的没错吧？”

格伦不情不愿地看向在帐篷一角的睡床上睡着的莉艾尔。

阿尔伯特提供的线索‘苍天十字团’与现在的情况似乎完全没有吻合点，让格伦莫名焦躁。

“真的好么？莉艾尔恐怕也撑不了太长时间吧？对吗，伊莉雅”

“啊，是……”

伊莉雅一脸愧疚地对表情显得有些慌乱的格伦说。

“恐怕是因为病情的加重吧，魔力流失的速度正在渐渐超过魔力供给的速度……”

“可恶！其他信息呢！？我听说以太体乖离症还会诱发其他的魔术性并发症！除此之外她的灵魂还有什么异常之处吗！？快告诉我，不管是多细微的变化都行！”

“不，目前还没有发现。但是，确实必须今早进行手术……！”

这时，伊莉雅用愤怒地看向塞拉斯。

“塞拉斯室长！已经够了！现在可不是说什么‘要留人质牵制前辈’的时候了！莉艾尔不是同伴吗！？求你了，把灵域图——”

“不行”

但是，塞拉斯依旧毫不犹豫地驳回了伊莉雅的请求。

“对了，以防万一我先说清楚。你可不要因为想得到灵域图就杀了我哦？只要你杀了我，你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灵域图……具体情况我先保密吧……你要试试看吗？”

“……………！”

格伦以几乎要捏碎自己的手的力道紧握双拳。

“不要用这么凶的眼神看我。只要你打倒了阿尔伯特，我就把灵域图交给你……这是契约。我们都信守约定吧，格伦老师。所谓‘信赖’就是这么一回事”

状况糟糕透顶。几乎是只能干等着最坏的结局到来。

不过——

（虽然还不明朗，但我大概看出点意思了……）

龟缩在神殿的阿尔伯特。被特地带来的莉艾尔。拿着莉艾尔灵域图的塞拉斯——以及这次远征中莫名执着于消灭阿尔伯特的他。

再加上，这次事件中最大的‘谜团’。

（如果那件事正如我所料的话……这一连串事件的突破口——就有了！）

这样一来。

一切都将由他与阿尔伯特的对决的结果决定。

格伦再看了一眼睡着的莉艾尔。

“格伦……大……家……”

现在的莉艾尔状态比较安定，好像在做个好梦。

格伦想起了围在莉艾尔身边的希丝缇娜和露米娅。

想起了由衷为俩儿着想的二班学生们。

——求你了……请一定要让她获得幸福……

想起了将愿望托付给格伦的某对可怜的兄妹。

如果想守护你真正珍视的东西……你也得做好觉悟。

原搭档的话在脑中闪回。

（不管怎么说……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什么都不做的话，后果就是失去一切。

所以，必须要作出选择，并舍弃一些东西。

这也是为了守护现在照耀着格伦的那个……温柔而光明的世界。

“嘿嘿……你总算‘那个意思’了？”

格伦无视了塞拉斯的话。

“伊莉雅……莉艾尔继续拜托你了”

“啊，好……包在我身上！莉艾尔我一定会保护好的！前辈……请，请一定要小心！”

之后，格伦就走出了帐篷……

阴风大作，格伦走在夜晚的遗迹都市里。

现在的格伦身穿魔导士礼服，全身装满了武器和魔道具——全副武装。

他提防着远距离魔术狙击，为了躲避弹道，慎重地走在狭窄而寂寥的小路上。

最后……

（……这就是起跑线吧）

再往前走一步，阿尔伯特就会攻击——格伦已经来到了类似边界的地方。

这时，格伦缓缓从怀中掏出剩半边的宝石——通信魔导器，启动了加密频道。毕竟现在魔导士们都被干掉了，根本也没人会去监听。

“……能听到么，伊芙”

他小声地发问。隔了几秒……

‘……嗯，能听到’

伊芙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我就直接问了……那件事结果如何？”

‘……………中奖了。一切都和你想的一样’

这时，格伦露出了有些悲伤，但又显得得意的苦笑。

‘真服了你了……那时你用牙齿打抖的声音发送军用暗号给我时，我还以为你是不是真的疯了’

“嘿嘿，这下总算找到能拯救莉艾尔的办法了。塞拉斯那家伙的目标根本不是阿尔伯特。讨伐阿尔伯特是为了巩固他在军中的地位——这也是蹩脚的谎言。现在真是庆幸带了白猫和露米娅来，不然早就完蛋了。多谢咯”

‘不过，真亏你能从这么少的事实证据中看透这一切啊……当然，你肯定是凭直觉的吧？……说实话，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一切，能做到这一点的魔术师真的存在吗？’

“我说了吧？理论上是可能的。所以，就算实践起来极其困难，可能性也绝不为零”

‘……太超越常识了。不管是那个施术者，还是你的魔术知识以及想像力’

通信器那边传来了透着复杂感情的声音……其中包含了对格伦的佩服，以及被格伦捷足先登的不甘。

‘你真是，平常那么迟钝……真到这种关键时刻又那么机灵’

“没什么，我本来也是完全没察觉到，被骗得结结实实的。不过——”

格伦眯起眼，握紧拳头。

“那家伙，干了一件绝对不能干的事，所以我绝对不能容忍”

‘……………’

伊芙陷入沉默，随后她像是在责备格伦一样说——

‘……你别太激动了。冷静一下吧’

“我知道。不过很遗憾，找那家伙算账的并不会是我——但你可千万别大意哦？就算看透了这一点，对方肯定也还是个强敌”

‘……哼，你以为你在和谁打电话哦’

“总算找到突破口了。接下来就看我到底能不能赢阿尔伯特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真的明白吗？’

伊芙有些不耐烦地教训格伦。

‘如果你输给阿尔伯特的话，我——’

伊芙欲言又止。

“我知道，如果我不干翻阿尔伯特，塞拉斯不会行动，而你们自然也不能行动。到头来不管是莉艾尔还是阿尔伯特我都救不了。阿尔伯特那死脑筋肯定是不听我劝的，也就是说……我的战斗将会决定一切的成败……唉，不行也要上了……哪怕是拼个同归于尽。这点你就不用担心了”

格伦毅然决然地说。

但是——

‘……笨蛋，我才不是这个意思呢’

“啊？那你是什么意思？”

‘…………’

格伦的疑问招来了一阵透着一种不愉快的沉默。

“……啊？嗯？难道……你是在担心我——”

正当格伦打算这么问的时候——

啪！通话被突然挂掉了。

“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算了”



把魔导器收到口袋里后，格伦在原地做了一下广播体操，热热身。

等到身体变得暖和起来后——

“好吧……差不多该开始行动了”

格伦直勾勾地看着夜幕的彼岸——位于天空的那一头的神殿。

这里距离阿尔伯特守护的神殿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000米。

但是，在这段距离中，就算各路藏在各种掩体后，阿尔伯特肯定也会想尽办法狙击格伦。

到底该如何将这段距离缩短为0——这就是这场战斗的关键。

“军队时代……我对你的仿真战战绩到底是几战几败来着……我好像还一次都没赢过你啊……”

一边回想起以前，一边缓缓深呼吸。

“所以，也是时候让我赢一把了吧！阿尔伯特！”

精神抖擞地大喊出来——

格伦如疾风般在夜幕中奔跑起来。

另一方面——在神殿的顶端。

任凭劲烈的晚风吹打自己身体的阿尔伯特，用老鹰一般锐利的眼神睥睨着如陷入深海般黑暗的都市景象，等着格伦的到来。

当然，格伦用了能防止被索敌魔术发现的隐蔽魔术。

千米开外的阿尔伯特不可能知道格伦的动向。

但是，他能明白。阿尔伯特能明白。

或许是因为他们常年一起出生入死吧——现在的他的灵魂能感觉到格伦已经开始为打倒他而行动，能感觉到战斗的大幕已经拉开。

“……来吧，格伦”

目视着黑暗的阿尔伯特自言自语道。

此时此地，决战打响了——

——相距1000米时。

“啊……！哈……啊……！”

奔跑，奔跑，在夜晚的古代都市里奔跑。

现在的目标是一个看上去随时都有可能崩塌的古代建筑物群。

蹬地，翻越破败的墙壁，不断穿过有重重掩护的小巷子。

在如激流般向后退去的风景中，格伦思考着。

他想像着已经铭记于心的遗迹地图一边思考。

（阿尔伯特所在的神殿位于这个巨大的都市遗迹群正中心，此处距离神殿的直线距离约为1000米……）

照常理来讲，格伦在此时此刻就已经输了。

阿尔伯特是魔术狙击的好手。

不管格伦如何努力缩短距离，阿尔伯特都能一边确保狙击地点一边狙击格伦。只要持续和格伦打游击战就好。

（但是——那家伙‘不能离开神殿半步’！因为那家伙现在并不是在逃亡……他是在从塞拉斯手中‘守护那座神殿’！）

从塞拉斯的言行，以及刚才阿尔伯特的在战斗中的表现就能判断出这一点。

如果能如此轻易地将魔导士小队和那三个王牌执行官干掉的话，他肯定早就出手了。那么为什么他刚刚迟迟不可能出手，直到他们来到神殿附近才行动呢？

那是因为——他需要确保自己的战斗区域能囊括神殿。

当然，也怀疑过这是不是阿尔伯特的疑兵之计，所以保险起见和希丝缇娜进行联络，获取了某个关于遗迹都市马雷斯的情报。

结果正如所料，至少八九不离十了——阿尔伯特正在守护着神殿。

既然阿尔伯特就不会离开神殿，不能离开神殿。那么——

（那么——我就有胜算！）

不过，在有射击角度的情况下，阿尔伯特静物速射的必中距离超过4000米。在2000米内的范围内，即便对像以较快的速度进行不规则移动，他也能保持接近百分百的命中率。

再说，他可是能看准结界交接班的时机突破结界防御体系的挂逼。

面对这样的怪物，暴露自己的行踪是极其愚蠢的。

（那么就只能绕到复杂的小巷子里，在被掩体保护的情况下缩短距离了！）

潜行——虽然会绕很多弯路，但也没办法了。

（我的固有魔术【愚者的世界】的有效范围是半径五十米的圆！只有将那家伙锁定在这个范围内，我才有胜算！）

就算阿尔伯特再怎么强，他还是无法抵抗【愚者的世界】的效果，也毫无例外地被封印魔术。正因为他是教科书般的魔术师，【愚者的世界】才会对他有奇效。

（所以——我和我的战斗，就是缩短距离与拉开距离的比拼！）

刷！格伦拐进了正面的T字路口的左边。

他选择都是被建筑物与墙壁掩盖的路线。

（你可别怪我哦！？让我利用地形一口气缩短与你的距离吧！）

——

（——想必你是这么想的吧）

阿尔伯特望着眼下都市的景致，在心中如此自言自语。

（……原来如此，不愧是你，根本找不到目标。完全无从下手）
这时。

阿尔伯特露出了笑容。

（但是——我料到你会这么做了）

就在阿尔伯特这么想着的瞬间。

两点钟方向，距离此处约900米的地方。

一栋高楼后方突然发生爆炸，爆炎照亮了夜空。

（你可能会选取的路线上已经被埋了无数的魔术陷阱。虽然我不认为你会被魔术陷阱干掉——但我把握到你的位置了。你完了）

阿尔伯特低声念咒，启动了黑魔【精确望远（Accurate・Scope）】——将望远魔咒的设定从广角模式切换到远距离的点模式。

‘魔术之眼’高速对准了那个爆炸地点。

如果是距离1000米内的话，阿尔伯特甚至能让弹道曲折，越过障碍物射击。

只要他‘看到’格伦——格伦就完蛋了。

然而——

（……居然不在？）

——相距900米时。

（……哼！我料到你料到我会走这条路并且佈置陷阱了！）

格伦飞快地在与阿尔伯特视线所寻找的地方不同的小路奔跑。

他飞速奔跑着，手拿着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

随后，面对再次出现的T字路口，他迅速跑向右边。

在同一瞬间，往背后——往左边那条路扔出石头。

通过白魔【身体强化（Physical・Boost）】强化过的手臂将石头扔得老远，石头划着笔直的轨迹飞往远方——就在石头通过某个地点的瞬间——

闪着红光的法阵顿时从地面，墙壁等各处冒出来，引发剧烈的爆炸。这一代因为魔术陷阱的启动被炸得分崩离析。

格伦一边在远处听着爆炸声一边奔跑着，不断奔跑着——

（你以为我和你在一起搞了多久的地雷战啊！你设置魔术陷阱的风格，倾向，习惯——这些我都看透了！）

在小巷子里奔跑的格伦露出坏笑。

（不好意思……你这一路上的无数个魔术陷阱……我要好好利用起来咯！你就尽管瞎撞吧！）

在下一个路口往左拐——剩余800米。

（一口气缩短距离——！）

格伦将更多魔力注入【身体强化（Physical・Boost）】，打算趁机缩短距离——的那一刻。

忽然，一股如刀刃般寒冷的感触窜上脊背。

这是他身为帝国军人无数次出生入死，在不断的历练中培养出来的——对‘死亡’的嗅觉。

他以为自己早就丧失了这样的嗅觉，然而在千钧一发之际，这样的嗅觉又复活了。

他在直觉的驱使下迅猛地跳到旁边的小路上。

——下一瞬间。

格伦刚才所在的空间被从天而降的无数雷闪击中。雷光像暴雨一样倾注而下，猛地刺穿了地面。

“——什么！？”

格伦猛地起身，迅速地拉开距离。

刚才的攻击毫无疑问是阿尔伯特的狙击。

哪怕稍微是迟那么一会儿，格伦就要命丧黄泉了——

“不会吧，这不可能呀！他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

没等他惊愕完——

空中飞来的无数雷闪便追着他袭来。

——

（哼，你以为一直在后方支持你战斗的人都是谁？）

阿尔伯特对眼下都市遗迹的一个点不断发射【闪电枪钉（Lightning・Pierce）】。

（你的身法，想法，逃跑方法，身体能力，习惯……这些我都看透了）

阿尔伯特——是闭着眼的。

他什么都没看，只是一味朝着黑暗的彼岸释放雷枪。

（就算我看不到——我也知道你在那）

——攻击。

阿尔伯特之间迸溅出来的紫电毫不留情地，破竹般划破黑暗——

——在相距800米的位置。

“可恶！光靠脑补我躲避陷阱的行动就能这么精确地找到我吗！？那家伙有多变态啊！”

绕到别的小巷里的格伦不禁发起牢骚。

当然，阿尔伯特也不可能一直光靠预测就追击格伦，所以追击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但这下格伦重新认识到阿尔伯特有多可怕。

“但是，你可别以为这种和瞎猜没什么两样的方法能一直管用哦！？”

格伦压抑了自己的慌张，重新冷静下来。

现在自己并没有被他发现，也就是说并没有被他盯上。

只是他躲避陷阱的方法与习惯被阿尔伯特利用了而已。预测终归是预测，既然如此，只要进行无法预测的行动就行了。

只要知道这个事实，就能想出无数对策。

“我要干的事依旧没变！不断突破阿尔伯特的陷阱，缩短距离——仅此而已！”

刷！格伦躲在建筑物后面警戒周围的情况。

感觉前方有一两个魔术陷阱。

“好，下次我的躲避陷阱的方法——想必就连他也预测不到吧？”

格伦从怀中掏出魔术卷轴，然后把卷轴撕成无数小块。

然后迅速地把纸片叠成纸人。

用咒文付与它们生机……

“嘿嘿……现做的使魔……去吧！”

阿尔伯特再怎么厉害，恐怕也无法预测格伦现做的一次性人工使魔的动作。

用那个当诱饵骗过阿尔伯特。

正当格伦要将使魔丢向魔术陷阱所在的位置的那一刻——

“……？那是啥？”

格伦忽然醒神，看向头顶。

眼前是一栋行将倒塌但是高度还挺高的大楼的墙壁。

其墙壁的一部分变成了奇怪的东西。

“那是——镜子？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

——镜子。

这个词点燃了格伦的大脑。

“卧槽啊啊啊啊啊啊——！？”

在千钧一发之际察觉到自己的危机的格伦发出哀嚎，在自己刚刚走过的路上掉头猛冲—— 从天而降的无数雷闪通过镜子的反射，追着格伦的后背袭来。

“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无数的雷闪接连擦过格伦的脸颊和身体。

格伦只能不断通过翻滚，跳跃来勉强躲避雷闪，狼狈地逃窜——

“……你以为我的‘眼睛’只有一个吗？”

阿尔伯特停止了射击，死死盯着格伦应该在那个位置。

没错。

他用炼金术【形质变化法】与【根源素排列变换】将一部分墙壁化成了镜面，这样的镜面被设置在都市遗迹的各处。

黑魔【精确望远（Accurate・Scope）】是通过对对象放出的光进行操作并捕捉对象的。想要越过遮蔽物看物体，就必须要让光线曲折好几次。想要这样观测是非常消耗魔力与时间的。

然而，如果有镜面的话就不一样了。以镜面作为折光的中间点便能大大降低施术者的负担，看到很多之前所不能看到的死角。

不仅如此，只要用魔力对镜面进行涂层处理，【闪电枪钉（Lightning・Pierce）】就能同样被镜面所反射，大大拓宽了射击的角度与范围。

没有使用任何特殊的魔术。用谁都能学会的魔术构成广域的杀人结界——这就是阿尔伯特。

“——不过，应对得真快啊”

阿尔伯特自言自语道。

哗啦，哗啦……哗啦……

远处传来了微弱的，镜子碎裂的声音——

——

“可恶……！那个混蛋居然到处做这种糟糕的玩意儿！”

格伦躲在阴影后上弹。

“完蛋，被逼到镜面超多的地方来了……这下动都动不了……”

这时，格伦并没有选择平常使用的整装弹夹。凭他的练度，只需几秒钟他就能上好那种整装弹。

现在他选择的是相对花时间的手动子弹装填。因为他现在所需要的是长距离与高动能的射击——能及时调整火药量的手动装填法是此时最合适的。

“不过……”

他往左轮里的六个弹室中倒入比平常更多一点的火药。

然后哐地一声，将口中叼着的球状弹头吐进弹室里，将枪管下方的装载杆掰开，把子弹深深按进弹夹深处，装好推药。

装好弹的格伦小声咏唱咒文。

“<沉默吧・令一切寂静吧・汝乃无声之妖精>”

对手枪使用了黑魔【消音（Noise・Cut）】——遮蔽声音的魔术。

这下手枪的开枪声就会被消除。

“混蛋，别以为狙击是你的独门绝技啊……”

格伦躲在掩体后，悄悄伸出枪口。

“我也是经过了老爹的魔鬼特训的”

稍微露点脸确认一下周围建筑物的配置与地形，并牢记在心。

利用白魔【脑内演算（Brain・Abacus）】——并行思考演算魔术像台球一样计算子弹的轨迹与角度，慎重地调整枪口位置——扣下扳机。

嗖。

枪口膨出火花，子弹静静地飞了出去。

被发射的子弹一次，两次，三次地撞击地面与墙壁，以极其精确地弹道进行反弹——最后射中了100米开外的，完全在不同方向的镜子，把镜子打碎。

“怎么样？能看到么？天才狙击手大人？哪怕是凡夫俗子，只要努力练习也还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哦？……不要太小看凡人哦”

格伦一边谨慎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开始行动。

（好，这下阿尔伯特应该也很难把握我的具体位置了）

一边移动一边再按照刚才的做法装填子弹——

（首先要将那家伙的眼线都消灭！之后才有得打！）

— —

“哼……不愧是格伦。佩服”

俯视着一切的阿尔伯特感叹道。

自己遍布了遗迹都市各处的‘眼睛’在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

不过——他脸上却露出了平时板着脸的他很难见到的笑容。

“……我早就知道了，你会成为我这次的绝密任务——神殿守卫任务的最大障碍”

双方的距离现在还很远。

别说是看清对方的脸了，就连对方在哪里都看不到。

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自己需要打倒的人就在这个宽广的战场中。

双方使用的咒文都是随处可见的，教科书上能找到的普通咒文。

没有停止时间，没有扭曲空间，也并没有使用光是能看到就把人烧死的秘术或是什么弑神的超强咒文的对攻。更没有能歪曲命运与因果律的绝技。

但是，这就是魔术战。

这就是如假包换的魔术战。

（没错……我早就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那么在刚才的战斗中，在刚才与格伦对峙时——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他就应该把格伦干掉，或是把他废掉。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那时的格伦确实还有迷惘。

甚至还不知道应不应该与阿尔伯特敌对。

所以，还是放了他一马。因为阿尔伯特并不希望任何无谓的杀生。

然而——那个判断，真的是出自自己‘不想无谓杀生’的准则吗？

自己有绝对无法放弃的东西，所以不会妥协。

格伦也有绝对无法妥协的东西，所以不会放弃。

所以两人终有一战。这是一开始就该料到的。

但是，为什么自己那时没有把格伦和那三个特务分室的新人一起干掉呢——……

（……感伤。以及伪善。看来我也还天真得很啊——）

与格伦共赴战场的回忆在脑中闪过。

本应为了这个帝国的未来将自己的心灵与感情全部扼杀的自己——居然还残留有和人类一样的感情与感性。说实话，真的很惊讶。

但是，就算身为人类的自己会对过去有感伤——身为魔术师，身为帝国军人的自己也不应该拘泥于它，停滞不前——否则就什么都拯救

不了——否则就永远无法亲手让‘那个男人’得到他应有的下场。

即便他是曾经的战友，只要他妨碍了自己，就应该排除。

并且不管周围有怎样不同的声音，对于阿尔伯特来说格伦就是决不能掉以轻心的人。现在放跑了他，之后被干掉的可能就是自己了。

因此……只能怀着杀意去打。

（来吧，格伦。我会为了拯救多数而舍弃少数。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就来打倒我，就来贯彻你自己的意志！）

阿尔伯特凝视着眼下的黑暗——仿佛在看着在夜色中不断逼近过来的曾经的战友。

——

（——哼，反正那个蠢蛋现在肯定在想着什么要为了拯救多数而舍弃少数……要自己一个人背负所有的罪恶与痛苦之类的中二的事吧……）

将周围的镜子基本打破后，格伦贴着小巷子的墙壁快速移动，从一个死角来到下一个死角——不断奔跑着。

距离神殿还有700米。

距离还有很远。魔术陷阱的阻拦以及为躲避狙击而被迫绕的远路让短短的1000米距离显得漫无止境。

即便如此，还是要奔跑，奔跑，不断奔跑——

（但是，我大概已经猜到了。你所引发的暗杀女王事件……其意义是什么，是有什么目的……唉，上头的人做事怎么这么绕弯弯啊）

不过，知道你并没有堕落成邪恶的魔术师后，我倒是松了口气……

虽然这么想，但这话甚至没能在心中说出来。因为自己也很不坦率。

（真是不爽。那家伙……明明……明明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忽然，一道闪光划破黑暗。

闪光之雷枪像穿针一样穿过鳞次栉比的建筑物的缝隙与窗户间，以勐烈的势头袭来。

格伦顿时扭转身体跳起来——雷枪掠过格伦的脸颊

落地的那一刻，格伦便迅速躲到了更加窄的一条小巷子中。

勉强逃过致命一击的格伦的心脏因为极度的紧张发出了惨叫。

完全想不明白刚才那一下他是如何找出格伦的位置的。

‘如果是阿尔伯特的话，他肯定会利用这扇窗和那扇窗的位置关系’——仅是这样的经验与判断让他反射性地进行了回避，也逃过了一劫。

刚才判断哪怕是迟了半拍，格伦就死了。

好厉害，太厉害了。原来我的搭档有这么厉害吗。

但是——

（——明明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为什么你还能如此果断地舍弃‘少数’，甚至不惜伤害自己啊！？偶尔贪心一点不也很好吗，混蛋！？）

在军队时代，与阿尔伯特刚见面的时候——格伦还以为阿尔伯特只说一个冷漠的机器人。认为他是一个心中只有效率与数字的，冷血无情的人。

（但是，不对。你只是扼杀了那样的感情，真正的你还是很重情义的。同伴倒下了你会悲伤，会对没能被拯救的人献上哀悼……是正常的人，并不是那种毫无感觉感情的人。你只是一个能够一直忍受那种丧失感与痛觉的坚强的人而已！）

格伦看向了黑暗的对面——看向了恐怕也在看着他的阿尔伯特。

即便是在看不到对方的战场上，他们还是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这样的你……就算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就算是为了拯救多数人……你也肯定不会舍得舍弃莉艾尔吧！？）

虽然没有十全把握，但还是应该拯救所有人。

虽然有十全把握拯救多数人，但为此必须牺牲少数。

这两种想法到底哪种更正确——至今为止还没有个定论。

实际上在他们执行过的无数任务中——有照着格伦的想法成功过的例子，也有照着阿尔伯特的想法成功过的例子。

（……这都无所谓了。我又不是神，我也不知道哪边更加正确。只是——我比较贪心一点而已！）

格伦奔跑着，将更多，更多魔力注入脚底。

（你为了达成目的，肯定不惜牺牲你自己或是莉艾尔吧？但很不巧，我并不打算牺牲我自己，我还要保护莉艾尔。当然，还要保护你……明白了么？阿尔伯特，这场战斗——）

——就是我与你在原则上的较量——

格伦怀着这样的心意——在洁白的月光下不断奔跑着。

双方距离大约600米……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

“<愚者>格伦……没想到他有这么厉害”

郊外——讨伐队的大本营。

身穿特务分室礼服的魔导士如此感叹道。

“面对秒杀了十五个精锐魔导士以及三个特务分室的精英的阿尔伯特，居然还能打得不分上下……真是难以置信”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那个魔导士对塞拉斯发问。

“没问题，现在阿尔伯特根本无法提防我们……因为他必须全力对付格伦——这样说才更正确吧？”

“也就是说，能用你的魔术……这下总算是能行动了……”

“没错，既然对方没空注意这边，那这对我的秘术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天空中的月亮还如此洁白——”

面对总算松了口气的塞拉斯，魔导士一边仰望天空一边点点头。

月亮高高挂在天空中。闪耀着阴森的白光的银色月亮将周围照的濛濛亮——“那我们开始行动吧……为了我们真正的目的”

塞拉斯抱起了脚下的‘货物’。

那是莉艾尔。她睡得死死的，手脚也被捆得严严实实。

“……那么，那个伊莉雅怎么样了？”

魔导士随即抬抬下巴示意塞拉斯——

那边是本来安置莉艾尔的帐篷……现在睡床已经空无一人，伊莉雅像死了一样扑倒在睡床旁边。

“原来如此。哈哈，如果可以的话我倒真是想对她说一声‘辛苦了’呢”

确认完帐篷内的情况后，塞拉斯露出了残酷的微笑。

“……好，我们走吧……首先先缩短距离神殿的距离”

他和魔导士一起，悄悄走进了夜晚的遗迹都市中。

另一方面——

“……塞拉斯他们总算是带着莉艾尔开始行动了”

在都市北边，已成危楼的古塔中层。

偷偷在此创建根据地观察时机的伊芙低声说道。

她利用望远魔术，透过破烂不堪的拱形换气窗观察外面的情况。

“格伦和阿尔伯特的战斗情况呢？”

“……目前还是不相上下”

希丝缇娜和露米娅同样用望远魔术静静观察着他们的战斗，表情中显露出一丝不安。

“但是……感觉还是阿尔伯特先生更技高一筹啊……”

“因为阿尔伯特先生的狙击术与致密的魔术陷阱，老师现在完全缩短不了距离……这样下去会被消耗殆尽的！”

“这也是当然啊，因为对方是那个<星>之阿尔伯特啊”

伊芙也切换了自己望远魔术的方向，观察格伦的情况。

“虽然我在近距离魔术战中自信不会输给阿尔伯特……但距离这么远的话我就没办法了。话说真亏那家伙能用各种奇怪的办法一路撑过来……想必是因为他熟悉阿尔伯特的性格与战法才能做到这种事吧？”

伊芙叹了口气。

“……虽然是敌人，但我不得不赞同塞拉斯这个判断。恐怕世界上没人比格伦更能针对阿尔伯特了……当然反过来也一样”

“真，真的没问题吗… …？老师真的能赢吗……？”

希丝缇娜和露米娅非常担心。

她们现在的心情是很复杂。

她们不希望格伦死，这是当然的。毕竟格伦是她们的老师。她们欠格伦的恩情大到恐怕一辈子都还不完。

话虽如此——她们当然也不希望阿尔伯特去死。虽然与格伦想必，她们并不是很熟悉阿尔伯特……但阿尔伯特确实也对她们有恩，确实也是为了她们，为了同伴拼命战斗过的恩人。

她们不想看到这样的两人厮杀——

伊芙对她们嗤之以鼻。

“谁知道呢？反正那家伙说了他会办到，也把‘以他的胜利’为前提的行动计划托付给了我们……那我们能做的不就只有相信他了吗？虽然我很不爽……总之，我也只能对他说句‘你加油’咯？”

“……是，是啊……”

“而且，那家伙还完全没死心呢……真是不撞南墙不死心”

伊芙背对了一脸担忧的希丝缇娜她们，开始往楼下走。

“总之，虽然看上去他现在不占上风，但按照格伦的计划，我们现在也应该出动了”

“啊，是！”

心里还想着格伦的希丝缇娜和露米娅跟在伊芙身后开始行动。

“接下来，时机的把握是最关键的。过快或是过慢都不行……必须稳，准，狠……明白了吧？你们绝对要听从我的指示。懂？”

“明白！”

就这样。

背负着格伦托付的计划的伊芙，希丝缇娜以及露米娅也开始了行动

——这是一个冰冷而寂静的夜晚。

然而这这也是一个激烈而火热的夜晚。

冲击与闪光在寂静，寂静与寂静之间穿插。

相距甚远的气息，斗志，以及纵贯宽广的都市的足音——不会被任何人听到，无法被任何人察觉。

老鹰般锐利的双眸紧盯着黑暗的另一头，追踪着远方的影子。

而在黑暗中潜行的影子不断躲避，躲藏。

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已经开始了各自的行动。

没有怒号，没有喧嚣。

又的只是偶尔能听到的，仿佛都市的心跳般的轰鸣，以及脆弱的建筑物的崩塌声。

这就是所谓的，沉默的战场。

——战斗还在继续。

在这被深海埋没了一般的古都的黑暗中。

曾经的战友们还在持续着静悄悄的战斗。

夜空中的月亮已经通过最高点，渐渐倾斜——

即便如此，寂静的，火热的，不容有失的战斗还在持续——

——目前。

双方相距400米。

“……可恶……嘶……嘶……那家伙，总算是急起来了么！？ ”

藏在极可能崩塌的半球形建筑物后头的格伦现在进退两难。

“……不会吧……居然把那个都带来了么……！？ ”

稍微露个脸，看看外面的情况。

自己已经缩短了不少距离。

已经来到了能目视自己的目的地的距离了。

然而——

神殿顶点附近时不时会闪出一阵光——

闪光的点逐渐膨胀，变大——

光点爆溅开来，衍生出闪着蓝色光芒的极粗镭射，将笼罩古都的暗夜一分为二。

飞来的镭射将距格伦东边50米左右的古老建筑物粉碎。

恐怕他是准确无比地打中了建筑物的‘要害’吧，建筑物像是沉进地里面了一样完全崩塌下来。

那威力超强的激光炮——

（不会错了——魔杖<苍之雷闪>！可恶，居然还拿了这个宝具出来！）

那根类似长枪的魔杖是反器材的魔导狙击器，并不是对人用的。

其功能非常单纯，就是将通过这个魔杖释放的魔术狙击的威力强化到极限。

因此，只要找对建筑物的承重点，凭一击击垮整栋楼也不是不可能。

（一个犯了重罪并且还在逃亡的逃犯居然拿出了需要繁琐的申请手续才能使用的东西……也就是说）

格伦越发确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喜欢精确无比的狙击，极度讨厌浪费子弹的阿尔伯特——仿佛是在漫无目的地乱打。

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在攻击和格伦躲藏的位置毫不相关的建筑物。

看这样子，阿尔伯特似乎还没捕捉到格伦的位置。

（因为找不到我开始四处乱打了？不可能吧……）

很不像他。

在这种情况下，误打误撞击中格伦所在位置的概率低得不能再低了。

而且魔杖<苍之雷闪>一个巨大的弱点就是非常消耗魔力。

并且，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是那种‘光芒渐渐积蓄，最后被发射出去’的发射模式，这表明阿尔伯特在消耗自己的魔力进行攻击。也就是说，他连可以称得上是魔杖专用子弹的魔晶石都消耗光了。这样下去，在误打误撞击中格伦之前，他的魔力会先枯竭掉。

确实，它的威力超乎想像……但是这样的情况反倒对格伦有利。

等得越久，阿尔伯特的魔力就消耗越大，战局就会更加有利。

（但是，那家伙会做这么肤浅的赌博吗……？）

在格伦思考的同时，与他的潜伏地点完全无关的别的建筑物还在一个接一个地被<苍之雷闪>所击倒—— ——

——这时。

格伦总算是注意到了。察觉到了。

察觉到了自己犯下的致命失误。

（可恶！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吗！？被算计了……！）

他急切地回想起脑中的地图。

能在完全躲过阿尔伯特视线的情况下接近神殿的，只有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西北，以及东南这六条路线。

在除此之外的路线中，或多或少都会遭遇毫无躲藏之处的空旷地带，也就是说，会成为阿尔伯特的狙击目标。

（但是——刚才那六条路现在已经完全因为建筑物的崩塌而被堵上了）

当然，自己还能通过强化身体能力的魔术强行翻越这些被堵上的路，然而这样肯定会暴露自己。

原本就只有六条路可走，而现在这些路都已经变成了死亡地带。

阿尔伯特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在阿尔伯特开始使用<苍之雷闪>‘乱打’时，他不该选择静观其变。

应该在道路被堵塞之前，冒着必死的觉悟闯进这六条路中的其中一条。

阿尔伯特，已经在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半径400米的范围内，划出了‘无壁区’。

（可恶，糟糕了……！这下真是一动都动不了了！）

距离神殿还有400米。而这400米在自己心中却是无比的遥远……

（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格伦绞尽脑汁，以仿佛要将自己脑子烧化的势头一条条排查遗迹都市的路线图，思考如何打破这个僵局。

地面被堵住了。那么就通过下水道偷偷接近神殿？

（这是一开始我就否决了的想法！阿尔伯特没理由不警惕那种地方！地下绝对是比地上更难逃窜的地雷原！地下是不行的……）

那么就疯狂给自己堆防御咒文，直接无脑冲？

（直线距离还有400米！再怎么说不可能一直扛着那家伙的攻击冲锋……！防御肯定会被打破的……！）

那该怎么办？那该——

思考，思考。名副其实地焦头烂额——

时间在一点点地流失——

刚才还有建筑物的残骸纷纷坠地的声音，现在周围已经鸦雀无声。

——

这时——

（有了……！有一条路……！）

格伦灵光一现，想到了一条路径。

但是，那条路线——

（……很莽！但是，只能硬上了……！）

为了莉艾尔，为了希丝缇娜和露米娅，为了学生们……

最多的，还是为了自己——

格伦此时此刻，作出了赴死的觉悟——

——中央神殿的顶点。

“啊……啊……”

任凭夜风吹拂着自己的长发与斗篷的阿尔伯特喘着气。

无数耗尽了能量的魔晶石散落在脚边。已经派不上用场了的魔杖堆在上面。

他一边冷静地平复自己呼吸，一边俯视着眼下的景物。

虽然将格伦的行进路线全部赌上了，但自己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用自己的魔力发射了太多发<苍之雷闪>。即便是阿尔伯特再强，这样还是吃不消的。

（六条路……我全都封锁了…不得不得不封锁……）

这也是阿尔伯特渐渐被逼急了的证据。

因为这一招消耗实在太剧烈，所以保留到了最后。

（已经不能再用<苍之雷闪>了……再用我就撑不下去了……格伦那家伙，居然逼出了我这一手……但是，这下要怎么办？）

阿尔伯特在心中对现在依旧不知在何方的搭档发问。

就在这时——

（！）

阿尔伯特的双眼微微睁大了。

他的视觉，总算捕捉到了格伦。他站在南方的宽敞的大路正中央——大摇大摆地望着这边。

鲁莽，自杀，破罐子破摔了。

一般人肯定会得出这种结论。然而……

（……哼。我料到你会来这套了）

现在龟缩在位于中央的神殿的阿尔伯特，以及站在其南方400米开外的地方的格伦。

横跨东西的水路挡在他们面前。

格伦距离那条水路的距离大约100米。

只要跨越那条水路，沿着水路往东前进50米左右——就能来到被黑暗笼罩的，能完全避开阿尔伯特视线的隧道。

而它延伸到神殿的路如蜘蛛丝一般复杂，完全不可能施展狙击。

只要能顺利通过这150米的距离……格伦就赢了。

（但是，你没发现我是特意留出这条路给你的吗？）

阿尔伯特眯起眼，缓缓地举起左手。

那是魔术狙击的架势。

这与至今为止的攻击完全不同。

是黑魔改【鹰眼枪钉（Hawkeye・Prerce）】。

因为极难控制，所以必须要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灌注在这一击上——不过，它的射程，射速都是阿尔伯特的极限——也就是光速。

预先咏唱好的咒文已经积攒了4发——把整个意识领域的空间都填满了。

没错。阿尔伯特之所以故意留出这条路——是因为他知道这150米对格伦来说是令格伦绝望的高墙。

这150米，对格伦来说就是死亡地带。

（来吧，格伦。你的心脏——我收下了）

（来，来试试看啊。看我把你的攻击悉数避开——！）

格伦露出坏笑，将身体能力提升到上限。

“噢噢噢噢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同时，大吼着如疾风般冲了出去。

（反正他肯定也早就看到我了！重要的当然是尽可能快的穿越这个死亡地带——！）

两旁的风景如激流般向后退去。

格伦已经渐渐接近前方的水路。

不出所料，炫目的雷闪袭来，仿佛要将自己剧烈晃动的视野切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也没工夫去一个个避开了。倒不如说，根本避不开。

想要避开阿尔伯特的全力一击——必须拿出比光速还快的速度。

对人类来说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格伦还是凭借直觉与节奏——通过在脑内无数次仿真‘阿尔伯特肯定会在这个时机从那个角度，通过这种弹道攻击’——避开了攻击。

雷光掠过了一边奔跑一边调整了姿势的格伦的胸部。

“——！？”

——格伦甚至感觉到在黑暗的对面的阿尔伯特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但是，没有下次了。

阿尔伯特的下一次攻击肯定是超乎格伦想像的一击。

通过想像来避开攻击的手段——只能用一次。

他的奇迹回避使阿尔伯特顿了一瞬。

格伦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他一口气缩短与水路的距离，并跳跃起来——飞速越过水路，朝东边迅速推进。

剩下——50米。

（是死是活就看这一波了！决胜负吧！）

格伦拿出了最后王牌。

“〈我・将挣脱・时间的束缚〉——！”

黑魔【加速（Time・Accelerate）】

这是暂时让自己脱离物理法则的束缚，使身体得到超加速的短时付咒……但是，在法术失效后，自己的行动将会被强制减缓——以弥补自己与世界的时间流速差。换句话说就是把双刃剑。

但是——

（我能看到——我能看到！）

格伦轻轻跳跃着避开朝着他的脚射来的第二发雷闪，歪着头避开瞄准他的头的第三发雷闪……

即便是在另一轴的时间线中，阿尔伯特的狙击速度还是快得荒唐——但至少还是能勉强躲过去的。

阿尔伯特也没办法应对格伦这种将时间都扭曲了的超加速。

不可能应对。

格伦使用的这个法术的持续时间大约两秒。

但是，只要争取到这两秒钟，想通过接下来的50米就是小菜一碟。

当然，之后必定会到来的两秒钟的超减速是很可怕——但是只要进入能躲避阿尔伯特视线的隧道里就无所谓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加速的时间与思考中，格伦一路狂奔着——

阿尔伯特的狙击是追不上自己的，不可能追上自己——

就连阿尔伯特的狙击都捕捉不到现在的格伦。

这也是当然的。在这短短的两秒钟内，格伦甚至能将光速抛在后头。

距离隧道的入口已经只有几米的距离。

（是我，赢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格伦在心中大喊——的那一刹那。

咚！

迅勐的雷闪——刺中了格伦的左胸部。

“……什……么……！？”

突然刺痛自己心脏的灼热的感触与冲击让他翻起了白眼。

这一击的威力将格伦的身体打飞，打上空中——

不可能……为什么？为什么会被打中……太不可思议了。

他的脸上写满了这样的表情。

格伦缓缓地……缓缓地……被打飞——

“不好意思，格伦。之前的射击全是牵制——我料到你会用这招了”

巧的是，正当位于远处的阿尔伯特面无表情的这么说的那一瞬间。

巨大的水花翻腾而起。

受了致命伤的格伦被打进了还流着清澈的水的水路中——

格伦与阿尔伯特——

〈愚者〉与〈星〉的全力较量，这就落下了帷幕。

第五章 起死回生

“……………结束了么”

站在高耸的梯形神殿顶端的阿尔伯特用黑魔【精确望远（Accurate・Scope）】确认到格伦沉入幽深的水中。他沉默了许久，最后自言自语道。

确实打中了。绝对没错。阿尔伯特放出的最后一击不差分毫地击中了格伦左胸——精确无比地贯穿了他的心脏。是致命伤。

而且，那并不是魔导士礼服的防御功能或是三属消散之类的咒文能扛得住的威力。

承受了那一击还能活下来的，已经不是人类了。

但是——对方是那个挺过无数地狱级难度的任务，活到现在的命大的格伦。

阿尔伯特警惕地用望远魔术警戒四周的情况。

“……………”

但是——五分钟过——十分钟过后。

格伦沉没的那一带没有任何动静。

也没见到格伦的身体浮上来。

总算才放弃了的阿尔伯特解除了【精确望远（Accurate・Scope）】，放下了为了追击格伦而继续悬在半空中的手指。

“……………”

他保持着锐利的目光，但又有些伤感地眯起眼。

（对不起）

阿尔伯特望着黑暗，在心里这么想。

（我不求你原谅我。你想怎么恨我都行。但即便是如此我还是会继续前进）

于是，阿尔伯特像是在祈祷他的冥福一样划出十字，献上祈祷——
（你的遗憾，我会一直背负到地狱去的。这是最起码的——……）
——就在这时。

“这你都能背负得动？别开玩笑，混蛋”

这句冰冷冷的吐槽让阿尔伯特顿时觉得双眼一抹黑。

“——！？”

他警惕地转过身。

反射性地举起左手，发射预先咏唱好的【闪电枪钉
（Lightning・Pierce）】。

然而，并没有任何反应。雷闪并没有从阿尔伯特的指尖被发射出去。

“说中了？那是当然的。哼，因为你的思考每次只有这一种模式啊！”

声音传来的方向——阿尔伯特所指的方向。

一个新的人影出现在梯形神殿的屋顶上的另一端。

那个人影——正是刚才阿尔伯特毫无疑问已经干掉了的格伦。

全身湿漉漉的他得意地用左手举着愚者的大阿卡。

有效范围半径50米——【愚者的世界】总算展现了威力。

“总算是来到有效范围内了。你这混蛋，让我费那么大工夫……”

格伦露出得意的笑容。

“不可能……为什么？”

阿尔伯特一脸严肃地发问。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从水路往东边移动，然后从没办法瞄准的东南方路线一口气跑过来的啊。没想到你这样的高手居然如此破绽——”

“不对。我的狙击绝对击中了你的心脏”

“啊，你说这个啊……”

格伦从怀中掏出了某个东西。

那是被打碎成两瓣的魔晶石。

“这是我将我利用我能用的所有防御魔术强化到极限的魔晶石。我把它放在了我胸口的口袋里。虽然是很古典的手法……要怨就怨你的狙击水准咯”

“……这更荒唐了”

阿尔伯特平淡地追问。

“如果将防御魔术集中到一点的话，确实能防住我的攻击……但是，这样你其他部位不就毫无防备了吗”

“……………”

“我的最后一击有着光是碰到都会吃不了兜着走的强大电流和电压。就算打到头部，打到脚，打到手都行……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选择保护心脏？是凭感觉的？”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当然是因为相信你的射击水准啊”

格伦大摇大摆地回答。阿尔伯特微微眯起眼。

“你动真格儿的时候一定会瞄准心脏，让对方一击毙命……因为这是最稳妥，最不会给对方造成过多痛苦的方式了”

“……………”

“所以我相信你……相信你会精确无比地瞄准我的心脏！”

格伦与阿尔伯特，一语不发地望着对方。

最后……

“哼……哼哼……”

阿尔伯特抽起肩膀，小声地笑起来。

“……真是不得了。所以我才不想和你打的”

“哈！你还有脸说。我才是不想和你这种强得变态的人打呢！感觉讨伐魔王或是邪神还要轻松点”

他们都对对方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战斗还没结束呢……倒不如说，现在才刚开始吧？”

……格伦摆出拳斗的架势。

“这一带已经在【愚者的世界】的支配下。也就是说，能决定我俩胜负的就是它了”

没错，双方都已经无法使用魔术。

那么——

“……原来如此，简单易懂，很好”

阿尔伯特也沉稳地摆出了某种流派的架势。

那种姿势和格伦所属的，以古典拳法为主体的帝国式军队格斗术完全不同。

是微微躬下身子，伸出左手掌仿佛在挑衅敌人的姿势。

这是流传自遥远的东方的神秘武术——骨（咏）法（春）。

“我先说清楚——我近战也很强的”

阿尔伯特极其少见地用显得有些愉快的口吻挑衅。

“哼……所以我才讨厌你啊”

格伦也露出自信而矜犷的笑容，一点点地挪步，计算距离。

无风的一瞬到来，沉默持续了数秒——

最后——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哼！”

双方将自己剩余的魔力全部注入强化身体能力的术式——

一边猛冲一边跳跃起来的格伦使出雷光般的右直拳。

往前迈出一大步准备接招的阿尔伯特使出烈风般的左掌打。

——化身为暴乱的两人正面冲突——

“……嘿嘿嘿……总算是，总算是成功了……！”

这时，塞拉斯心满意足地说。

“嗯，格伦总算是把他阿尔伯特从神殿上拉了出来。那个神殿对<星>来说是绝佳的狙击地点。只要有<星>在，我们就不能贸然接近，无法达成目的……但是，这下总算是能行动了”

魔导士用望远魔术观察着现场的情况。

格伦和阿尔伯特以古都的夜空为舞台，上演激烈无比的对决。

他们利用脆弱无比的建筑物为立足点，不断跳跃，穿梭——无数次用拳头，踢击攻击对方。

只要稍微拉开点距离，格伦就使用手枪，阿尔伯特就投出匕首。

子弹和匕首剧烈冲突，发出火花后被弹向别处——

——在这之下，格伦与阿尔伯特又激烈冲突。

阿尔伯特想尽办法与格伦保持五十米以上的距离——来到【愚者的世界】效果范围外，对格伦使用自己擅长的魔术。

但是格伦对阿尔伯特死缠烂打，绝对不让他拉开距离。

猛地跳到阿尔伯特面前的格伦的拳头击中了他的脸颊，而阿尔伯特以一记飞膝作为回礼。

格伦和阿尔伯特时不时地发出不明意义的吼叫，激烈地对打，对打，对打——

两人渐渐变得遍体鳞伤。毕竟太过知根知底。这样的格斗战毫无疑问会变得异常难舍难分。

“……走吧，现在是绝好机会”

塞拉斯催促起还在观察格伦他们的战斗的魔导士。

“准备已经就绪了。接下来的工作并不会很花时间。趁现在进行那个仪式。这样一来……我们的胜利就万无一失了”

“……说的也是。先赶路吧”

两人互相点点头。

他们混入夜色之中，朝现在已经无人把守的神殿进发——

“噢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某个巨蛋型建筑物的上方。

身缠疾风的格伦朝阿尔伯特冲刺，并将自己冲刺带来的加速毫无保留地加在自己的左右拳连续击打上，并且顺势转身使出回旋踢——

“咕——”

而阿尔伯特动作洗练地挥舞着两手，冷静地化解格伦的连击，弯下身子躲过格伦的飞踢。

同时如旋风般使出扫堂腿回敬格伦——

“太天真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格伦跳起来躲避扫堂腿，扭转身体使出倒挂金钩，瞄准阿尔伯特的头部——

但是，这一刹那——

“——哼！”

阿尔伯特迅速往旁边翻滚。

格伦的踢击避开空气

就这样，阿尔伯特从巨蛋型建筑的屋顶滑落下来——

——并顺势蹬踏墙壁。

他的身体飞向了夜晚的都市遗迹的上空。

“别想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格伦奋力助跑，对阿尔伯特穷追不舍。

阿尔伯特在降落到对面的圆柱形建筑物的房顶上的同时——

“啊啊啊啊啊啊——！”

格伦用尽全身力气对阿尔伯特刺出一拳。

但是，格伦的那一击又刺破了空气。

“想太美了”

阿尔伯特微微侧过身子躲避攻击——同时，擒住格伦回空的左手，并用右手抓住格伦的衣襟——大幅度地掉头。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格伦就这样被阿尔伯特摔了出去。他以迅勐的势头朝眼下的大道撞去——

“——切！”

格伦在空中扭转身体——在与地面激烈冲突的前一刻勉强双手双脚着地了。

与此同时，勐力蹬地，以飞快的速度往后跳去。

——瞬间，追着飞出去的格伦扑来的阿尔伯特像投枪一样，以手贯穿了格伦刚刚所在的地方。

轰隆！其威力将石板戳破，掘地而起——

“格伦——！”

阿尔伯特将凸起的土块左右分开，追击格伦——

接连不断的如炮击般的掌法——格伦躲避。

如鞭子般迅勐的回旋踢——格伦躲避。

如流星雨般致密的手刀——格伦用拳头不断格挡，格挡，格挡——格伦往后挑一部，阿尔伯特就往前逼一步。

大道的景色在不断地流转，激烈的攻防在此展开。

在进行令人目不暇接的攻守转换的同时，阿尔伯特大喊道。

“听我说，格伦！你的手段是很高明！刚才那一战中，一切客观条件都是对我有利的！但你还是将此颠覆了！这可以说是你的全面胜利！”

“嚯嚯，多谢夸奖！”

格伦用交叉在眼前的双手格挡住阿尔伯特无止境的掌击。

“但是，你还是先撤吧！我现在真的没空和你较量！”

“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格伦一边后撤一边化解阿尔伯特激烈的勦攻。

——然而，阿尔伯特什么都没有回答。

“哼！又不说话么！？不好意思，我这边可是关乎莉艾尔的性命！没有个合理的理由就想让我撤退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我只能说，这是为了帝国的未来！我再这样和你打下去，事情将会变得更加——”

“哈哈！你这个理由倒是规模很大啊！你这企图谋杀女王还杀了同伴的叛徒！”

“——！”

丝毫不给格伦喘息机会的阿尔伯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

看到他这表情，格伦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哼，你一直都是这样！重要的事情总是藏着掖着！每次总想把最重的担子背在自己身上！我最不爽的就是你这一点！”

忽然，格伦停止了后撤——而是勦地往前踏了一步。

咚！格伦把头用力撞上了从正面迫近的阿尔伯特的头。

勦烈的冲击震撼了两人的脑袋。

两人面对面，伸出双手像相扑一样推着对方。

“我也大概知道你想干什么了！也知道背负了些什么！所以——我才不能原谅你！”

“你不能原谅什么？”

“不能原谅你就这么轻易地选择放弃莉艾尔！”

格伦在极近距离下对着狠狠盯着阿尔伯特大喊道。

“嗯，我知道你也没料到这次被摆在你的天平上的是莉艾尔！但是，你还是优先选择了你的使命！”

“这有什么不对？”

“你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吧！你不是一个比我强得多的魔术师吗！”

“——！”

“为了使命，你甚至会去背负同伴的——背负莉艾尔的死吗！？这担子也太重了吧！？明明你也没有你想得那么冷酷无情！”

“因为这样做能确保救到大多数人。为了拯救大多数而舍弃少数。不能为了拯救少数而让大多数蒙受风险。这就是我”

阿尔伯特也在极近距离下狠狠盯着格伦，突然怒吼起来。

“再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不是为了救莉艾尔才来的吗！？那你就废话少说把我杀了并拯救她就行！我不会有怨言！不管是我还是你都无法妥协！无法退让！所以才战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是吗！？”

阿尔伯特罕见地表露出了激动的一面。

这下这个头铁的家伙怕是绝对不会听劝了——格伦这么想到。

如果能把自己的目的告诉阿尔伯特的话——说不定阿尔伯特也会停下战斗，也会来帮忙。

（但是——说不出）

对，现在还不到说的時候，还不能告诉他。

毕竟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别处监视这场战斗，监听他们的对话。

像塞拉斯那种谨慎的家伙，肯定会暗中用魔术监视格伦，防止格伦背叛他并转而与阿尔伯特联手。

如果让塞拉斯察觉到阿尔伯特正在和格伦联手对付他的话，一切就结束了。那个老谋深算的家伙肯定会保全自己的性命，选择带着莉艾尔撤退。这样就没办法拯救莉艾尔了。

现在的格伦只是个被塞拉斯的灵域图牵着鼻子走的可怜的提线人偶——不能让塞拉斯对此起半点疑心。

格伦现在是站在塞拉斯这一边的——必须要让阿尔伯特对此深信不疑。

（也就是说，想要救莉艾尔，又要救阿尔伯特，只能……）

只能打赢阿尔伯特了。

格伦只有获胜。

如果失败，并让阿尔伯特前往神殿的话——一切就结束了。

现在不能让阿尔伯特去妨碍塞拉斯。

所以——……

“喂，阿尔伯特！”

格伦出其不意地用膝盖顶向阿尔伯特的腹部。

“咕——！？”

紧接着，格伦松开与阿尔伯特对推的手，扭转身体——用肩膀对他进行撞击——

“嚯——！？”

阿尔伯特的身体因为撞击而稍稍离地——这时格伦更往前跨一步。

魔力全开，灌注全身力量打出右拳。

阿尔伯特顿时将双手交叉到眼前格挡。

但是，他无法完全抵消威力，而是被水平地打飞出去——撞上了近处的墙壁。

“……切”

但是，损伤轻微。阿尔伯特用依旧犀利的视线盯着格伦，摆出架势。

格伦对阿尔伯特堂堂正正地宣言。

“我很贪心。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要拯救一切。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你。所以——我要打倒你。你给我咬紧牙哦？”

“好吧……你就来试试看！”

阿尔伯特猛地一蹬地，如疾风般朝格伦冲来。

格伦也往前蹬出一步，如烈风般朝阿尔伯特冲去。

拳与拳再次冲突。

赌上双方信念与原则的战斗，还没结束——

另一方面——

“格伦老师和阿尔伯特的情况如何了？”

“……没问题。他们还在厮杀……哼，真是可悲，虽说过去是战友，立场不同后终究会变成这样。真是令人唏嘘”

趁着格伦和阿尔伯特激烈冲突的功夫。

塞拉斯和魔道士侵入了神殿的内部。

“是么。万一格伦老师背叛的话，我还打算将莉艾尔冻结封印保存起来，等待下次的机会呢”

“嗯，毕竟你有席翁记录，也有后台在。这也不是不可能吧……不过，还是尽可能地不想这样做”

“毕竟这样做的话，好不容易得到的莉艾尔贵重的灵魂还是会因为以太体乖离症的影响而劣化。但是……现在似乎已经不用担心那个问题了”

“不管怎么说，还是麻力一点比较好。阿尔伯特占优势。经验与才华的差距开始显现了。虽然格伦现在还撑得住，但总会到极限”

“嗯，那么我们就赶快收工吧”

“是啊，实验体的……莉艾尔的预处理已经完成了。应该不会太费功夫才对”

两人穿过神殿内的信道……来到一个房间。

那是一个蛋型的祭祀房间。地板，天花板，墙壁——一切都被天体图一般的复杂花纹所覆盖，满是古代卢恩文字。

房间的中间有个祭坛。

其左右各有一个黑色的大石板。

塞拉斯将抱在手上的，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的莉艾尔放在祭坛上。

然后站在右边的大石板前，用很熟练的手法在表面上书写令咒。于是，祭坛的某个功能开始启动——周围的纹路开始闪出魔力的光芒。

“启动完成……请给实验体和遗迹创建灵力上的连接”

“明白………连接完成”

站在左边的石板前的魔导士也以娴熟的手法完成操作。

“那个星幽体情报（Astral・Code）……‘Source: Sword Princess’呢？”

“已经导入完成……因为机会要多少有多少”

“那么，之后只需要覆盖就行了。这样一来，那个英雄终于可以降临到现世……‘Project: Revive Life’……总算能来到最终阶段了！”

塞拉斯从怀中掏出魔晶石，把它放在睡在祭坛上的莉艾尔胸口。

魔晶石被一点一点地融入了莉艾尔身体中。

随后，塞拉斯高声咏唱咒文。

“〈魂纹认证・输入〉——〈限定封印・解除〉——〈灵域图・展开〉！”

这时，被埋入了魔晶石的莉艾尔胸部开始往四周喷射出无数条光线——光线覆盖了整个空间，交错盘旋——乍一看像树一样盘根错节的神秘纹路图以莉艾尔为中心三维式展开。

“哼哼，不管看多少次都觉得很美……真是完美的灵域图——”

塞拉斯陶醉地看着这张灵域图。

“分歧派生出一切生命，一切世界的万物的根源——‘原初之魂’。这张灵域图所展现的灵魂，正是‘原初之魂’首次派生出‘人类’的——简而言之就是‘原初之人类的灵魂的样貌’。现在的我们的灵魂，全都是它的派生……都是它的分化……不过，没有眼光的人恐怕只会把它当成是个奇怪的领域图吧”

“炼金术师席翁・雷福德……他不愧是绝世天才。不愧是完成了‘Project: Revive Life’的人。没想到他已经走到‘复制原初人类的灵魂’这一步”

“倒不如说，如果有人能以人类的身份触及禁忌教典的话，那他他就是那个人吧”

塞拉斯这时总算回过神来，想起自己该做的事。

“那么我们赶快开始英灵降临之仪吧——！心灵手术，开始！”

塞拉斯举起双手对准躺在祭坛上的莉艾尔。而魔导士也面对石板打算进行什么操作——的时候。

烈火点燃了塞拉斯和魔导士面前的石板。

“什——！？”

大惊失色的塞拉斯勐地往后跳去。

包裹着石板的强烈火势与热气毫不留情地炙烤着肌肤。

古代人的遗迹和遗物有被拟似灵素涂层处理过的。

而这个‘复活之神殿’正是被如此，所以就算被火焰所覆盖也毫发无伤——然而这样就没办法进行手术了

“……到此为止了”



咚——

一阵冰冷的鞋音与说话声回荡在现场。

“哼，总算是把灵域图拿出来了。原来如此……将每人独一无二的魂纹作为钥匙……以这种形式封印并拿过来了？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出现在入口的那个人影朝塞拉斯他们走来，长袍的下摆随之往后飘扬。

“不会让你们对莉艾尔为所欲为的！”

“快把莉艾尔还回来！”

从信道深处赶来的两个新的两个人影——两位少女站在那个人影的左右。

“你，你是——伊芙！？伊芙·伊格尼特！？”

“还有，那制服是……那个学院的学生……！？”

伊芙，希丝缇娜，露米娅出现在塞拉斯面前。

“……我现在是迪斯特雷”

“为，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伊芙无视了一脸惊愕的塞拉斯，而是盯向塞拉斯旁边的另一个魔导师。

那是个拥有如玻璃工艺品般冷峻的美貌的黑发女性，大概在二十岁左右。她虽然身穿特务分室礼服，但伊芙并不认识她。恐怕是最近才加入特务分室的吧。

这个黑发女人默默地盯着伊芙。到底是见过怎样的地狱，才会露出这样的眼神呢——她湛蓝色的双眸显得无比的黑暗与冷彻。

“你……”

正当伊芙打算对黑发女性说些什么时——

“咦！？伊芙小姐！？”

有什么人上气不接下气地从信道深处跑来。

“伊芙小姐也来了吗？”

“伊莉雅？”

是<月>，伊莉雅。

“对，对不起！我刚才被什么人从背后打晕了……莉艾尔也被夺走……！”

伊莉雅来到伊芙身边，愤怒地看向塞拉斯！

“塞拉斯室长！你到底有什么阴谋！？你到底是想把莉艾尔怎样！”

随后——

“喂，伊莉雅”

伊芙面无表情地把手放到伊莉雅的肩膀上。

“怎，怎么了吗，伊芙小姐？”

“这种把戏，玩够了没”

“咦？”

“你……谁啊？”

伊芙说完的那一瞬间——

轰！剧烈的火柱从地上窜起，包裹了伊莉雅全身。

炎热系咒文的时间差启动。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伊莉雅撕心裂肺的惨叫在房间内回荡。

然而面对这样残酷的景象，伊芙面不改色——

——最后，奇妙的现象发生了。

全身被烧毁，炭化并开始崩塌的伊莉雅的身体——突然开始扭曲，就这样像水中的月亮在水波的荡漾下被抹消一样——消失了。

镜花水月，如梦如幻。什么都没剩下。

“……我想起来了。特务分室里……我的部下里并没有执行官番号18，<月>伊莉雅这号人。那个席位本身就是空席”

伊芙对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并没有流露出太多惊讶。她盯向了黑发的魔导士。

“就是你干的好事吧？你还真想瞒天过海啊？”

“……哼，没想到我的秘术会被看穿”

黑发女魔导师嘴角挂起笑容。

“回答正确。这是我的固有魔术【月读之摇篮（Moon・cradle）】，能改写现实的究极的幻术。这个幻术能以夜空中闪亮的月亮为媒介，对世界本身施加幻术——而不是对人。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创造出‘拥有实体的幻觉’，并且能自在地控制由幻觉导致的人们的认知与记忆上的违和，欺骗整个世界”

“欺骗整个世界……！？”

虽然预料到了她的法术的性质……但伊芙还是不禁打了个寒颤。

通常的幻术是以人的精神为对象，通过催眠支配其精神创造出幻影。幻术的对象终究只是‘个别的人’。因为对象是个别的人，所以不管那个幻觉有多么逼真，那终究只是只有那个人才能看到的幻觉。

但是，【月读之摇篮（Moon・cradle）】似乎是对整个世界施展幻术，欺骗世界本身的幻术。那已经只能叫‘现实’了。因此，由幻术诞生出来的幻觉存在实体。

魔导第一法则‘等价对应法则’的内容如下——‘大宇宙（也就是世界）与小宇宙（也就是个人）是处于等价的’‘任何一方的变化都将会影响到对方’——也就是说，如果遵循这个法则的话，存在于被欺骗的世界里的人也将把这个幻觉认为是‘现实’。

这并不是对人类的精神的直接支配，而是从根本上对世界的认知的操作。

这就是【月读之摇篮（Moon・cradle）】。

“世界不会容许矛盾的存在。想要动摇世界的根基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我的魔力还在，‘捏造一个人并欺骗这个世界’这种事还是很轻松的……没错，那个‘可爱的后辈伊莉雅’正是为了欺骗你们，将格伦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假象”

听到魔导师的话的伊芙额头冒出冷汗。

自己当然是明白的。道理上能明白那个伊莉雅是由某种特殊的幻术创造出来的。

但是，即便是幻术已被识破的现在，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那个‘后辈伊莉雅’的现实感与质感逼真得让人完全无法想像那真是幻觉——并且，伊芙的记忆中也确实有和伊莉雅一同战斗的回忆。虽然这些记忆都是假的。

在幻术被打破之后，虚构的记忆也渐渐褪色。自己的认知在渐渐明确‘那些都是假的’……但直到前一刻，这都是伊芙‘千真万确’的过去。

可怕。这样的幻术实在太可怕了。

（这已经不是幻术了……而是在捏造整个世界）

那么——能够操纵这种幻术的黑发女魔导师又是谁呢？

从这状况大致能猜到——

“你就是——真正的执行官番号18，〈月〉伊莉雅·伊修，对吧？”

“哼，很聪明。没错，我就是真正的〈月〉伊莉雅·伊修……有两个‘不同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吧？”

黑发的女魔导师——伊莉雅坏笑起来。

“不过，我还真是不得不佩服你。居然能看破我的幻术。不愧是原〈魔术师〉，你远比传闻中的更加聪明伶俐——”

“哼，才不是我呢。看透你的把戏的是格伦”

伊芙打断了伊莉雅略显得意的话，没好气地说。

这时，伊莉雅有些不愉快地皱起眉头。

“……你说格伦？那个〈愚者〉？……不可能，那种三流魔术师怎么会……？”

“你们都太小看格伦了”

伊芙哼了一声，把长发撩起。

“伊莉雅，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并不是直接认识塞拉。你终究只能通过资料上的信息，或是别人口中的信息了解她。对格伦来说，与塞拉有关的记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虽然他现在并不是还没从中走出来，但她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他重要的灵魂的一部分。而你……却侵犯了这个领域”

“！”

“你恐怕是为了得到格伦的信用才制造了‘认同格伦的梦想，并支持格伦的塞拉和伊莉雅’这个设定吧。终究是通过间接信息了解塞拉的你创造的‘伊莉雅’太过空洞。真正与格伦同甘共苦的塞拉，以及空洞而谄媚的伊莉雅——这两者在他心中永远无法成为对等的存在……格伦的违和感胜过了你创造的虚构的现实”

——不可能的。那时候愿意认同并支持我这天真的梦想的——只有塞拉一个人……所以我才会奇怪伊莉雅——那家伙，到底是谁？



对世界施加的幻术，简而言之就是将全世界所有人都共享的一个词条偷偷改掉。如果没发现被改掉的话，那么大家就会照着这个错误的词条继续用。只要一被发现了，识破起来也就很简单了。

伊莉雅陷入沉默。伊芙继续说了下去。

“纸是包不住火的。我一开始也不是很相信，但是听格伦说‘伊莉雅很可疑’以后……我按照他的指示，将监视对象从格伦改变到了被伊莉雅照顾着的莉艾尔。我将与他缔结的简易使魔契约也转移到了莉艾尔身上，并试着以莉艾尔为使魔监视情况。当然，这下我也就能明白莉艾尔的灵魂状态”

伊芙看着躺在祭坛上的莉艾尔，明确地说。

“结果，我就发现莉艾尔的灵魂中已经被植入了一个奇怪的星幽体代码。然而，本该第一个察觉到这个异常的，负责照顾莉艾尔灵魂的‘擅长医疗魔术的后辈’却表示‘没有发现其他异常’……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吗”

“是吗。所以‘后辈伊莉雅’其存在本身才会被怀疑啊。看来我的幻术也还要多精进啊”

真正的伊莉雅露出自嘲的笑容。

“其实，我本来只需要用幻术将‘我对莉艾尔动了手脚’这件事本身都抹消掉就好了。但是，这样一来我就无法确认星幽体是否已经成功植入莉艾尔体内。毕竟我的【月读之摇篮（Moon・cradle）】是对世界施展的幻术，我本人也将受到幻术的影响，我本人的意识也会被欺骗。所以才会制作一个能确认莉艾尔异常与否的角色——‘伊莉雅’来打掩护……唉，看来也么办法那么顺利啊”

“如果知道你们的目标不是讨伐阿尔伯特，而是莉艾尔本身的话，之后就能从状况大致判断了”

这时，希丝缇娜接过伊芙的话说。

“魔导考古学的见解认为，这个‘复活之神殿’在被讴歌为超魔法文明的古代是用来复活死者的设施。而它的功能早已经失效。也有说法说，‘Project: Revive Life’就是为了再现这个功能才开始的研究——”

“‘Project: Revive Life’——让死者复活的仪式。莉艾尔——实验体。这里是复活的神殿。莉艾尔的体内被导入了奇怪的星幽体情报。将这些关键信息联系在一起，不论是谁都能想像出来。你

们，是打算将莉艾尔的内在……将她的精神体换成别的什么人的精神体，并让它复活对吧？”

露米娅接着希丝缇娜的话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根本就不像是帝国方面的人……至少，肯定是和天之智慧研究会有某种联系……没错吧？”

“哎呀，各位女士真是聪明”

塞拉斯微笑着耸耸肩。

“正如你们所说。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特务分室室长……只是我为了拿到帝国军严格管理的席翁记录而取得的头衔。我真正的头衔，是苍天十字团。苍天十字团团长，塞拉斯·舒马赫”

“——！？ ”

伊芙，希丝缇娜和露米娅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苍天十字团。那个与天之智慧研究会私通的帝国秘密研究机关，那个侵蚀着帝国内部的毒瘤。

其团长，现在，为什么会这种地方？

塞拉斯一脸陶醉地自说自话。

“哼哼哼……具体情况我暂且按下不表——总之‘Project: Revive Life’实际上已经是一项很成熟的技术了！”

希丝缇娜脸色惨白地反驳。

“骗，骗人！这不可能！因，因为那个仪式必须要——”

“没错，在席翁已经亡故的现在，那个仪式必须要借助某个‘异能’才能完成——本来是这样的”

塞拉斯瞥了一眼露米娅。

“但是，还记得吗？那个曾经在白金魔导研究所打算进行‘Project: Revive Life’试验的巴克斯·布朗蒙”

“巴克斯，就是那个……！？ ”

之前，他们去塞内利亚岛修学旅行时，抓住露米娅，并打算用露米娅的异能‘王者之法’来实现‘Project: Revive Life’的邪恶魔术

师。

“他做了将异能之力从异能者身上抽出复制的研究。当然，他也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几个异能”

“异能的抽出复制……？难，难道说……！？”

“没错，他在短短的时间内，成功地，但不完全地复制了露米娅小姐的异能。其名为‘僭主之法（Para・Arsmagna）’……虽然这只是‘王者之法’的劣化版，但我们还是通过它实现了非常高精度的‘Project: Revive Life’——不过‘僭主之法’只适用于‘Project: Revive Life’”

“！？”

希丝缇娜想起了之前在费吉托最黑暗的三天中出现的金·加尼斯以及雷克·冯因海姆。那时对这些已经应该死了的人的诈尸感到不解，现在回想起来，这怕不是——？

“但是——还是不行”

塞拉斯摇摇头，耸耸肩继续说。

“确实利用‘僭主之法’能实现‘Project: ReviveLife’，但是复活的人只能撑一个月，而且并不是以太体乖离症那种小症状，是肉体与灵魂与精神产生了排异反应。最终人会因为这三者的完全分离而死亡。也就是‘寿命到了’。明明为了复活一个人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进行仪式……这样就太得不偿失了”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肉体和灵魂和精神都是从别的东西制作而来的，和原本不同的复制品。将这些东西强行拼凑到一起让人复活是肯定会产生排异反应的。

“但是——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明明同样由‘Project: Revive Life’诞生的莉艾尔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

“莉艾尔之所以会患上以太体乖离症，是因为当时‘Project: Revive Life’的技术还不成熟，出了一些差错。但只要经过恰当的治疗，莉艾尔便能获得和你们差不多的寿命。那么，为什么她不会崩溃？为什么她不会产生排异反应？哼哼，这就是席翁的伟大之处

了……他为她使用的代替灵魂，是高精度仿制了人类原初灵魂的‘伪·原初之魂（Para·Original·Ether）’”

伊芙，希丝缇娜以及露米娅都哑然失色。

“你们能明白吗！？席翁·雷福德的伟大之处！天才之处！派生出一切生命，一切世界的万物的根源——原初之魂。原初人类的灵魂就是原初之魂最初派生出‘人类’时的灵魂的形态！也就是说——能成为任何人！能派生成任何东西！在有了‘伪·原初之魂

（Para·Original·Ether）’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完成死者复活之仪式，‘Project: Revive Life’！”

塞拉斯陶醉地回头看向在祭坛上沉睡的莉艾尔。

“为此！我一直等着她因为以太体乖离症倒下的这一天！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她的肉体与灵魂的结合变得松弛，是改写‘伪·原初之魂（Para·Original·Ether）’的好机会！错过这次机会的话，我将永远无法超越席翁的伟业！但是，想要对‘伪·原初之魂

（Para·Original·Ether）’这样高等的灵魂进行改写，必须要使用‘复活之神殿’中某些现在依旧能够正常使用的灵魂操作功能！所以我才将已经奄奄一息的莉艾尔千里迢迢带到这来！之后——只需要将莉艾尔的精神体情报改写就行了！通过这次成功的数据，至今为止那些不完全的复活仪式将会被最优化——至此，‘Project: Revive Life’才会真正完成！当然，莉艾尔的人格和记忆将会消失，但这些都是琐屑的问题！你们能明白吗！？时代已经开始变革了！呀哈，哈哈哈哈哈！”

塞拉斯在目瞪口呆 伊芙她们面前发出疯癫的哄笑。

这种疯狂的声音真的不想再多听一秒。

“哼……为什么反派角色总是要口若悬河地把别人根本没问的事全都说出来呢？当然，我确实长了见识，倒也是件好事”

伊芙露出看垃圾一样冰冷的眼神，往前迈出一小步。

“但是，已经结束了。我是不会让你完成这种疯狂的仪式的”

“居然为了这种事……让莉艾尔痛苦……利用老师……”

“我不会让你们利用莉艾尔的……！”

希丝缇娜和露米娅都进入战斗态势。

并且，伊芙也举起右手得意地宣言道。

“塞拉斯，这就是你的失误了。你为了对莉艾尔进行手术而将灵域图放了进去。我至今为止都不知道你如何藏匿灵域图，如何封印灵域图，所以才没办法出手抢夺。但既然要用莉艾尔来进行仪式，那么肯定有某个步骤需要使用灵域图——所以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等你拿出灵域图，解开封印的那个瞬间。之后事情就很简单了。把你们当场干掉，夺回莉艾尔。这里是室内……并没有月光。所以你们拿手的幻术也没有用武之地。觉悟吧，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这时——

“嘿嘿嘿……”

突然，塞拉斯开始低声笑起来。

“……怎么？”

“不不不……你刚刚不是还说了吗？——‘为什么要把别人根本没问的事全都说出来呢？’”

“……？”

“我这就回答你——这当然是为了拖延时间啊。对吧，伊莉雅？”

就在这一瞬间，站在他身旁静静冥想着的伊莉雅突然无言地抬起手。

这世界随即像被敲碎了一样出现无数裂痕——

哗啦啦！

像被敲碎的玻璃一样，粉碎了——

“什——！？”

这一突发事态让伊芙瞪大眼睛僵在原地。

破碎的世界的碎片们都纷纷落入了黑暗的深渊中。

不久后，张开血盆大口的深渊在呆立于虚空的伊芙她们面前渐渐恢复了声色——景象，世界重新开始构筑。

伊芙她们面前的是——

“怎，怎么会——！？仪式已经开始了！？”

包裹着石板的火焰已经消失。石板里的功能已经开始启动。

祭坛以及躺在祭坛上的莉艾尔的身体上开始出现无数的光之文字与纹路。

“糟糕，是幻术！？刚才那个不是对世界，而是针对我们的精神使出的——”

“没错！仪式——改写莉艾尔的精神体代码的仪式早就已经开始了！而且——”

“——！？”

这一瞬间。

打算奔向祭坛的伊芙她们的眼睛突然失去神采。三人纷纷跪了下来。

“……【月读之摇篮（Moon・cradle）】。你们已经在我的幻月的怀抱中”

伊莉雅伸出的食指发出如白月般明晰的光。她面无表情地俯视着已经一动也不动的伊芙她们。

“大意了吧。以为【月读之摇篮（Moon・cradle）】只是欺骗世界的幻术吗？当然，它也能像一般幻术那样直接对人的精神进行控制。在这种模式下，我是不需要用月光做触媒的”

“而且，你的【月读之摇篮（Moon・cradle）】能‘绝对贯通任何精神防御’来着？哎哟，这法术真是可怕”

伊莉雅和塞拉斯俯视着一动不动，一语不发的伊芙她们——

“你们在我的【月读之摇篮】中到底做着什么梦呢？被家族所认可，和自己失去的挚友一起迈向荣光的梦？和自己最喜欢的祖父一起，朝天空彼方的城堡而努力的，令人雀跃的梦？还是和母亲与姐姐一起过着安稳生活的安详的梦？”

“唉，她们的心似乎完全被封闭在精神世界中了……这下肯定成废人了吧。你也真是过分”

塞拉斯大摇大摆地走到伊芙她们面前。

伊芙双眼无神，一动不动。无法动弹——没有任何动弹的迹象。

“不过……这对将要死在这里的你们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他拔出一把匕首，举到伊芙头顶——

“为了我等的荣光去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毫不留情地朝伊芙的后脑挥下匕首。

.....

好困。

侵扰着我的意识的倦意已经变得完全无法控制。

“……对不起，莉艾尔”

公主紧紧抱着我，愧疚地说。

“我的世界，正在侵蚀你的世界……看来，我是为了成为你才被带到你的世界来的……”

公主在说些什么。不是很懂。

总之，很困。

微微抬起沉重的眼皮……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景象。

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从公主的身体中展开。

那些……虽然我不是很懂，但那应该是一——世界。

被夕阳金黄色光芒照得熠熠生辉的广袤大海，以及无止境的天空。

插在灿灿的沙滩上的一把剑——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是一个寂寥的黄昏。

公主的世界……在渐渐将我最珍贵的世界覆盖。

这样下去，我最珍视的那个世界，将会被公主的世界所吞没，将会消失吧——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虽然我已经尝试去抵抗了……但现在的我终究只是被复制的记录情报而已……我不能抵抗命令……”

她很痛苦地，很愧疚地——

紧紧抱着我，一个劲儿地道歉——

“……没事”

但是，我强忍着倦意说。

“我还能……听到大家的声音”

没错，能听到。

虽然我珍视的这个世界已经行将崩溃。

但是我还能听到我最珍视的大家，对我说加油，不要输，快回来。

在此时此刻，他们还在为我输送生命。

“希丝缇娜，露米娅为了救我，已经来到我附近”

确实能感觉到我最珍视的挚友们就在我身边。

“而且……”

格伦。

我最珍视的那个人也在为了救我而战。

“所以……没问题”

“……是吗……你真是坚强……”

公主露出了苦笑。

“那么，我们就一起相信吧……相信你最珍视的他们”

“嗯……”

我们在一切纷纷崩溃，一切纷纷被覆盖的世界的中心——

我和公主像是要确认对方的存在一般紧紧抱在一起——

“哦啊啊啊啊啊啊——！”

格伦急速扭转枪口，扣下扳机。

枪口喷出的火线被飞来的银光打消。

格伦打算趁此机会连开几枪，但是——

咔嚓！击锤发出了干瘪的金属碰撞的声音——

“……哼，你总算没子弹了吗”

阿尔伯特瞪踏着建筑物的屋顶，瞪踏着尖塔的墙壁，朝格伦袭来。

“闭嘴！刚刚那也是你最后一把匕首了吧！”

格伦扔开手枪，朝着从上方袭来的阿尔伯特伸出拳头。

格兰扭转身子躲过阿尔伯特从天而降的脚后跟。

用手肘格挡连续攻来的掌击，并顺便往后跳。

阿尔伯特如疾风般上前追击格伦——

“你打够了没有啊，就不能站着给我挨一拳吗！”

渐渐被阿尔伯特的手刀与掌击压着打的格伦还在尽全力化解他的攻势。

“我不管！恐怕你是不知道吧，此时此刻肯定有个可怕的仪式在神殿里进行！我必须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为了同伴——为了这个国家！”

“这种事我也大致料到了！”

格伦一边用拳头缓解阿尔伯特的攻击一边大吼道。

“不，你根本不理解这事有多严重！你知道如果放任仪式进行会发生什么事吗！？曾经支撑着阿尔扎诺帝国的，传说中的护国英雄们都会复活——并且会倒戈向帝国的敌人，天之智慧研究会！”

“——！？”

“连‘一骑当千’这种词都不足以形容他们，他们是在动荡的年代中笑到最后的真正的英雄！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这国家毫无疑问就完了！根本想像不到会有多少民众牺牲！格伦，抱歉，你赶快放弃莉艾尔，从这件事中收手吧！”

“我他妈现在就是在想办法解决这一切啊！你悟性就不能再高点吗！你再多信任我一点不也行么！？”

“你不知道<月>的威胁有多大，所以才会说这种天真的话！”

“——咕！？”

阿尔伯特刺出的一脚戳入了格伦的怀中。

格伦的脚底不断摩擦着屋顶的表面，一直后退到了屋顶边缘。

“我还不了解你么……你肯定在牵制住我的同时，让别的同伴去处理这事了吧？是伊芙吗？还是菲贝尔？”

“什么嘛，既然你都明白到这种地步了，干嘛还——！？”

“但是，这是无意义的”

阿尔伯特断言。

“现在她们一定中了伊莉雅的幻术的邪。你的计划肯定已经失败了”

“……！？”

“当然，你的计划并没有什么漏洞，只是<月>，伊莉雅·伊修的危险与强大超乎你的想像。能欺骗世界的幻术固然厉害，但她真正可怕的是对人幻术。那是能够绝对贯通任何精神防御的法术——能逃过她的幻术的人，这世上根本不存在。但是，唯独我能压着住她。所以大家才将一切托付给我，相信着我。我必须回应大家的期待”

“原来如此，确实你的狙击射程要比伊莉雅的对人幻术的射程远得多吧。这就是只要你坚持固守在神殿，他们就无法靠近的原因吗”

格伦喘着粗气，用手擦了擦嘴角流出来的血。

“但是……为时已晚。他们已经侵入神殿开始仪式了……一切都是我的无能所致”

阿尔伯特遗憾地在沉默不语的格伦面前脱下左手的手套。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在近距离魔术战中，没有任何人能赢<月>。在他们侵入神殿的那一刻，我的败北就已喂定……那我也只能使出最后的手段”

格伦看到他手背上的魔术纹样，瞪大了眼睛。

“你，你这……这是——！？”

“没错，白魔仪【幽体脱离（Wraith・Form）】——使灵魂出窍的魔术”

阿尔伯特平淡地回应了吓得不停张合着嘴的格伦。

“这是我为万一那帮人成功侵入神殿时而准备的。危急关头我会启动这个抛弃肉体，化成幽灵。这是防住能贯通任何精神防御的伊莉雅的幻术的唯一方法。以幽灵化的状态干掉伊莉雅”

“你这混蛋啊啊啊啊啊！你就这么不想活吗！？”

格伦激动地逼问阿尔伯特。

没错，灵魂出窍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并且，出窍后的灵魂能在这个世界上停留的时间很短暂。

只要时间到头，脱离肉体的灵魂将会完全从这世上消失。

灵魂出窍，对魔术师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最终手段。

“死了的话当然是不会受到精神支配啊，这我也知道！但是你——！”

“看清现实吧。这就是唯一能万无一失地阻止伊莉雅他们的方法了……万无一失地”

“但，但是……！”

“就连在我面前和我说话的你，都可能是伊莉雅创造出来的幻影。所以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阿尔伯特满怀决意与决心的话让格伦无话可说。

“就算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但你有必要……？”

“我也不想用这招。我还有我该做的事。我还不能死。但是——现在我肩负着同伴的性命与帝国的未来”

“……………！？”

“明白了吧，格伦，这就是我的觉悟。我现在将要回到神殿，把伊莉雅他们干掉。你快闪开——”

“闪你大爷啊，你这笨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激动无比的格伦以迅猛的速度对阿尔伯特使出舍身冲撞，接着用左手使出上勾拳，右直拳，把阿尔伯特打飞。

这次轮到阿尔伯特被打飞到另一侧的屋顶的边缘了。

“咕……！？”

“嘶……嘶……！你消停点吧！你这死板得不能再死板的蠢货……！你就不能多相信一下别人吗！？不要什么事都一个人扛着，偶尔也让大家分担一下啊！你总是一个人背负太多了！就因为你总是害怕麻烦别人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才会被走投无路，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啊啊啊啊啊啊！可恶！我这下更加不想输给你了……！”

“够了，闭嘴！我会为了拯救多数而牺牲少数……不牺牲不行！……八年前的那个时候——如果我毫不犹豫地舍弃少数的话，至少我还是能证据多数的！但是……但是就因为我太天真……！”

阿尔伯特挥干从额头流入眼中的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他的眼中，透着深深的悔恨——与极端的决意。

“……阿尔伯特……我是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

单膝跪地的格伦也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幽体脱离（Wraith・Form）】？我是不会让你用那种荒唐的魔术的。来，我们分个胜负吧……看来我和你，总归是要决一次高下才行”

“……求之不得”

“如果不在这里让你吃点苦头，你总有一天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别说的好像你很懂我一样”

“我当然懂。因为我直到最近都还和你一模一样。你不想相信别人，什么锅都往自己身上揽……而我相信大家，让大家替我分担”

“……………！”

“为了拯救一切而挣扎，还是为了万无一失地拯救多数而舍弃少数……这问题根本没有正确答案。这世上只有两种事，做得到的和做

不到的。我们只能挣扎着去做我们做得到的事……所以，大家一起分担会更轻松一点吧？”

之后，阿尔伯特并没有回答格伦……

“……来吧，格伦”

已经无需多言。阿尔伯特缓缓举起了拳头。

“嘿”

格伦也露出笑容，举起拳头。

在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两人一动不动，只是静静地凝视着对方

——
冰冷的夜风从两人之间穿过。

将至今为止因为激斗而变得火热的身体稍稍冷却。

——就这样。

不知是出于什么契机，不知是谁先动了起来——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双方举起拳头——绞尽最后的力气朝对方冲去。

——
塞拉斯毫不留情地将匕首刺入伊芙的后脑部——的那一刻。

刷——

“……啊？”

匕首——径直穿过了伊芙的身体。

没有实体的伊芙的‘幻象’……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

“——我刚刚还说了”

不知不觉间，伊芙已经站在塞拉斯身后，用手拍了拍萨拉斯的肩膀。

下一瞬间，抓住塞拉斯肩膀的伊芙的手化成了火焰。

塞拉斯发出丢人的惨叫与呻吟。然而最后他连嘴都被火蛇堵住了，

全身被火焰完全束縛，也念不出咒文的薩拉斯只能狼狽地在地上打滾。

黑魔【焰缚（Frame・Bind）】。是在给予身体如被火炙烤般的同时不会伤害到身体的，专用于束缚与消灭有生力量的拷问系咒文。

伊芙看都不看一眼塞拉斯，而是重新与伊莉雅对峙。

被伊芙直勾勾地瞪着的伊莉雅露出惊讶的表情。

伊芙的指尖燃起小小的火焰。

“火光的摇曳！？难，难道说最初包围了石板的那道火焰是——！？”

唯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火来发起进攻。

所以，伊芙将它伪装成了为了阻止仪式而释放的‘攻击’。只要不让人意识到它是幻术，只要出其不意，幻术就能百发百中。

伊芙误导的手段让她比拥有超强幻术的伊莉雅棋高一着。

“以牙还牙哦？”

“可恶，搞这种小把戏——！”

支配人类精神的幻术是非常高度而特殊的白魔术。

除了打算一辈子都钻研这个的专家之外，没人将幻术应用于实战之中。而技法高超的幻术专家更是少之又少。这本来就不是能随便学会的绝招。

然而，伊莉雅却被伊芙信‘手’捏来的幻术给骗了个正着。

因此而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伊莉雅激动地举起如月亮般亮起白光的手指大喊——

“——【月读之摇篮（Moon • cradle）】”

而伊芙也迅速让火焰从指尖燃起，把它挥出。

“【火幻术】！”

这时，试图支配对方精神的幻术之力在两人之间激烈碰撞，两人间的景色开始扭曲。

当然，如果是力量交锋的话【月读之摇篮（Moon • cradle）】会强得多。

伊莉雅的幻术压倒了伊芙的幻术，很快就要将伊芙吞噬——

“是我赢了伊芙！在我的幻月的抱拥下，死吧啊啊啊啊啊啊——！”

伊莉雅得意地大喊着。

“笨蛋……你现在还有工夫管我么？”

将要被伊莉雅的幻术吞没的伊芙硬撑着自已渐渐变得模糊的意识，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就在这时。

希丝缇娜突然睁开眼站了起来——

“<呼啸的暴风之战锤>——！”

并对伊莉雅咏唱了咒文。

“什——！？不可能！？”

这一突然袭击让伊莉雅五雷轰顶。

（暂且不说通过幻术将自己的存在认知给模糊化并以此回避幻术的伊芙，我的【月读之摇篮（Moon・cradle）】毫无疑问是命中了她们的！这可是能贯通一切精神防御的绝对幻术！她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恢复——！）

这一刻，伊莉雅才察觉到。

露米娅紧紧地挨在希丝缇娜身边。

（对了，〈王者之法〉！如果将超强化过的白魔【精神强化（Mind・Up）】预先准备好——虽然花了很长时间恢复，但最终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恢复了吗！？）

但是，已经太晚了。

希丝缇娜左掌放出的黑魔【暴风（Blast・Blow）】——超大量空气压缩凝聚而成的风之破城锤从正面朝伊莉雅逼近。

“咕——！？”

因为伊莉雅专注于幻术对决，完全没有警惕希丝缇娜她们，所以下反应慢了半拍——在没有被月光直接照射到的这个空间中，【月读之摇篮（Moon・cradle）】需要准备时间。

此时此刻，她已经来不及用【月读之摇篮（Moon・cradle）】攻击希丝缇娜了。

“那么——！”

她赌上特务分室执行官的尊严，看透了攻击的路线，跳到一旁避开了攻击——然后伸手指向希丝缇娜。

“〈雷帝——〉”

瞄准希丝缇娜魔力・生物节律的空档，对希丝缇娜释放了【闪电枪钉（Lightning・Pierce）】。她那一气呵成的动作一看便知道经过千锤百炼，是专家的手法——一般的魔术师根本来不及应对这样的攻击。

她甚至已经能预见到希丝缇娜心脏被贯穿的一幕。

然而——

“睡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次对伊莉雅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了。

希丝缇娜间不容发地举起右手使出了第二下【暴风
(Blast・Blow)】，其攻击早了半秒，狠狠打中了伊莉雅的身体。

“嘎，啊——！？居，居然是二重唱——！？”

在听着全身的骨头被打得粉碎的同时，她惊愕的表情定格在了脸上

被水平方向打飞的她——与墙壁寄了冲突。

最后吐血失神，瘫倒在地上。

“……还不错呀。看来是师傅教得好”

伊芙看了一眼希丝缇娜，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希丝缇！快点！”

“我知道的！这种形式的古代石板……嗯，我知道用法！我在魔导考古学的论文里读过！”

希丝缇娜和露米娅往莉艾尔身边冲去。

（那么，除了战斗什么都不会的我该怎么办呢……？）

伊芙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目送着希丝缇娜她们的背影远去。

“怎么样！？希丝缇！”

“没，没问题！还好还好！深层意识领域被改写了一小部分而已，表层人格还没有被改写！现在停止仪式的话绝对来得及！”

“太好了！”

“露米娅！像那个时候一样给我用<王者之法>！我要用【功能解析
(Function・Analysis)】一口气把握这个遗迹的功能，并拯救莉艾尔！”

“嗯！而且现在我们也拿到了灵域图，所以还要治疗她的以太体乖离症！”

“这个的话……你行么？露米娅”

“包在我身上！赛西莉亚老师教过我了！”

（嗯……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没有我出场的机会了……她们还真可靠）

确认到已经胜利之后，伊芙抽出了通信魔导器，把它放到耳边——

几乎与此同一时刻——

格伦挥出的灌注全力的右拳——

阿尔伯特使出的灌注了灵魂的左掌——

撕裂空气呼啸而来的拳与拳，肘与肘交错，以几乎同样的时机飞向对方 脑袋。

时机不相上下。格斗技巧，体格差距，臂力，魔力量，以及在至今为止的战斗中积累的损伤与疲劳—— 从这各个方面来看，阿尔伯特都占上风。

如果时机是同时的话，那么这些因素将会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

格伦会输给阿尔伯特——这才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

即便是如此——

“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格伦大吼着，以甚至撼动了震颤大气汹涌气魄大吼着——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缓缓地

——缓缓地。

格伦的拳头——缓缓地朝阿尔伯特的逼近——压入阿尔伯特的脸

——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最后——完全挥了出去。

“——！？”

在角力中略输一筹的阿尔伯特被水平地打飞出去。

他的后背砸在尖塔的墙壁上，墙壁碎裂——

“——噶……唔……！？”

——以背靠着墙壁的形式无力地滑落到地上。

“……嘿！怎么样……！服不服，你这混蛋！咳！”

格伦举起拳头夸耀着自己的胜利。但他也遍体鳞伤。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全身也到处是擦伤和磕伤。身体摇摇晃晃，膝盖也快要支撑不住了。

但是，站到最后一刻的，是格伦。

“嘶……嘶……咳……可恶，身体，动不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输……我的信念……我所背负的觉悟……还不够吗……！？”

同样满身疮痍的阿尔伯特低着头，咬牙切齿般地说。

“到底……是……为什，么……？”

格伦随口回答道。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抛开所有大道理，到头来我是为了守护莉艾尔而战，而你是为了舍弃莉艾尔而战的”

“……那又……怎么样？”

“你不明白吗？男人当然是在为了萌妹子而战时才更强啊，这都是老梗了”

他一本正经地说出了这样的话。

阿尔伯特懵了似的瞪大眼睛看着他。

“哼……看来，你并不是幻影，而是真家伙……能赢过我格伦，不可能是幻影……”

最后，阿尔伯特像放弃了挣扎一样闭上眼……

“……我赢不了你……是我输了”

他的嘴角微微挂起，露出了释怀的笑容。

“……阿尔伯特”

格伦看向曾经的搭档。重新看向打了搭档的自己的拳头。

到头来——他也不想这样做吧。为了拯救多数而牺牲少数。就算用他能钢铁般的意志去实践，就算能作出自我牺牲的觉悟。到头来，心底里还是对‘舍弃同伴莉艾尔’这件事有抵触。

从最后一招定胜负的步法中，可以稍稍看出这一点

所以，格伦才能成功赢下这场自己本不可能赢的战斗。

（真是的……在那最后一步中流露出犹豫的重情义的男人，怎么可能不为‘舍弃少数’而感到痛心呢……）

但是，又有谁能责备阿尔伯特呢。

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特务分室是个残酷的职场。在那里，身体和心灵都无时无刻不被无比残酷的现实所拷问。

为了成为拯救一切的正义的魔法使而挣扎的格伦。决心当一个为了拯救多数而舍弃少数的伪善者的阿尔伯特。执着于名誉和功劳的伊芙。把战斗当作赌博来享受的巴纳德。过度崇拜女王陛下的克里斯托弗。想要贯彻自己的正义的贾提斯……大家都有所扭曲。

即便如此，大家还是不得不为了拯救他人而战斗——

（阿尔伯特……这家伙至今为止都是一个人背负一切，一个人挺过来的吗……连同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屁孩的我的份一起……在我逃离军队后，还默默地……）

对，阿尔伯特·弗雷萨正是拥有这种‘强大’的男人。

但是，这世上绝不会有坚不可摧的高楼。

就算现在还有着能忍受一切的强大，从有一天也会……

“……你这笨蛋……你这笨蛋……”

格伦无可奈何地抱怨着——

呈大字体躺倒砸地上，仰望深邃的夜空。



……就在这时。

叮，叮，叮——格伦口袋里传出了奇妙的金属质感的响动。

“嚯？我想着差不多该有结果了呢……成功了吗？”

格伦挣扎着动起根本使不上力的手，从口袋里掏出宝石型的通信魔导器把它放到耳边——“……伊芙吗？……是吗。那么？结果如何……嗯，我就知道你能成功……嗯，我这边也好了……阿尔伯特那混蛋？嗯，总算是老实下来了……嗯，就是这样……”

格伦通过宝石与伊芙聊了一下。

通话结束后，格伦对阿尔伯特说。

“放心吧。阿尔伯特，结束了……塞拉斯和伊莉雅被伊芙她们制服了……莉艾尔也没事”

“……是吗”

阿尔伯特不动声色地回道。

“所以我不是说了么？……多信任一下我们吧？”

格伦仰望着天空，对阿尔伯特抛出了这句话。

终章 她的归来

.....

.....渐渐崩溃。

不，应该说是正在渐渐恢复原状吧。

“是时候说再见了呢，莉艾尔”

到底发生了什么。

正要将我的世界渐渐覆盖的公主的世界在渐渐崩溃。

我最喜欢的那个世界正在徐徐恢复原状。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你很努力了”

紧紧抱着我，摸着我的头的公主的身影也一点点地变得稀薄起来。

“你之所以能保持住自己.....守护自己的世界是多亏了你自己的强大。如果，你不够坚强的话.....如果你真心不喜欢你的世界的话.....那么你的世界早在很久以前就会崩溃，或是被我覆盖了吧.....不管怎么说，演变成那样的话，你将不会再是你”

“.....是么，我是不太懂”

我摇摇头，懵懵懂懂地回答。

“但是，我想.....这恐怕不是多亏了我”

“.....?”

“因为我听到了通过奇妙的线给我力量的同学们的声音。并且感觉到了拼命想要救我的希丝缇娜和露米娅.....顺便还有伊芙，近在我身边”

而且——

“.....而且.....格伦肯定也在帮助我。所以，我.....”

“是吗.....是啊。你不是一个空壳，你还有很多应该珍视的东西.....你要好好珍惜，好好守护它们”

公主静静地离开了我。

“这样一来……我就完全是个多管闲事的不速之客了……再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导致你的世界崩溃的，类似病原体一样的东西……哈哈，这下不配被称作英雄了”

公主露出了有些尴尬的笑容。

不过，我对公主说——

“公主也是……因为公主陪在我身边——”

“……？”

“因为公主鼓励了我……所以，我才能保持我的样子。所以，也是多亏了公主……谢谢”

“……是么。那么……这样也不枉我出现在你面前了”

我对公主抛出一个疑问。

“公主，为什么你想要帮助我呢？明明我从没见过你”

公主有些困扰地抬起头，斟酌语言。

“嗯……这可以说是我与生俱来的性子吧……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你和她比较像吧？”

“她？”

“对，她是个很可怕的魔女……一直在抱怨自己是个空壳，空无一物……为了照顾她我真的费了很大功夫”

“是吗”

“而你也觉得自己是个空壳，差点就这样放弃了……所以，我忍不住……仅此而已”

这时，公主的存在突然变得更加稀薄。

她的身体化成光之粒子渐渐分解，消失——

“哎呀……看来我要被正式驱除了……毕竟现在的我只是个精神数据，对你来说我只是个害虫，这也是没办法”

“是吗……真遗憾，我……再也见不到公主了吗？”

“……谁知道呢。你似乎也有我的一部分灵魂。恐怕我们能像这样对话也是因为这个吧。我和我的相性非常好。所以，我或许能继续留

在你身体中的某个角落……吧”

“……是吗，那我努力让你留下来……虽然不是很懂”

“哈哈，谢谢你了”

随后——

公主缓缓转过背。

“……那，我们要告别了。再见了，莉艾尔”

渐渐变成了光之粒子的公主朝耀眼的光芒中走去。

“……等等”

最后，我突然有个非常想问的问题，于是我叫住了她——

“公主，你真正的名字……是？”

“！”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名字的话……恐怕，很难记住你……我有这种直觉”

“是吗，这样啊……”

公主犹豫起来，她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怎么说呢？哪怕是用保守点的说法说，我的名字现在肯定也还是世人皆知吧？教科书上肯定也写着我的名字……啊，现在圣历几年？难不成大家早就把我忘了……？呜……虽然英雄的名字被人遗忘是和平的证据，但这样我还是会伤心啊……”

公主有些难堪地自言自语了一会儿。

最后，她略显得意地对我说。

“……艾丽艾特。我是<剑姬>艾丽艾特·海文（Eliete·Heaven*）。远近闻名的<灰烬之魔女>的搭档，号称帝国史上最强的剑——”

“感觉好长。还是叫你公主算了”

“……喂！？你真是……”

公主差点没站稳。她无奈地挠了挠头。

“好吧——那就重新和你道个别……再见了，莉艾尔，期待我们能再会吧”

她消失在了炫目的光芒中——

——我目不转睛地目送着她离去。

——

“……原来是这么回事么”

“就是这么回事。莉艾尔得救了。伊芙她们把塞拉斯他们打倒，恐怕也达成了你的使命……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干架的必要了”

过了一段时间，体力有所恢复时。

满身是伤的格伦和阿尔伯特在某个建筑物边上，肩并肩地背靠着墙壁坐下来，一边说明各自的情况一边仰望着天空。

漫天的星星也俯视着他们。

“你也是时候开口了吧。虽然我大概猜到了……暗杀女王陛下，并把克里斯托弗和巴纳德杀了……这些都是假消息吧？”

“……嗯，没错”

果然如此。格伦舒了一口气。

“现在军方正在执行由女王陛下亲自托付的机密任务”

“机密任务？”

“嗯，那就是——剿灭苍天十字团”

“！”

格伦看向阿尔伯特的侧脸。阿尔伯特平淡地开始说明。

“苍天十字团。那个与天之智慧研究会私通的帝国秘密研究机关，那个侵蚀着帝国内部的毒瘤”

“我是听说过传闻……不过这东西原来真的存在啊”

“在与天之智慧研究会私通的逆贼巴托雷卿死后，他私下运营的苍天十字团——至今为止都隐藏在黑暗的迷雾中的组织总算渐渐浮出水面。并且，通过<隐士>的调查，特务分室的新室长有可能是苍天十字团的团长，而他的爪牙，新的<力量><太阳><节制>以及<月>很可能是其团员……应该说是无比接近黑的灰吧”

“.....”

“只要逮捕或告发身为团长的塞拉斯的话，巧妙地隐藏在政府机关之中的苍天十字团也将会暴露，这样就能一口气剿灭他们。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证据”

“原来如此，所以才玩了这一出么？”

“是……先引发‘女王陛下暗杀事件’，然后我将塞拉斯他们从帝都引开。趁此机会，少数精锐开始对它们的各个疑似据点的地方进行搜查，抓住证据。在一切大白于天下之时，剿灭苍天十字团”

“但是……在这个计划将要实行的时候，棘手的事情发生了，对吧？”

阿尔伯特点点头。

“没错。在我们开始计划的几乎同一时刻——我们听说塞拉斯正准备让‘Project: Revive Life’在真正意义上成功……”

“.....”

“虽然具体情况还不明，但只要使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的‘Project: Revive Life’的话，他们就能肆意复活帝国曾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英雄们。并且他们背后还有天之智慧研究会。如果这种技术成功，并且被传到天之智慧研究会的话……这国家就完蛋了——哪怕是消灭了苍天十字团”

格伦总算明白了一切。

“什么……所以你才会守在马雷斯，从塞拉斯他们手中保护神殿啊。为的是防止这个计划的进行”

“.....”

没错，如果只是为了抓住证据而将塞拉斯引开帝都的话，那么其实在各地辗转逃窜会更好。根本没有必要停留在一个地方。

但是，不得不去阻止塞拉斯的计划。

所以才必须在争取让同伴去收集苍天十字团的证据的时间同时，阻止塞拉斯实行他的计划。

如果塞拉斯察觉到这个计划的话，帝国内部的苍天十字团团员们一定会群起反抗。天之智慧研究会的邪恶魔术师们说不定还会来插一脚，促使‘Re: L’计划在真正意义上被完成。

如果与帝国军全面冲突的话，损失一定惨不忍睹。

因此阿尔伯特必须孤身一人背负起同伴们的命运以及帝国的未来。

“怎么说呢……辛苦你了”

格伦眺望着星空低声说道。

“……哼，真羡慕你还能那么轻松”

阿尔伯特闭上眼，低下头轻声说。

“啊，看到了看到了！老师~~！”

“以及阿尔伯特先生~！你们没事吧！”

希丝缇娜和露米娅从远处跑了过来。

“哼，真是命硬……”

背着莉艾尔的伊芙也无奈似的叹了口气。

就这样，在空中明亮的月亮的照耀下，这次的事件落下了帷幕。

——这之后。

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特务分室的新室长，兼苍天十字团团长塞拉斯的阴谋被阻止。趁此机会看透塞拉斯及苍天十字团与天之智慧研究会的关系的帝国政府成功抓出了潜藏砸帝国魔导省各个机关的苍天十字团成员。

在苍天十字团的剿灭行动中，帝国军综合参谋本部长，阿泽尔·露·伊格尼特卿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军人们纷纷将伊格尼特卿奉为英雄，伊格尼特卿在帝国政府内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也越来越大了。

因为苍天十字团正是阿尔扎诺帝国长时间来苦于应付天之智慧研究会的原因。帝国长久以来与天之智慧研究会的战斗将要在不久被划上终止符——一些政府官员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将伊格尼特卿的功劳赞颂为里程碑性的丰功伟绩。

这其中，甚至还有一些过激的人认为比起现任女王陛下，伊格尼特卿更适合当阿尔扎诺帝国的国王。

伊格尼特家族也是皇亲国戚。所以这种听起来还有假戏真做的可能的玩笑正以创建了前无古人的功绩的伊格尼特卿为中心，扩散到整个帝国政府高层——

但是。

在帝国高层与民众们正在为这场伟大的胜利欢呼雀跃时——被转移到帝都的塞拉斯，法加斯，尼克尔，夏洛特——这些苍天十字团的原成员们被人暗杀。伊莉雅也突然消失了。

塞拉斯在狱中似乎还说过‘被伊格尼特卿算计了’这样的话，然而真假不明……这些话甚至没有留在审问的笔录上，真相完全被葬送于黑暗之中。

另一方面，伊莉雅以根本不像是所谓的‘逃脱’，而是像‘从一开始就没有这号人’一样的方式人间蒸发了。

既没有伊莉雅的收监记录，也不知道狱卒有没有发觉这件事……

不过，这种诡异的小插曲渐渐被胜利的气氛所冲淡……被人忘却。

与此同时。

当帝国高层的黑暗在蠢蠢欲动时——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小莉艾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欢迎回来！！”

一回到位于费吉诃的阿尔扎诺帝国魔术学院。

莉艾尔就被冲过来的同班同学们挤成了沙包。

“唔……太好了！真高兴你能没事……！”

罕见地落泪了的卡修——

“……哼”

在远处看着一切的吉布尔。

“……太好了……真的他好了……！”

“是啊……”

“嗯……嗯……”

温蒂，特蕾莎，琳……

所有人都在为莉艾尔的平安归来感到高兴，为她献上祝福。

莉艾尔虽然一开始看到这一大批同学也是一脸懵，但她马上就露出了腼腆地微笑，支支吾吾地说——

“……嗯，那个……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是我听到了……大家的声音。我能回来……应该也是多亏了大家……”

莉艾尔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让大家面面相觑，不解地歪起脑袋。

“……那个……呃……我回来了”

依旧保持着平常那种困倦眼神的莉艾尔露出了很治愈的笑容。

“能和大家一起继续上学……我很开心”

毕竟她都这样说了，其他事情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围着莉艾尔的同学们也闹得更欢了。

“……呼”

格伦，希丝缇娜，露米娅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见证着这一切……

“哼……”

伊芙把脸瞥向一旁，悄悄离开了喧嚣。

为莉艾尔的平安归来而欢呼的学生们的声音久久不能停歇。

这时——

在远离魔术学院的阿尔扎诺帝国首都——帝都奥兰多。

“辛苦了”

在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书桌前默默地看着资料的阿泽尔·露·伊格尼特卿对像影子一样出现在房间一角的人物搭话。

“……我完成卿的极密任务咯！塞拉斯先生他们我也干掉了！”

那个发出活泼的声音的少女——居然是伊莉雅。

而且，那并不是在狱中人间蒸发的‘黑发的伊莉雅’。

而是最初在格伦他们面前出现的那个‘可爱的后辈伊莉雅’——

“哎呀，这次使用了多重幻术，真是累死我了……这样下去真是不知道到底哪边才是真正的自己了！”

“……还顺利么？”

伊格尼特卿一边继续工作，一边语气平淡地对表情轻松的伊莉雅哇抛出问题。

“啊，给，这就是卿要的数据”

伊莉雅迅速来到伊格尼特卿的身旁，在他桌子上放了一个魔晶石。

“这样一来‘Re：L’的最终完成形态【英灵降临之仪】总算是完成了对吧？这下我们的进度会不会比身为元祖的天之智慧研究会还要超前啊？”

“正是。这样一来，我的棋子总有一天将会比那个研究会还多”

“真是的，前辈们和塞拉斯先生真是可笑！确实，对患上以太体乖离症而濒死的莉艾尔的‘伪·原初之魂

（Para·Original·Ether）’进行解析是到达‘Re：L’最终阶段的必要条件……但也没必要在马雷斯进行那种兴师动众的仪式，进行解析，收集数据吧？”

‘格伦他们可爱的后辈伊莉雅’调皮地笑了。



“只要我在半路上偷偷收集莉艾尔的数据不就够了么？结果大家都万里迢迢地跑到那种边境去。而格伦前辈，伊芙小姐，阿尔伯特先生，军方那群人都拼命想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塞拉斯先生也是，拼命想要进行试验的他简直就是个笨蛋！大家都是笨蛋！明明在我与莉

艾尔接触的那一刻，一切就已经决出胜负！辛苦你们了！让阿尔伯特先生白跑一趟的愚蠢的军方高层！”

“别这么说嘛。让塞拉斯产生错觉，让军方高层产生这种认识的……不也都是你的‘幻术’吗？你这小姑娘真是可怕。你的存在本身到底有多少是真实，有多少是虚构……恐怕就连我也会被你欺骗吧”

“请别开玩笑。我的【月读之摇篮】可是对人类专用的幻术哦？怎么可能对您有效呢。而且……我怎么可能背叛您呢？伊格尼特卿”

（*译喂：11卷翻译时将伊格尼特卿的某句话直接 成了‘蓝色的血液’，其实蓝色的血液是形容贵族血统高贵的说法。但是现在看看，他貌似也不是人嘛！）

“……哼”

伊格尼特卿对露出谄媚笑容的伊莉雅报以冷笑。

“不过……这样真的好么？如此轻易地抛弃塞拉斯和苍天骑士团？”

“无所谓。我之所以干掉巴雷特卿，暂时接管他的苍天十字团，只是为了将苍天十字团所拥有的真·‘Re: L’——【英灵降临之仪】的雏形收入囊中。而且，以<隐士>巴纳德为首的女王派那边还有很多优秀的人。如果一直留着这个黑历史的话，恐怕我总有一天也要栽跟头。而且，为了抓住愚蠢的福斯们的心……‘在强大的领导者的领导下，大家万众一心打破阴谋’这样的美谈是必要的”

“所以才舍弃了吗？将必要的东西拿走，将剩下的东西当作巩固自己在帝国政府内的发言权的基石……明明卿也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暗中让塞拉斯当上特务分室室长。人事部的各位这次都因为提拔了黑幕而被问责并丢了饭碗哦？真是可怜！”

“这也是必要的。没有牺牲怎能前进。能拯救这个渐渐走向灭亡的帝国的，不是那个温厚的女王，而是真正强大的领导者”

“啊哈哈，卿真是可怕呢。该不会总有一天我也会被卿抛弃吧？”

“怎么可能呢？你和那个卑贱的伊芙不同，派得上用场。我很期待哦？……今后也是”

“是……我的主人。悉听尊便”

伊莉雅恭敬地行了一礼。

此时的她，对伊格尼特卿的忠诚更进了一步。

“……对了，接下来该如何行动呢？卿”

“在一切就绪之前，我们静观其变。不过现在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特别是邻国……雷扎利亚王国的动向需要更加小心”

“啊，对了，近期就要开始了对吧？那个‘魔术大祭’——和阿尔扎诺帝国与雷扎利亚王国的首脑会谈同时”

“嗯，总之当务之急是努力将祭典和会谈办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啊哈哈，接下来就需要展现我们对女王陛下的‘忠心’了对吧？毕竟包括陛下本人在内，她手下的聪明人还有很多呢！不好好表现一下的话——对吧？”

“哼，所以，我还有很多事让你去办，伊莉雅……很多事”

同样在帝都奥兰多。

帝国宫廷魔导士团本部<业魔之塔>。

（这次事件还是有令人费解的地方……）

平安结束任务并归来，结束了所有任务报告的阿尔伯特眺望着眼下的帝都风景。

建筑依旧是那种历史悠久的，以实用性为主的风格。

往远方的天空看去，费吉托那个方向的天空中有一个小点——那就是天空城。

（塞拉斯失足，政府内的天之智慧研究会以及苍天十字团的卧底被清查……苍天十字团被完全剿灭……天之智慧研究会也被削弱……总觉得最近一切好像过于顺利。局势好得吓人）

但是，这正是阿尔伯特的目标。

帝国的和平——他为了这个目标，背负了各种重担，费尽了千辛万苦。

然而……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令人注意的还有最近因为在各种事件中‘大展身手’，从实质上渐渐掌握军权的武斗派领袖阿泽尔·露·伊格尼特卿。

这些事……真的都是偶然吗？

至今为止他都在以伊格尼特卿为主管的军方高层的命令下拼命执行任务……但总有一种自己在白费功夫的感觉，如坐针毡。

（而且……）

还有一件事令他在意。

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阿尔伯特还负责担任了对‘封印之地’进行定期整理作业的部队的保镖。

在那时，阿尔伯特偷偷前往最深处，趁机进行了自己预谋已久的秘密调查——

目的当然是——调查王家血脉的秘密，以及这个国家的成立之初。

当然，并没有抱任何期待。因为凭自己的权限根本无法进入‘封印之地’的最深层。

然而奇怪的是……当时的他轻松到达了理论上讲绝对无法进入的深层领域——就连王族都不一定能到达的领域。

仿佛是‘封印之地’接受了阿尔伯特，迎接了阿尔伯特。

而且在那里——他看到了。看到了曾经的<正义>贾提斯·洛范可能看到的東西的一部分——改变了贾提斯的想法的契机。

并且——

（如果……如果，那都是真的……我真正需要打倒的敌人是……我真正需要毁灭的敌人是——……）

锵。

阿尔伯特从怀中掏出了某个东西。

之前他并没有很果断地下判断，而现在，他再一次直面着它。

那是—— 一把蓝色的钥匙。

——欢迎来到这个真理之间。

——能到达这里的人真的少之又少。恭喜你。

——既然你能到达这里——那就说明你也是有‘资格’的。

在阿尔伯特在封印之地寻找到一个真相的时候，某个少年忽然出现在他面前，把这个交给了他——‘如果你渴望力量，那就尽管使用吧’

那个有着艺人风貌的银发少年到底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那里。他是怎么进入那种地方的？

还没来得及问他，他就消失了——一切的真相都还不得而知。

唯有少年给他的那一把钥匙，成为了证明这并不是‘梦’的证据。

“.....”

阿尔伯特凝视着钥匙。

（如果那就是真相的话……我绝不能让那种东西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现在的自己还太弱小。

面对涛涛而来的洪流，身为人类的自己的力量还是太过渺小。

那么该怎么办？舍弃少数，拯救多数——而自己，当然是在要舍弃的‘少数’之中。

（我……我的原则是……）

那么，最有效率，最万无一失的做法就是——

阿尔伯特直勾勾地看着那把钥匙，仿佛是被它的魅力所吸引——

——你总是一个人背负太多了！

——这世上只有两种事，做得到的和做不到的。我们只能挣扎着去做我们做得到的事……所以，大家一起分担会更轻松一点吧？

“是啊……正是如此吧”

这时，阿尔伯特微微一笑，握紧了钥匙。

他启动了预先咏唱的咒文——握住钥匙的手闪出电光。

钥匙分崩离析……最后化成一团黑雾，烟消云散了。

“哼，真是无可救药……我的心灵居然如此脆弱，接下来恐怕会吃很多苦头吧”

他自嘲完，仰望起天空。

“喂~原来你在这里啊，阿尔仔！”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这次任务辛苦你了！阿尔伯特前辈！”

来到屋顶上的巴纳德和克里斯托弗走近了阿尔伯特。

“哎呀~！这次任务对双方来说都很艰苦啊！我听说了哦阿尔仔？你这次又拿了勋章吧？嘿嘿嘿，毕竟是汗马功劳啊！多亏你牵制住塞拉斯，我们这边轻松了许多啊！果然擒贼要先擒王啊！”

“嗯，不过伊格尼特卿的手段也确实高明。帝国朝真正的和平迈进了一大步呢！有种历史正在往前推移的感觉！”

“但是，如果真变得和平的话就太无聊了！对了，如果趁着这股劲儿完全铲除天之智慧研究会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移居到被称为冒险大陆的南方大陆……”

“巴纳德先生真是的，别说这种话嘛”

阿尔伯特目不转睛地看着闲聊着的巴纳德和克里斯托弗。

他悄悄地，微微地露出了笑容。

“不过……最近我们周边的情况也变得太快了吧”

“对啊，顺利得像是老天爷都在帮我们一样”

“啊，对了对了，克里仔阿尔仔，你们听说了么？代替叛徒塞拉斯成为特务分室新室长的……居然是！那位伊格尼特家的——……！”

这时，阿尔伯特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突然对聊着天的他们说——

“老爷子，克里斯托弗……我有话想说”

“嗯？什么话？”

“我了解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帝国的根基的情况”

“！”

“我……只想把这件事告诉值得信赖的伙伴。但是，听了这话，你们恐怕会背上很重的担子。它或许会动摇你们对帝国的忠心”

“……嚯？”

克里斯托弗和巴纳德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听我说。那个，怎么说呢，我一个人实在是扛不下那么重大的秘密。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尔伯特说出的这句完全没有他风格的话让克里斯托弗和巴纳德惊讶得面面相觑。

“洗耳恭听，阿尔伯特前辈！”

“对啊对啊！毕竟我们可是同伴啊！”

他们毫不犹豫地，斩钉截铁般地回答。

阿尔伯特再次望向远方。

望向费吉诃所在的那个方向——梦幻的城堡依旧漂浮在它的上空。

他想着在天空城之下的格伦的脸，自言自语道。

“……这样就行了吧？”

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一阵和缓的风吹了过来。

阿尔伯特的长发，礼服的下摆——在清风的吹拂下微微摇曳着——

后记

=====

作者：羊太郎

插画：三嶋くろね

图源：サダメ

翻译：サダメ

轻之国度：<https://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提供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

大家好，我是羊太郎。

‘禁忌教典’十三卷终于平安出版了。

在此，我想向责编，出版社的各位，以及支持本系列的所有读者献上无限的感谢。

本次的第十三卷和之前的第十二卷一样，是故事走向结束之前必先经过的重大事件——第二弹！至今为止朝着无数方向发展的要素与伏笔总算开始收束成一束……但愿是这样吧。

并且，这次是我老早就想写了的内容……格伦 VS 阿尔伯特！哎哟，现在才觉得没把阿尔伯特写成女性真是太好了！这种剧情，真的只有男男才能燃啊！而且一直都搞近距离魔术战未免太过无聊，所以机会难得，设置了这样一场较为特殊的战斗，各位意下如何呢？

身为作者的我真是嗨到飞起了，写书的时候真是停不下来。其实我从小就很向往比如牙○獠 VS 海○主，艾○克死 VS ZER ○那样的又是搭档又是劲敌的两人（一定要是平常是搭档。一开始就是宿敌的那种不算数）全力互殴的剧情了！能在这个系列写出这样的故事，我真的非常感动！

说起来，那个室长（笑）伊芙酱最近也变得萌了起来，这让身为作者的我也吃惊不小。没想到那个‘讨厌的女人’居然能成长成这样。小说，真是种让人难以预测的东西啊，该说是角色在以自己的意志变化吧？

毕竟上一卷和这一卷都连续在写学院外的事以及与故事的主线高度相关的剧情，下一卷想稍微放松一下节奏，久违地将主场放在学校，更多挖掘包括女主角们在内的学院学生们的角色，写一波热闹的学园物。当然，故事的主线也会有所进展。

如果还有机会在下卷后记中与各位读者相见，我就真的不做他求了。请多支持哦。

羊太郎